

藝 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號月七 · 卷期三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陳 圓 圓 小 像



分四寸三尺三釐 分四寸五尺一釐 本紙
本 廣 慶 聖 三 社 倉 瓦 關 西 南 雲 氏 姓 者 畫 照

藝國

第二卷·第一期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
劫之先生印
五所教之
其
之
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卷頭語

國藝之友	題詞	顧忠琛	周佛海	諸青來	趙正平	戴英夫
						二

却店樓詩序	陳衍道著	三
味蕪詞乙丙稿自序	汪曾武	四
跋韓蕸王翠微亭題名	千鈺閣	四
惆悵私憐室曲話序	章士釗	四
祭湘潭素先生文	崔雲潛	五

輓袁伯夔先生聯
 蔡鴻志 李國松 李理 陳道量

俞曲園先生年譜	溧秋徐漱	六
陳可園先生年譜	張江裁	一〇
地學簡明	汪志伊	一三
文學與宗教	淳	一五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單微居士	一八

(考)(證)	古玉叢譚	慎初閣主	二〇
	朴丘西屋金泥石屑	老寒	二二
	詩緒輯雅	朱維魚著 曹惆悵藏	二四
	雨花石子記	王程首撰 張次漢訂	二六

詞詩	采風新錄	衆異等	二八
	歷下行吟	鶴龕	三三
	體物新詠	鄰袁野叟	三五
	茶壽會補遺	陳銘鑑等	三八
	單雲閣詩話	單雲	三九



通源鹽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九江路五十號四樓

分公司 南京建康路二四八號

電話 二二一五
電報掛號 六一六

京市經銷處

協興官鹽棧
建康路二二八號
福和精鹽號
朱雀路一〇七號

外江經銷處

江甸溧經銷處
浦六經銷處
高淳經銷處

石章閒話.....後紫霞翁.....四三

清史拾馬.....眉白.....四五

宣和牙牌譜.....安素.....四八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拜寰堂主人.....四九

燕歸來野錄.....演榮.....五一

詞家寫真之回憶.....耐充.....五二

揚州華嚴道場及其他.....玉年.....五三

女弟子的死.....金諾.....五九

蠻子營的故事.....淳儒.....六四

難中.....小波.....七三

春雨.....果儒.....七四

初戀.....近江帆三作 柳若譯.....七六

惡夢.....淺原六郎著 楊叔美譯.....八一

說部

譯著

創作

藝術

埃及彫刻.....森口多里著 荷子譯.....八六

萬年少年先生書畫記.....段秋.....九二

音樂

西洋音樂進化簡論.....漢澁.....九七

悲多芬樂話.....程君聖.....九七

戲劇

金陵曾為戲曲中心.....二果.....一〇二

封面解說

編輯餘瀝

補白.....馬午.....一〇四

插圖一 值輪之首(前封面) 陳國圖小像(無名氏畫) 王青芳木刻(扉頁).....十篇

茶壽圖(盧子樞) 俞曲園遺著遺物展覽會 俞曲園小像 袁簡齋小像.....

二幅) 水滸(黃劫之畫) 三幅) 馬午漫畫) 篆書三種(陳厥湖·程.....

康·高豐) 埃及雕刻(十一幅) 萬年少年自畫像(段秋) 懸網圖(萬年.....

少) 超現實藝術(達利) 健忘之夏(後封面).....

6078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要實行建設東亞新秩序，先從實行建設東亞新文藝做起。

「不通」就會碰壁，一切都隔閡了！你想墮入五里霧中，還能認識廬山的真面目嗎？帶了有色眼睛，還能解除彼此的誤會嗎？把向來沒有國界的文藝，大家站在東亞的立場上，共同的努力，密切的合作，精誠的團結，盡量的交流；以期產生東亞本位的結晶，創造自強不息的新紀元。

「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在「此時」和「此地」中，可說是唯一的原則。毫無疑義的「金科玉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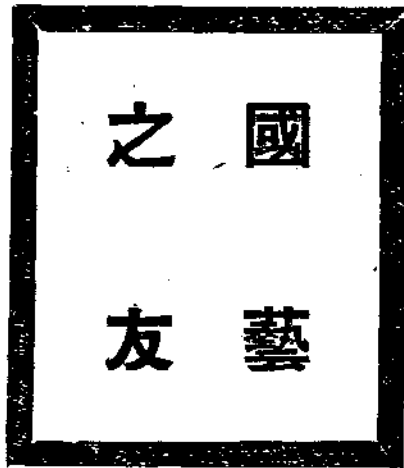
在過去事變以前一個時期，日本通和中國通，實在太少了！現在逐漸的有「新」的認識，「真」的認識，「多數」的認識，「進步」的認識，以至於「整個」的認識。文藝的溝通是如此，政治經濟風俗習慣文字語言的溝通也是如此。

現在有一句流行的名詞：我國人澈底了解日本的經濟風俗習慣文字語言的，叫做「日本通」。日本人澈底了解我國的政治經濟風俗習慣文字語言的，叫做「中國通」。來不博洽羣書的，不能稱為「通人」，不明白事理的，不能稱為「通人」。同種同文同居東亞的中日兩國，要溝通兩國的政治經濟風俗習慣文字語言，先從溝通兩國的文化做起



國藝月刊為國學界之最新產物
 既出四期莫不極受學界之欣賞其所
 以能風行海內者大有因在蓋以編者
 言之快擇孔精考述不備以精神之獨
 於大學界大有裨益更且以為時代潮
 流作一偉大之貢獻早於國藝亦我國藝
 周仲海歌

周仲海歌



文苑搜奇藝林振采
 保我國粹蔚茲鴻編

中國文藝協會惠存

顧志琛敬贈



漢瓦周彝珍遺藝府授祕
 葆貞吉光片羽縣歷歲時
 新舊踵武富贍斯編神倉
 天庾
 國藝月刊
 趙正平題

趙正平題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國藝月刊出版已至四期書中
 包舉書畫碑刻詩詞歌曲新舊文章學說祭然靡
 所不備作者均為當代名輩控想在雲霞之上轉機于
 毫杪之端筆舌互用心手俱靈展讀此刊如啜芥茶甘
 芳之氣可以終日大雅之興意在斯乎

諸青來題

現代文藝遠古珍奇國
 二環寶民之康彝

國藝月刊

戴英夫題





却 店 樓 詩 序

陳 衍 遺 著

昔人傳孔子刪詩。或篇其句。句刪其字。而孔子稱鄭為命。經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而後成。則文字之有點竄塗改也舊矣。詩之為道。易能而難工。李太白蘇子瞻。世所推為天才。然太白集中無少作。與子美登臺詩俱不傳。蓋刪之矣。子瞻之為詩。未聞其淘汰而鍛鍊也。故金雖多沙石亦不少。子美則遊吳遊越詳於憶昔行者。皆未見有詩。亦刪之矣。其遺悶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可知文字之不能一成不變。修改之不可以已也。又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夫驚人則休矣。曰不驚人。曰不休。可知其初之不盡驚人。而修改之不能自休也。厥後昌黎改玉川月蝕詩。鄭子佐改義山會昌一品制集敘。劉夢得改牛思黯之作。塗竄殆盡。古人之文字相切磨又如此。伯修喜為詩。平生屢作千里遊萬里遊。遊則行卷如束筍。買地龍山之麓。築園名雙荔。有池館樓臺花木。皆詩料也。早得館職。為貧屈作吏。抱其不合時宜者。與世相齟齬。投劾罷斥。幾罹羅網。不名一錢。則橐筆依人。以食其力。可謂拂亂其所為矣。然亦皆詩料也。久之出其甲乙丙三稿。為自光緒甲辰至民國丙寅上半年所作。請余刪定。并乞一言。余謂伯修境遇。既在在足富其詩。而才思邁往。不肯作猶人語。因後起一健將也。而字句之未經淘汰鍛鍊者。時復遇之。故稍為指出。因述古名大家之為詩。不能一成不變者。使自加琢磨。異日讀是集者。見其皆已攻之玉。無未治之璞。則余雖不能如昌黎子佐夢得之於玉川義山思黯。而使伯修為自改其詩之子美。不益合乎他山為錯之道也歟。

味蕪詞乙丙稿自序

汪會武

予自舞勺之年。嗜長短句。每誦滄江樂府。神爲之王。先伯雅潛公(著墨弄閑詞)先叔揖冰公(著琴心劍膽虛詞)喜而詔之曰。詩尚易學。詞則非請律呂。必致落腔。調之諧。恃乎音之合。乃授以辨別四聲之法。陰陽反切之音。韻學之源流。詞家之派別。得聞大略。時竊緒餘。迨與文道希表兄講論詞源。王幼遐給諫以爲有造。相與磨唱。期許殷拳。味蕪甲稿。道希加墨。曹君直同年爲之序。夫生丁末造。天地昏霾。身世飄蓬。寤歌獨寐。回憶四十年之吟侶。前有道希幼遐。後生子培叔問。而古微不與焉。繼以君直。曼仙柳屏隱南。而伯宛不與焉。比適重拾舊歡。步趨壇坫。顧茲舊雨。逸若履星。思古傷今。抒情寄慨。辛稼軒之淪落。寓意杜鵑。周草窗之詠歌。署名蠟屐。自壬子以迄壬申。得詞二卷。歷下行吟附之。紫霞翁之五要。知之易。守之難。伯叔往矣。祇選擇律協音之旨。敢貽詭奇生澁之譏。而疵病滋多。更僕難數。同調諸君。閱其盲朦。加以糾正。辨香之奉。結草不忘。鵜食汪曾武志於燕京。

跋韓蘄王翠微亭題名

千蕪閣

靈隱翠微亭韓蘄王題名四十八字。其子彥直所書。紹興十二年三月五日也。彥直事蹟。宋史附蘄王傳。稱其六歲能作學案字。蓋自孩幼即工八法矣。按彥直字子溫。小名檀僧。小字旂郎。年十八。以紹興十八年王佐榜第四甲第一百八人登第。詳見是年同年小錄。則書此題名。乃十二歲時也。小錄又載其外氏弟考之趙雄撰韓蘄王神道碑。是爲蘄王弟三妻秦國夫人茹氏所出。蘄王四妻。白氏梁氏茹氏周氏。四子。彥直彥朴彥質彥古。彥古即疏請立墓碑者。其母周氏。惟

彥朴彥質爲誰氏出。無可考耳。彥直又有紹興二十九年所書四十二章經之第四十章經。爲沈該等四十二人分寫。刻石嵌置六和塔壁。彥直結銜。爲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蘄王墓碑立於淳熙三年。碑稱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爲大中大夫。廷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其最後仕履。則史所稱官至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光祿大夫致仕。封蘄春郡公也。彥直嘗以淳熙四年守溫州。撰有永嘉橋錄三卷。其自序云。去年秋把麾來此。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序末署淳熙五年十月。是書刻入百川學海。並著錄清庫。又採輯宋朝故事。撰水心鏡一百六十卷。爲允叢所稱。惜佚不傳。表與彥直。同年友也。余以蘄王世所習知。不具論。史載彥直事甚略。而其人獨善書。且有著作行世。如岳氏之有倦翁也。故拉雜識之。

惆悵私憐室曲話序

章士釗

中國音樂。發達最早。世變遞更。樂書淪散。唐樂如幽蘭琴操。秦王破陣。皆發見於東瀛。則前此之遺佚。不成統系可知矣。宋詞行令爲慢。再變而爲南北曲。即崑伎之濫觴。高腔二黃。相繼雜出。至清乾隆時。昇平樂署。始集其成。今樂古樂。其揆一也。惆悵私憐室主。精研此道。以其所得。輯爲曲話一書。專考音韻。兼及批評。洵足光藝林之盛業。補伶史之闕聞。郵緘遠來。徵序不佞。洪纖都雅。非所素諳。願見近人羅慶公以院本傳奇。翻作新調。存古通俗。已有名於世。方今海市大開。七調音符。中外無異。君果能溝通協律。則大通咸治。先於聲音見之。豈不懿歟。昔琵琶胡琴之製。仿諸西域。菩薩蠻詞。霓裳法曲。皆有采於異邦。因連類及之。希有進於慶公之所爲也。

祭湘潭袁先生文

崔雲潛

嗚呼。退之云遠。鄙倍恣行。方劉繼武。文在桐城。挺生惜抱。迺底於成。潔靜精微。莫之與京。如日中天。斯道大明。陳梅受授。海宇同聲。湘鄉賡緒。達此何求。烈辭壯采。大氣驅流。冀州高第。得其陰柔。抱潤比肩。魚絕凡俦。光宣以運。剝削不羞。併張自伐。陵轡孔周。天遣一老。孤討冥搜。義寧嶙峋。骨重神道。紛紛法乳。淋漓九洲。惟我夫子。克紹前修。心傳陳馬。今之韓歐。萬首俯趨。士莫敢匹。艾厥浮華。雍容黼黻。依依楊柳。杲杲初日。忽而震霆。天玄地墨。百變千幻。道惟于一。數百年來。緒續垂絕。學者有師。後人有述。誰毀誰譽。功豈能沒。嗟乎世人。知此而已。惡業做綿。處膏不綺。閔死卸窮。惟是之侈。心憂天下。肆出而仕。婉樂雷鳴。無挾何恃。或擢之官。嘻曰余賄。夫子拂然。吐而弗視。孰得孰失。可以知矣。謂宜耆老。長為人紀。如何今者。木壞山圯。我頑而鈍。立雪往時。壅培漫灌。使有華滋。析以名理。辨以乖宜。寸長必昂。有矩必規。龍蛇蟠屈。手澤昭垂。微言砥抱。惘惘何之。質勞臨上。泮泮陳辭。芳烈千秋。百世可師。諸賢在天。靈其如歸。嗚呼哀哉。

輓袁伯夔先生聯

(一)

門地不矜。自有文章堪照世。
心期最契。每逢讌集輒思君。

(梁鴻志)

(二)

高文至性。今世所稀。豈獨同門推傑出。
賞奇析疑。古惟莫續。空餘入夢似平生。

(李國松)

(三)

東華塵土曷能忘。海淺桑枯。不堪回首。
南國芳菲寧有幾。冰寒日薄。何處招魂。

(李理)

(四)

湘潭貴公子。義寧大弟子。
燕都簪筆人。歐浦流寓人。

(陳道量)



專著

俞曲園先生年譜(一)

澧秋徐 徵謹輯

俞樾，字蔭甫，浙江德清縣人，九歲戲為書，自注其下，著述等身，至老不倦，實兆於此。年十六，補縣學生，道光丁酉科副貢生；甲辰恩科舉人；庚戌舉禮部試，殿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覆試詩有「花落春仍在」句，為會文正公所激賞，謂詠落花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相類，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知遇也。咸豐二年，散館，授編修。乙卯八月，簡於湖南學政，奏請以公孫喬從祀文廟，及聖兄孟皮配享崇德祠，並邀允。甫二載，以人言罷歸，僑居蘇州，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各書院，而主杭州詒經精舍，至三十一年之久，為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昶徐觀察星衍餘緒，樾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為通材者，不可勝數，門人為築俞樓於孤山之麓。先後著書，卷帙繁富，而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尤能確守家法，有功經籍，其治經以高郵王氏父子為宗，謂治經之道，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為尤要，其所著羣經平議，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平議，則願附讀書雜誌之後；古書

疑義舉例，則小變經傳釋詞之例而推衍之，迨俞樓雜纂曲園雜纂茶香室經說諸書出；其析疑振滯，皆與前書相仿，或有精義，較勝於昔。其居吳，猶及見宋大令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學，故益發明聖人觀象繫辭之義；玩易五篇，則自出新意，不主先儒舊說；復作良宦易說，卦氣直日攷，續攷，邵易補原，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禮徵，八卦方位說，散見叢書雜纂中，皆足證明一家之學。古文不拘宗派，喜為詩，工篆隸，足不出江浙，聲名滿天下。同時如大學士會國藩李鴻章尚書彭玉慶侍郎徐樹銘等，咸傾心與交；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者；其為中外所重如此。先是同治十一年，樾子紹棻，官直隸大名府同知，恭遇覃恩，得請二品封典，光緒二十八年，重逢鄉舉，浙江巡撫任道鎔，為援例奏聞，遂得開復原官，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准江蘇巡撫陳夔龍奏，宣付史館立傳。（據吳縣志節國史儒林傳及碑傳集）

清宣宗道光元年（辛巳）先生生 先生諱樾，字蔭甫，晚號曲園居士，浙江湖州德清縣人，祖諱廷鑣，字南莊，乾隆甲寅恩科欽賜副貢生，祖妣夏氏戴氏；父諱鴻漸，字儀伯。

號綢花，嘉慶丙子科舉人，母蔡氏，生母姚氏，是年十二月二日，先生生於德清縣東門外烏巾山陽南棣之鶴喜樓，先生生三日，姚太夫人得病甚危，積二十餘日始愈。時先生之兄林（字壬甫號芝石晚號柯九老人）八歲。（馬毅三新貽應敏齋寶時生）

道光二年（壬午）二歲 先生父儀伯公應吳小匏（牧騶）明府招赴萬全，耳目聞見，一發之於詩。（任筱沅道澐生）

道光三年（癸未）三歲 （李少荃鴻章王補帆凱泰生）

道光四年（甲申）四歲 儀伯公以鄉居無師教子，遂由德清縣南棣遷居仁和縣臨平鎮之史家埭。先生生母姚太夫人為臨平人，仍依外氏居。

道光五年（乙酉）五歲

道光六年（丙戌）六歲 姚太夫人授先生兄弟論語孟子禮記大學中庸輒過目不忘。

道光七年（丁亥）七歲 先生求婚於舅氏平泉公弟四女，平泉公（初名琨，字仲瑜，更名慶寅，又更名光晉）每讀先生文，輒歎為天才，欲許之，而於氏猶豫，於氏之弟黃公者聞之，詫曰：此佳婿也！今失此婿他日雖烈萬炬以求之，豈可得耶，議遂決。儀伯公旋南歸，同年吳姓郊明府留之丹徒署中，徧探京口諸勝，並游廣陵。（李黼堂桓生）

道光八年（戊子）八歲 儀伯公又赴公車。（黃以用元同生）

道光九年（己丑）九歲 先生戲剪紙為書冊之形，自為書而自注之；其後著述等身，至老不倦，實兆於此。儀伯公自京師南下，客吳松。（譚序初鈞培生）

道光十年（庚寅）十歲 先生受業於戴貽仲先生，始習為時文。戴先生為先生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時受聘於臨平孫文靖公之近族，乃先生嫂氏之母家，遂從讀其家貽硯樓上。

儀伯公客湖南懷慶，應康蘭臬（紹鏞）中丞之招；公集中有覃懷游艸二卷，皆言其地山水花木之美。（潘伯寅祖蔭馮竹儒坡光翁叔平同蘇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十一歲 儀伯公自湘豫入晉，踰太行山，（李眉生鴻齋生）

道光十二年（壬辰）十二歲 （黃漱蘭體芳，丁松生丙生。王石臚念孫卒）

道光十三年（癸巳）十三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十四歲 儀伯公南還，客於毗陵汪樵鄰家。先生侍父讀書於其地。（康蘭臬紹鏞王伯申引之卒）

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五歲 先生仍讀書汪氏，主人每月至菊花開時，與客分韻賦詩，有蘭陵菊社詩行世，先生亦有所作，冬先生侍父自毗陵還臨平鎮，賃馬家街孫氏屋以居，端木鶴田（國瑚）題曰「印雪軒」故公詩文集皆以「印雪」名。（吳清卿大澂生）

道光十六年（丙申）十六歲 先生寓祖母戴太夫人母家。初應小試，學使史衡塘取入縣學，始學為詩。

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七歲 先生應鄉試，中式副榜第十二名。（戴子高望，張香濤之洞生。石琢堂韞玉端木鶴田國瑚卒）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八歲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九歲 春，先生至湖州，應恩科，試於郡學考棚宏文館。秋又應試未售。冬，十一月，姚夫人來歸，年二十。（曾劼剛紀澤，汪柳門鳴鑾生）

道光二十年（庚子）二十歲 秋闈，先生以病不能應試，惟以日知錄自遣，曲園雜纂中之日知錄小箋一卷，即始於此時。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十一歲 先生讀書於印雪軒，有沈蘭舫(燦)攜弟來從學，為先生弟子之最早者。秋海上有警，先生遷遷德清舊居。(陸鳳石潤庠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十二歲 先生館於武林蔡氏，常徒步赴崇文書院應考課，於西泠橋下小憩，其地即後俞樓之基地，先生長子紹泰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二十三歲 先生館於荻港吳氏。先生兄壬甫(林)館於玉山汪春生大令署中；是歲鄉試中式舉人，乃薦先生以代。先生至玉山與汪大令之弟若生，(調鼎)一見相得，除夕兩人聯句達旦。儀伯公為南莊公營葬事，時有甘露下降之瑞。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十四歲 先生兄壬甫待父儀伯公北上應禮部試，又報罷，南返；公遂不復遠游，秋，先生舉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或摘其三藝有疵，改置第三十六。先生長女錦孫生。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十五歲 清廷令各直省新中式舉人赴京覆試，期定二月十五日。先生偕兄壬甫於正月初四日自臨平鎮啓程，二月初十日抵京。先生又應會試，未中，南歸。秋，館於新安汪村汪氏。儀伯公病瘧，不瘳。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二十六歲 先生在新安，從游者頗衆，與先生年多相若；有吳則之(紹正)者，且長先生一歲。儀伯公病益甚，猶自刪定詩集為十六卷，四月八日，歿於正寢，時年六十有六，先生自新安奔喪歸。先生次子祖成生。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二十七歲 先生居家讀禮。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二十八歲 先生居家讀禮，(孫仲容貽讓生)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十九歲 (徐花農琪生阮伯元卒。)

道光三十年(庚戌)三十歲 春，先生與兄壬甫同舟北上，覆

舟於丹陽城外之青楊浦，幸免於難；既抵京居吳興會館之清遠堂，舉禮部試，覆試保和殿，詩題為「澹煙疏雨落花天」；先生首句云：「花落春仍在」為會稽生(國藩)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定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覆試第一，俗為之復元，此為先生受知於會公之始。五月初三日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

清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三十一歲 春間，先生仍館新安汪氏，與休甯孫蓮叔(殿齡)交最莫逆，孫家豪富喜客，有居曰紅葉讀書樓，賓朋雅集，絳蠟高烧，作畫題詩，往往達旦。蓮叔為先生刻好學為福齋文鈔二卷，詩鈔四卷；俄而款亂，書版遭燬，幸印本猶存，即俞樓雜纂中所刻之佚文佚詩各一卷。秋七月，先生南還，並作白嶽之游，新安諸友好，及門弟子，為先生補祝三十壽，有詩紀事。

咸豐二年(壬子)三十二歲 春，先生入都，門下士休甯汪儀卿，黟縣李簡庭，相隨北上從學。先生初入京，寓圓通菴；散館後，移居棉花胡同，及姚太夫人率眷屬至，又移居南柳菴，時先生兄壬甫充寶錄館謄錄，亦同寓。長夏無事，取全唐詩中七言句之佳者，分別虛字實字錄之，以類相從，得對句幾及萬聯。十月，帝臨御門辦事，先生奉派侍班。(陳子宣祖昭生)

咸豐三年(癸丑)三十三歲 春，帝謁蕪陵，有詔命恭親王恭代，先生奉派隨同行禮。二月八日，帝臨雍，派翰林官二十八人聽講，先生與焉。是日議義為尚書「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四句，中庸篇「致中和」一節。四月中，先生乞假，送太夫人還南，時豐工復決，所在汪洋，舟過微山湖，大風幾覆，抵臨平，仍居印雪軒。先生至峽山蔣氏別下齋，徧觀藏書，先生兄壬甫，豫繕寫宣宗實錄之役，是年

告成，以例得議敘，遂以知縣分發福建，乃挈眷赴閩。

咸豐四年(甲寅)三十四歲 正月，先生在臨平，與諸親友以酒食互相招延，極里居之樂。先生回德清，祭掃先人家，遂游北門外慈相寺，有詩紀事，浙撫黃壽臣薦先生主嶧縣講席，未赴。四月中，徧游龍居佛日諸勝。十一月，先生入都銷假，姚夫人率兒女奉太夫人仍住臨平。先生兄壬甫，署沙縣知縣。(潘濟之祖謙生)

咸豐五年(乙卯)三十五歲 春，先生被派充國史館協修之命。清例凡初入史館者，須自署願修何書，大率多署列傳，先生欲攷求清朝事實，遂署志傳兼修；然以在職不久，未逮斯志。四月十三日，攷試試差人員。上以「舜在牀琴」命題；時海宇多故，宵旰憂勤。先生借題發揮，以見古聖人不難不疎，遇變如常，并旁引文王之姜里鳴琴，孔子之匡色被圍，弦歌不綴，以明先後聖之同揆。八月初二日，先生被簡湖南學政之命。先生兄壬甫近母南歸；姚夫人率子女繞道抵京。姚太夫人年七十八，八月中，先生擬遙祝誕辰，適逢孝靜成皇后喪，未稱觴。十月下旬，先生出都赴任，過邯鄲呂翁祠，有詩。抵大梁，於使署中為母補祝壽辰。(費妃懷念慈生)

咸豐六年(丙辰)三十六歲 二月，先生出棚試士。先生祖考南莊公，嘗作客懷慶，先生是年按試單懷，經由其地，不勝風木之感。行部所至，並游龍門百泉諸勝。先生疏請以鄭公孫儻從祀文廟兩廡，援蘧瑗為例；又請以聖兄孟皮配享崇德祠；詔下，皆從之。夏冬試畢，輒張筵演劇，慰勞幕友，蓋倣前任張子青(之萬)故事。先生兄壬甫，署永安縣知縣。

咸豐七年(丁巳)三十七歲 夏，閩紅巾餘黨復亂，據汀州，

連城順昌沙縣尤溪相繼陷，進逼省垣。先生兄壬甫，死守永安危城，屢出奇兵破賊，賊不敢復窺；按察使裕鐸，遂得次第收復所失諸縣。特疏以聞，上嘉之，有俞林力守危城三月，深可嘉尚之諭，特擢同知。秋，先生因御史曹登庸刻試題割裂，免官歸京，移寓挑經教胡同。

咸豐八年(戊午)三十八歲 先生因避兵，繞道走山東，入江南境。抵吳門，以故里遭劫，無家可歸，乃賃飲馬橋畔石琢堂(韞玉)五柳園舊第，暫寄妻孥，是為先生寓蘇之始。宋大令于庭(翔鳳)贈詩四章，陳碩甫(奐)亦篆書「金尊日月三都賦，玉洞雲霞二酉春」聯為贈。園中有獨學廬，微波榭，眠雲舍，猶無恙，五柳亦存其三；其中「鶴壽山房」額乃雍正庚戌翰林慈文恭公(璜)所題；石琢堂為乾隆庚戌狀元；先生則為道光庚戌翰林，因題「三庚戊堂」顏之。瑞安孫琴西(衣言)出守安慶，因兵阻，迂道蘇州訪先生，出所著遜學齋詩十卷屬任校勘。夏間，先生讀高郵二王(念孫引之)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諸書好之，遂有治經之意，羣經平議，諸子平議之作，蓋始於此。先生始學篆隸書法。

咸豐九年(己未)三十九歲 先生刻日損益齋詩十卷。先生謁宋于庭，得聞武進莊氏(存與)之學。先生兄壬甫，補泉州廈防同知。是年宋于庭重宴鹿鳴，先生賦詩以壽。

咸豐十年(庚申)四十歲 春，洪楊軍陷杭州，金陵大營潰，常州又陷。先生倉皇雇舟出城，至新市鎮，勾留半月，又聞蘇州嘉興相繼陷，遂渡錢塘江，至紹興，復涉曹娥江，抵上虞。時團練大臣邵幼村奏派先生辦德清團練，先生乃還德清；未幾即謝去，仍寓上虞。二月杭州陷時，戴醇士(熙)在籍殉難，先生追懷往事，有詩誌悼。三月二十六日先生舅氏平泉公卒。(宋于庭翔鳳卒)

陳可園先生年譜 (三)

東莞張江裁編

咸豐四年甲寅先生十八歲

四月先生赴淳化鎮。過方山王登一帶。自陶吳林陵而東。皆未遭賊。循淮水之源。遙運成行。雄秀之色。目不給賞。久困塵土中。爲之豁然一爽。

夏際賊縱兵掠四鄉。官兵不能偏顧。賊以城中糧少。秋令婦女出城刈稻。其實縱之使走也。於是扶老攜幼。皆得脫難矣。七月賊掠六郎橋。朱門告警。暫避夏村。未幾移和山庵。皆離鎮三里許也。八月太夫人攜諸女至鄉。是時城中人盡出。以南鄉不能久安。將適溧水。忽有江北車至乃乘之。行二十里將至銅井。聞有賊來。據土人云。街後可行。不得已疾趨而過。幸未遇賊。遂渡駐馬河江。時月初八日也。甫至烏江。聞和州陷。一宿而去。明日午賊即至烏江。初九日至全椒南門小憩。十一日抵梅溪翁莊。卜居距莊里許。地名張傳村。十月赴鳳陽。二十四日由全椒鄉起身。是夕宿滁州南關。尋豐樂亭遺址。破屋覆碑而已。二十五日已刻至關山。先生有過關山詩曰。匹馬上危關。崎嶇路幾盤。帝王開創易。險隘削平難。襟影依天盡。河流隔樹看。悠然懷古意。暮雨不勝寒。按關山南唐之清流關也。高峯插天。絕頂設慶門。僅容一人。土人言癸丑年賊由六合來犯。勝帥據關擊之。大敗。後由藕塘小徑而過。洵天險矣。晚宿大柳。趙韓公故居也。先生大柳道中有詩曰。沿途怪石勢嶙峋。滾滾沙塵逐續輪。村郭不堪頻極目。天涯何處足容身。排空列岫如迎我。侵曉嚴寒漸逼人。太息山川形勝地。曾經兵火伴傷神。二十六日過朱龍

橋。宿紅心驛。二十七日至鳳陽。周范亭爲質府西街屋以居。遊鳳陽龍興寺。明之皇覺寺也。殿宇已遭賊燬。方丈新葺數椽。蕭疏花竹。頗饒野趣。先生有詩記事。詩曰。龍興寺內蟄龍飛。蟄龍飛去人事非。龍飛龍去轉瞬耳。我來憑弔空斜暉。老僧導我入前院。山門冷落空無殿。此寺至今五百年。由來幾歷滄桑變。荆棘叢深瓦礫堆。斷碑臥地苔花濺。丈六金身燒不壞。突兀分明眼中見。明祖真容一燈藏。藉識微時三尺劍。皇覺之名香其攀。空留梵剎表禪關。龍潛舊事休重說。乘興還登第一山。旋登第一山。山在寺後。山半有紫竹林觀音院。絕頂有亭覆明太祖御書第一山三字。先生有詩曰。兩袖振清風。登臨眼界空。四圍枯樹白。半堵短牆紅。山抱禪關小。碑刻御筆工。滄桑增感慨。劫火故鄉同。草草謝塵勞。清遊屬我曹。凍流凝石滑。孤塔插雲高。禽語輕於梵。松聲冷似濤。鼎湖龍已去。滿徑長蓬蒿。

咸豐五年乙卯先生十九歲

先生就潘氏宅課讀。始讀朱子綱目。春游明陵。陵在府城南門外十里。遠望若墮釜底。陟其壘則羣山環拱。樹木無存。翁仲無恙。有碑二。明太祖御製文。敘其少時之艱難。撲而不俚。亦御書。其一已仆。一尚完好。先生有尋明風陵詩曰。晨鐘暮鼓敲龍興。我來遍訪中都僧。真人遺跡恐搜討。走馬卻出尋南陵。羣山環拱立如笏。浩然一氣相奔騰。傳聞此地像葉葬。漆室那有魚青燈。雷雨一過窳劣就。父老之說苦無徵。翁仲年深倒地臥。欲問往事呼不應。

。豐碑百丈俯轟轟。苔花上滅蠶枯藤。推尋點畫尋波磔。捫之字字疑生稜。微時艱難躬自述。詞經御撰皆足憑。歸

咸豐六年丙辰先生二十歲

先生周范亭宅謀讀。始讀各家別集。五月江南營潰。居鄉者多流離失所。總統張國樞力扼丹陽。賊不得逞。先生有五月感江南事四首。詩曰。鈴轅寂靜擁貔貅。坐鎮東南第一州。塞上馬援空屢鏖。峴山羊祜太風流。戈矛林立兵屯戍。歌舞歡呼客獻籌。豈料滄桑輕變易。蕭蕭蘆荻廢營秋。鐘山壁壘修成空。三載攻圍未奏功。立幟竟從拔幟後。潰靡端在養廉中。鳥棲大葦連雲黑。馬踏殘骸帶血紅。城下頓兵古所忌。相州郭李漬師同。班馬聲從靜夜聞。拋戈棄甲勢紛紛。賊憑險阻功難就。兵爲隄防力轉分。大將由來不好武。餘師今已莫能軍。三吳財賦憑誰保。日暮丹陽起陣雲。消息傳來竟不訛。三年劫運又經過。長鯨陡覺興風浪。病鳥從知怯網羅。每念杜陵遭喪亂。頓令庾信放悲歌。幾多親友無從問。南望江鄉喚奈何。七月遊圓覺寺。寺在風陽北門外。明時剎也。規制極宏敞。今惟破屋數椽而已。先生過圓覺寺詩曰。芒溪皆踏破。尋得好禪關。風動春初柳。雲沈雨後山。開門延客入。跌坐待僧還。參透華嚴偈。相逢一笑間。八月二十一日弟鳳生生。十一月十五日。周范亭招飲。作賞月雅集。先生有詩曰。明月無語光流天。梅花綽約含素烟。主人跌宕招羣仙。紅燈綠酒張華筵。酒酣樂事何纏綿。非絲非竹非管絃。敲詩紛擊叩公箋。藏闕爭舒鈞弋拳。腹筒搜窮違孝先。金谷罰設李青蓮。是時天心月正懸。高歌醉倒酒壚邊。姮娥怨我狂且顛。照我頂上十分圓。滿擬良宵長似年。那知宴散月已偏。

嗚月倒行月不前。寒氣直逼霜毛顛。步月歸來不忍眠。憑閣獨立聳吟肩。

咸豐七年丁巳先生二十一歲

二月二十七日。合家將泛淮東下。泊舟臨淮守風。先生有詩曰。十日泊河游。愁懷鬱不勝。雲沈天一色。風湧浪千層。待字閨中女。枯禪定裏僧。愧無宗愨志。破浪片帆乘。三月初雨雪。初六日始解纜曉發。先生有詩曰。解纜乘潮去。扁舟一葉輕。雲開天有縫。風定水無聲。不盡干戈劫。頗懷詩酒盟。溟濛朝霧裏。迴望鳳皇城。初七日泊五河。二月初十日泊雙溝。阻風。三月十四日離盱眙十里泊舟。先生有詩曰。蒼茫暝色洪澤湖。舟子醉臥無人呼。東方片雲摩盪久。一輪月上晃明珠。遙與水光相激射。一條匹練橫空鋪。無端散作玻璃彩。不知是水是月兩模糊。但見大魚欲吸不敢吸。光芒萬丈騰清虛。我時箕踞坐船頭。邀月酒一壺。與酣耳熱狂叫起。欲向廣寒宮裏騎螭。霓裳法曲合香奏。把袂盡是神仙徒。只恐瓊樓玉宇高寒甚。罡風吹我下天衢。不如策笠烟波上。繪成一幅月夜釣魚圖。十五日至盱眙。卜居黃家牌沈筠生家。盱眙以山爲縣。面洪澤湖。隨山高下。皆爲民居。不出戶庭。而湖山風景。近在咫尺。洵游覽之勝區。先生暇日輒信足跡之所至。遊臺子山棲雲菴。山在縣南三里。入修竹林中。始得菴門。最勝者爲平遠閣。憑閣一望。衆峯皆在窗外。循廊而上。則有來紫樓焉。登樓令人有出世之想。其側爲玉皇閣。亦極幽邃。俗名天台山。先生有訪棲雲菴詩曰。羈棲幸已定。復驛遊遊足。行行不知疲。山徑窈而曲。拾級入寺門。夾道皆修竹。日光漏深紅。風影搖新綠。籬編鹿眼明。筍作龍孫伏。清颯颯然來。撲去塵萬斛。頗憶江南

景。同此怡心目。歸夢倘可尋。冷抱碧雲宿。先生登來紫樓詩曰。小憩養腰脚。愛此山光濃。柳顧最高處。棟宇何崇隆。登臨賈餘勇。蜿蜒一徑通。紅欄曲復折。幾欲迷西東。雙眸豁然開。飛樓凌虛空。高直接翔隼。俯欲瞰晴虹。呼吸天門近。神仙或可逢。出世發遐想。冷然御清風。又遊玻璃泉。泉在縣南洪澤湖濱。水極甘冽。有亭曰清心。即書院之講堂。山之巔為會景亭。覆米書第一山碑。碎陰刻米老十詩。登亭而望。則風帆沙鳥。萬頃茫然。幾不知身之在塵世也。先生有玻璃泉詩曰。流泉汨汨出山遲。最好風來月到時。照我須眉清似鏡。不知是水是玻璃。又有登第一山會景亭詩曰。山徑彌環鳥道通。搜身如在畫圖中。聯吟倍覺詩懷健。絕頂方知眼界空。萬頃波濤淨地白。滿山樓閣撲塵紅。試從會景高亭望。誰復清狂似米翁。先生又遊汪氏水南園。園門外竹樹曲折。一徑頗似隨園。汪孟常太守之所築也。先生有詩曰。別有幽居趣。誰家築小園。橋通紅板路。樹裏綠雲村。修竹排成徑。流泉響到門。此中堪避世。何必武陵源。屐齒印蒼苔。陶家三徑開。欄紅盤路曲。山翠撲簾來。春冷花猶斂。年深鶴已胎。清談閒坐久。隨意試茶杯。夏日與焦釋泉張味之金子鳴嘗避暑玩月於洪澤湖堤。至三更乃歸。先生有詩曰。夜色淨涵空。長隄亘斷虹。月明半湖白。燈閃萬家紅。烟樹迷離際。恍恍出沒中。相攜藉草坐。何處覓郵筒。是冬先生獨與周范亭歸鳳陽。先生有詩留別周鏡函曰。避亂借君來。暫向野山住。何期天上風。吹我漆梁去。漆梁為君家。落月照庭樹。相思如見尋。定識夢中路。十月二十二日發盱眙。二十三日舟淺湖中。一宿始行。二十四日泊雙溝。過五河不泊。計是晚可抵臨淮。先生有詩曰。縱無宗楚濟時

才。如此乘風亦快哉。衰柳競從宿外過。荒城剛向水邊開。連橋矗立千鳥集。波浪奔騰萬馬來。風利果然不得泊。臨淮遙指白雲隈。二十五日順風抵臨淮。二十六日還鳳陽。先生有詩曰。去時楊柳尚依依。今日征途雪欲霏。桃洞那容漁父住。草堂重見杜陵歸。階前紅葉頻教掃。天際白雲時復飛。好覓寄書三尺鯉。平安兩字遠親闈。十一月作實月後集。除夕有詩寄慨。詩曰。寬得鷓鴣巢無定枝。往來總在水之湄。最難消遣惟今夕。不識飄零到幾時。脈脈思親憐我獨。勞勞守歲笑人癡。客中幸喜無多事。一炷清香自祭詩。是年二月粵撫合開壽州。鳳陽大震。夏飛蝗蔽天。五月廬鳳道金光筋擊賊於正陽。死之。八月正陽賊退。冬張軍進圍江甯。

咸豐八年戊午先生二十二歲

四月初八日。鳳陽將閉城。晡時。先生隨周宅眷屬倉卒行。夜宿大通橋。望河北火光燭天。初九日過臨淮南岸。見流民兵勇。沿路來往。先生有戒心。晚至東鄉小溪河。僦茅屋琴書。先生有書懷詩曰。亂離今已迫。倉卒出危城。拋卻暫居重。攜將襟袂輕。炊烟出樹直。落日傍山明。野闊雲無影。橋空水有聲。一身飄泊慣。十里道途平。問宿投村店。臨流遇友生。(與張畏知遇於途次)。挑燈發苦語。藉草話行程。愁思茶千結。危籌數五更。思惠天易曙。忽忽夢難成。早起牀抽篔簹。晨飢飯黍稷。菜羹流味美。餅餌送香清。秣馬脂車暇。長亭短堦迎。舉頭憂煙火。滿目盡災氓。河北家都破。淮南日數驚。敵師如竟渡。此道豈能行。走險休啞鹿。違喬卻類鶯。三間茅屋賃。一榻土牆橫。野色開門見。溪聲激石鳴。碧連秧雨足。涼散麥天晴。牧子臨風唱。烏牛趁月耕。農方忙作苦。我亦欲逃名。壯志消磨劍。新符佩避兵。看書聊遣睡。垂釣久忘情。跡已漁樵涸。鄰無雀鼠爭。遊山逢大謝。卜宅約齊嬰。桃隲源中洞。峯思海上瀛。浮蹤商去住。生計費經營。俚俚心無主。昏昏醉欲醒。望雲常獨立。指日賦東征。聊誌泥鴻印。吟成莫笑儂。



地 學 簡 明 (三)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乙) 枝龍

大枝龍者。即枝中之幹也。觀之亦先其祖山。但幹龍則論大祖大宗。枝龍則論小祖小宗。故雖大枝龍祖山。亦不是遠高山巒。只小幹龍駐蹕處即龍祖矣。於此審其離祖分派。以原其祖。要此處起有星辰合五星正體中一星。或金或木。或漲天水焰天火。或御屏土之類。察其發脈中落為上。自離祖以後。又連起有星辰。謂之應龍。亦曰應星。有此應星合格。落脈更是中出即謂之出身好。前去必結美地。自出身後。迢迢行度。看其穿落傳變等格何如。若真是結地之龍。自然合格。或起或伏。有剝有變。或大頓小跌。或左樓右閃。或橫開關帳。而穿心中出。或之玄屈曲而擺摺流行。或如生蛇之出洞。或如啄木之飛空。斷而復續。伏而再起。兩邊枝脚。隨身擁護。不令風吹。或反借幹龍。作遮護障托。及其過峽之際。

或穿田度脈。拋蹤閃跡。藕斷絲連。脫卸之後。復起星辰。磊磊落落。或飛蛾降勢。或華蓋中抽。其本身枝脚。擺列均勻。或帶倉庫。或帶旗鼓。或帶印笏。或帶劍戟。或成天乙太乙。或成文官武將。左待右衛。前呼後擁。及將結作之際。又起高大星辰。以為少祖。自此山下。或二三節。或四五節。即作穴場。而穴後一節之山。或束氣結咽。或細嫩委曲。或閃斷為峽。頓起穴星。融結天然之穴。乃為最貴。其兩邊纏送護托之山。欲其重疊擁從。或住於穴後。或侍立左右。而朝迎之山。則應坐穴前。下手之山。則逆水數重。抱轉有力。乃為真結。枝龍結穴。多在盡處。則要天然明白為上。多是得水處結穴。故曰未看山先得水。有山無水休尋地。多是下手之山有力。故曰看地有向難。先觀下

手山。龍之貴者則有貴應。故印浮水面。或龍蛇交結。或車馬闐駘。或樓臺鎮塞。或羅星關鎖。或旗鼓羅列。或日月對峙。或華表高聳。若此者雖云枝龍結作。不及幹龍悠久。然有此規模。亦非中下地也。其次又有小枝龍。即枝中之枝也。其大龍行去尚遠。而於行龍身上。或大龍峽邊。分落一枝。自起星辰。峯巒磊落。遠者三五里。近者十數節。須要成星體合龍。有起伏。有夾送。而龍虎。應案。堂氣。水城。下關。門戶。皆合法度。穴情十分明白。始為真結。亦主富貴。發越極快。所謂寅葬卯發者。惟此為然矣。蓋此等龍氣。結作力量輕。故多龍大盡處成穴。必得水。必近堂。或臨田離水之穴。故財祿易發。惟是龍短而無大力。雖富貴亦不久遠矣。又其次有小枝中之尤小者。謂之旁枝。或五六節。或三四節。結為小小形穴。

若星辰秀美。穴情明白。明堂中正。下手有力。四山圍聚。水口關欄。亦能發福。但不久長。亦無大富貴耳。

又有一等美地。只數節即結形穴。既非幹龍。又非枝比。謂之隨龍穴。依近省郡城市。大龍幹結作山水大聚處結穴。龍氣大旺。寸寸是玉。只要穴真。又不必拘于專龍。或只數節。亦結大地。以其與大幹龍共祖同宗。來歷固已貴秀。局面亦自繁華。猶之近帝貴人。故曰隨。又不可以長短論也。但要結穴處自立門戶為真矣。

(十一) 龍格

(甲) 太祖山 龍之節目。有太祖少祖。以及父母。胎息。孕育。入首諸格。皆觀龍之大旨。山之有祖。亦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根大則枝遠。源深則流長。則龍之遠近長短。氣之輕重厚薄。力量大小。福澤久暫。皆可於此而察識之矣。祖宗登拔者。子孫必貴。子孫指穴而言。即其遠者而名之。有所謂太祖山焉。大祖山必須高大迥異。或跨州連郡。延袤數百里。大者如山五嶽。小者亦必高大冠於一州郡。又小者亦須冠於一邑一方。乃可謂之太祖山。其形。則巍然高大。聳入雲霄。或如龍樓寶殿。千絲墜。萬石倉。等格。其天

時將陰晦。則有雲霧生其巔。故察雲霧之所生。以審山龍之太始。

(乙) 少祖山 少祖山者。即近祖

次宗。廖氏又謂之主山。龍行既長。離祖已遠。各分枝派。將結穴處。忽起高山巒。不過數節。即結穴場。其高大山巒。謂之少祖山也。若是山分枝尚多。結穴尚遠。猶未可未為少祖。乃是駐蹕山。住脚星辰。猶是遠祖。若是少祖山。則自此山下。去穴不過數節。如節數太多。便謂離主星遠。力輕氣弱。又須再起主星方好。廖氏云。若是山家結穴龍。定起主星峯。言結地龍必有少祖山作主星也。又云。二三節內穴星成。福力實非輕。節數遠時福力少。再起主方好。言穴不宜去主山太遠也。又云。主星大小合龍格。造化便可測。言少祖山須合得龍家諸格。或開大帳。或起華蓋寶蓋。或作三台玉枕御屏諸貴格。或成冲天木獻天金漲天水滔天火凌天土等星辰。既合星體。又成龍格。必不虛生。定有融結。否則凶惡醜陋。必主禍敗。

(丙) 無少祖山 凡平岡之龍。多

只逶迤而來。若行度攏摺屈曲。亦不必拘其必有少祖山。方為大地。只要將入穴際。二三節內。跌斷束氣結咽過脈。

此即同有少祖山也。蓋山之一起。氣因旺。而山之一伏。氣尤旺。故不必拘於頓起高山為少祖耳。但其斷處。的以近穴為貴。一節即入穴尤妙。切忌受風。必須從山相夾護也。平地之龍亦然。必於穴後有東氣脈為妙。而其東氣處要微高。有分水明白。則東氣入穴有力。方為真切。蓋平洋氣多散漫。貴於收斂。既無墩阜。可為少祖。必當以斷處束氣為準。或成銀錠之脈。或有蛛絲馬跡。草蛇灰線。藕斷絲連。龜脊牛背等形。則氣束得聚也。穴場乘得氣之聚處。乃是真融結。否則散漫無證。縱有坪中突窟。亦認脈不真。不可下矣。

(丁) 龍父母胎息孕育 經曰。萬里

之山。各起祖宗。而見父母胎息孕育。然後成形。是以認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養。或曰。先起高峯謂之祖。次起一峯謂之宗。再起左右雙峯謂之父母。誠如是說。則是父母置之無為之地。而其所生。皆祖宗耳。張子微嘗辨其非。而洪悟齋又拘於節數。謂自玄武頂一節為父母。二節為少祖。三節為會祖。四節為高祖。亦太泥耳。如其說則四節以上之龍。又復何名。大抵龍之起身發脈處。必有高山大巒。謂之太祖。自此而下。迢遞而行。又起高峯。謂之宗。復行逶迤奔騰。磊落其間。小可星峯。則不必論。

(未完)

文學與宗教 (續)

淳

上面說過，早期文學的特徵，是文學被宗教利用，成了有力的宗傳工具，祀神時的頌詩，是那時期詩歌的特徵。試看詩經三百零五篇中，頌占了四十篇，大雅佔了三十一篇，純粹是宗教文學的作品，充溢着實畏與讚頌的情緒。這些作品產生，都在周朝初建，文武、成康等各王時代。商詩五篇，更為古遠，約在成湯、太戊、武丁、等各代。換句話說，時代愈古，則宗教作品在那時期全體作品中，所佔比例愈高。時代愈近，則作品內所含的宗教色彩，漸漸淡泊，我們以為在周初以前，雅和頌數目，當比現存的篇數，多出許多。見諸記載的，如周禮，春官所說的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鶯夏、皆頌的族類。現在皆亡失。又大射儀中所說的陔夏，也不見於頌內，可見詩經現存的頌、雅、決不像當時齊全。照周初祭祀典禮的規定，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的神祇。和自己的五廟。按照禮制的規定，應用雅樂，而詩經內除魯頌外，諸侯所用樂章一篇也沒有採入。當孔子刪詩書時即處於文化領導地位的周朝，禮樂也崩壞，其他各地更可想見。足見神權時代已成過去，執掌祭祀的職司，漸漸官僚化，祭祀的典禮，有名無實。儀節的手續，既不盡按照當日規定執行，樂章、樂器，也漸漸沒人通曉，作曲的音樂大家也不復制作頌神那類詩歌，職掌祭祀的音樂隊，全部解散，人民的宗教信仰也日漸低減，這是孔子刪定詩經時的情形。

在南方也表現同樣的情形，最早的詩歌，也是頌神的詩歌，楚辭中的九歌，一向是被編入屈原的著作集子裏，公認是他的作品。王逸底九歌章句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此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託之以諷諫」。朱熹底楚辭辨證又說：「沅、湘、間，或以陰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陰鬼，其辭必熱慢淫荒，有不可道的，所以屈平因而文之，以寄託他的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林雲銘底九歌總論，駁王逸，朱熹底話，他說：「九歌諸神，不是沅湘間所信的鬼，實悉天、地、雲、日、山、川、正神，國家之所常祀。舉九章惜誦篇底：『蒼天為正』，『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山川備御』，等為證。並且河非屬江南境，必無越千餘里外往祭河伯的事。九歌各篇底裏面，有說迎神的，有不說迎神的，有說歌舞的，有不說歌舞的。所以也不是更定其辭，託於巫的口。湘君、湘夫人、二篇，即離騷求有娥二姚之意，初未嘗為男主事陰神」。所以林雲銘說：「九歌是因竭忠被斥，無所控訴，不得已求之於神，有以自白其心。且多不遇，尤覺悲慘」。以上是從晉到清這一班冬烘式的腐儒，都以九歌為屈原因被放於沅湘之間，藉事鬼神之敬，以自白其心，或託之以諷諫。這些解釋，全被道學家君臣觀念所蒙蔽，把真相歪曲了。到最近才有人說：九歌不是屈原作，全是沅湘民族祀神的樂章，胡適在讀楚辭裏說：「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近古之作，是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作者主張胡說，並沒舉適當理由，近於武斷。茲從各方面略舉數例如下。(1)九歌十一篇的內容，除鋪張歌舞的紛繁

，神的威德能力，及除巫陽主的情緒外，絕未見有何諷諷的意思。(2)十一篇句法與章法的組織，極為單純，適合那時民衆的宗教情緒與程度。與屈原所作的離騷及九章的結構絕不相類。(3)十篇中，所祀的神，如東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雲中君，等在屈原其他作品概未見引及。(4)屈原作品中所舉之人物，如有虞，皋陶、彭咸、等多是儒家的理想人物，九歌中既未見引入，以伸景仰，反多述男女戀愛的情緒，與屈原許多作品中一貫的思想，極為違戾。(5)九歌中抒情的質素很高，與屈原許多作品，皆為發揮個人的孤憤，抒寫自己的理想的格調極不相同，即前者是樸素渾厚，後者是幽婉曲折，除了在九歌與屈原作品的本身觀察外，還可以在九歌所產生的時地環境，舉出幾個例證，指出九歌的創作，與屈原絕無關係。

(1)呂氏春秋說：「宋之衰也，作為千鐘。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巫音」，是沅湘間民族祀神用的歌舞樂章的特色。九歌是巫音的樂章。十一篇中，引巫的如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雲中君：「靈」連蜷兮既留，湘君「橫大江兮揚靈」，「揚靈」令未極。大司命「靈」衣兮被被，東君「思」靈「靈」保兮賢姁，翺飛兮翠會」。靈即巫的稱謂。九歌即當時神巫的作品。史記荀卿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迎於巫祝，信禳祥。……春申君是楚末葉的執政，春申君死，荀卿遂流寓楚的蘭陵。當時巫祝却是朝野所信仰的人，否則不會惹起荀卿的感慨。(2)史記楚世家：「……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使神決之，使主社稷。……(3)漢書地理志「楚地……信巫鬼，重淫祀。……(4)史記，陳涉世家：「……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陳、吳均楚人，大澤鄉正是楚地。(5)又史記漢武本紀：「……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謔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楚、越、壤地既相連接，又同是半蠻夷的國家，楚滅越後，領土便聯成一起。越俗足為楚俗的說明。(6)又封禪書裏面引說許多神祇，無數的祭祀：「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祠，西亦有數十祠」。并有許多來自各方的神巫，奉祠各地特有的神祇。如「……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彘、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漢劉邦原是楚人，楚人原是重神祀鬼的，并且奉祠神鬼的數目，特別多。這所奉祀的鬼神，是藉一種門担任神鬼與人交通的神巫，造兩間的媒介。巫，有很深造的藝術和技能、能歌、能舞、能音樂，并能作詩詞，和樂曲，故很得社會一般人的重視，楚王立嗣那樣大事，也要借助羣神。吳廣陳涉起兵，為示信於同伴，和百姓，便不得不假借神力。劉邦起義，也來虛造一篇神話，及劉邦平了天下，建都長安，奉祠神鬼的風俗，隨之北徙，所以秦的故都，也祀東君雲中、司命

、那些楚神，各地巫祝之外，也有荆巫。楚亡後至漢初，不過百數十年，風俗并不致十分殊異，沅湘間民族祭祀鬼神是怎樣情形？當時沒有記載，然可在史記，封禪書內推想到一般情形，如當時流行各地的神祠，祭祀時概有歌舞，故封禪書說：「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這些儀式，也與九歌內容所說歌舞樂神相合。在這種渾厚的宗教氛圍，和社會的種種適應條件結合，自然能產生九歌那一類的宗教文學，不必要由屈原來製作。就算他來製作，恐怕也未必能適合民間的需要。故我們有理由，斷定它與屈原個人創作，全無關係。而是民間自然產生的作品，由神巫或僧侶們創作的。

我們不但以為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且進一步，以九歌是楚辭的鼻祖。屈原暨他們弟子的作品，完全脫胎於巫音的樂章。這些樂章，原不只九歌十一篇的數目，但都散失，只有極少數留存今日。屈原怎麼會祖述九歌？并能產生這樣偉大的作品！現通論一般理由，屈原作品之產生的理由，也便包括在內了。

古代宗教對於初期文學的發展直接影響很大，文學當胚胎時期，如不受宗教的提攜保護，恐怕沒有今日燦爛繁榮的結果。其中最顯著為詩歌的發展，在多方面給與深切的保護，令它能在優良的環境中發育長大。詩歌今日之所以能具完美和諧的韻律，鏗鏘的聲調，和撼動心弦像魅力般的奇妙作用，固然有賴於許多不世出的天才作家，苦心結構而成，然這些偶發的結果，不能視全部詩歌產生的必然性，這些豐富的遺產，是以宗教時代所收穫的小結果，繼續變遷而擴大的。天才的作家，因之才有所承襲，否則偉大詩詞的胚胎，決不會無所受精而能突然從母體中產生。論及宗教直接影響於詩歌的發展，約有數端

(1) 古代宗教是原始社會中一個偉大組織，它統馭社會多方面的力量，約束一切的活動，使它們趨向於建設，而社會獲得向上的進展。文字的產生，自然不是宗教的力量，而文字的保護，宗教盡了不少責任。僧侶們紀錄宗教的文字，保存貴重的書籍，廟宇寺院是當時文化的寶庫，有了這種好環境，文化才能繼續發展。及後宗教利用讚頌神祇的詩歌，作宣傳的工具，人們才認識文字能紀錄情緒的活動，并且可以流傳給後人，以資誦習及模仿之用。如沒有宗教那種偉大與普遍的組織，在當時常受戰爭、疫癘、飢饉、野蠻、愚魯等等天災人禍所震盪的幼稚社會，文化只好自生自滅。人們隨着與感一時謳吟，環境變遷，也自然忘記，決不會形諸筆墨，紀錄當時的情緒，流傳給後人。

(2) 宗教為發揚神的威德，不但製作讚頌的詩歌。這種創作，并不能滿足創作慾念，與實用的需要。且進一步，將詩歌，舞蹈，音樂，三種藝術結合起來。這三種東西，原是並行發展的，各自獨立活動。在實際上的效果，原沒有結合在一起能給予觀衆以更大的誘惑及感動的力量。這種巧妙的組織力，需要較深切，較廣大的藝術認識，故能推進這三種藝術達於更進步的階段。虞書說：「詩言志，誦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倫奪，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附石，百獸率舞』。這樣說明詩歌與樂章結合的原理，雖是寥寥幾句，極為中肯。孔子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并說：「不圖為樂，至於斯也！」孔子決非村學究之流，他是很具藝術素養的君子。韶是詩，樂，舞，三種藝術結合的產品，便可想見他本身的價值了。有了詩歌，音樂，舞蹈，三種結合的藝術基礎，便為日後產生戲劇的起源。

(未完)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二)

翠微居士

(一) 經學類(續)

- 書傳補商十七卷(桐城戴鈞衡同治刊)司馬氏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清初精刊)古書訂疑(清程廷祚道光刊)尙書集注音疏十六卷(清江聲乾隆刊)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清王先謙同治刊)書傳音釋八卷(鄧陽鄒季友咸豐刊)融堂善解二十卷(宋錢時內聚珍本外聚珍本江西聚珍本)尙書精義五十卷(宋黃倫道光刊)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明申時行明刊)書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清世宗御製殿板同治湖北書局刊)欽定書經圖說(清孫家鼐光緒刊)日講書經解義十二卷(殿板及通行本)書經疏略六卷(清張沐康熙刊)尙書可解輯粹二卷(清潘相嘉慶刊)古文尙書正解三十卷(清吳光耀通行本)尙書逸陽誓考三卷(清徐時棟同治刊)尙書今文解六卷(清徐時棟同治刊)尙書今文解
- (清楊鍾泰道光刊)書尙緯聞(清史致準通行本)尙書顧命解(瑞安孫希旦光緒刊)尙書後案駁正二卷(清王勅咸豐刊)尙書通典略二卷(清楊方達乾隆刊)尙書駢枝一卷(清孫貽讓排印本)書經述六卷(清許祖京嘉慶刊)書經要義六卷(清王寔常光緒刊)尙書全解四卷(宋林之奇通志堂刊)尙書說七卷(宋黃度通志堂刊)書疑九卷(宋王柏通志堂刊)周書輯補四卷(清孫貽讓光緒刊)書經詮義十二卷(清汪烜光緒刊)書經說四卷(清陳世鏞同治刊)書經參義六卷(清丹陽姜上均雍正刊)尙書啓蒙五卷(清黃式三光緒刊)尙書札記四卷(清許鴻盤同治廣東學海堂刊)尙書離句六卷(清劉梅垞光緒刊)尙書鞶帶五十八卷(明東海潘士遴崇禎刊)尙書攷異六卷(明梅鶴道光立本齋刊光緒壬辰浙江書局刊)尙書
- 伸孔篇一卷(清焦廷琥廣雅書局刊)尙書小札二卷(清郭夢星光緒刊)尙書纂傳(元王天與通志堂刊)書傳通六卷(元陳師凱通志堂刊)讀書管見二卷(元王充耘通志堂刊)尙書集傳會通(宋陳大猷通志堂刊)尙書詳解(宋胡士行通志堂刊)尙書通考十卷(元黃鎮成通志堂刊)尙書大傳四卷附考異(清盧文紹嘉慶刊)尙書隸古定釋文八卷(清李遇孫原刊本)尙書集注述疏(清簡朝亮光緒刊)尙書廣雅錄五卷(清毛奇齡乾隆刊)尙書因文六卷(清武士幾通行本)今文尙書授受源流二卷(清馬貞榆經學課程本)書說二書汲冢周書輯要一卷(清郝懿行光緒刊)尙書高誼三卷(王樹枏近刊)禹貢彙覽四卷(清夏之方乾隆刊)禹貢圖說(清馬俊良局刊)禹貢集解二卷(宋傅寅通志堂刊)禹貢指南

- 四卷(宋毛晃內聚珍本)禹貢匯疏十二卷(明茅瑞徵明刊)禹貢古今合注(清夏允彝道光刊)禹貢今釋二卷(清芮日松道光求是居刊)禹貢水道便覽(清張先振同治刊)禹貢易知錄十二卷(清李慎儒光緒刊)禹貢譜二卷(清王澍光緒刊)禹貢圖說四卷(清周浪仙同治刊)禹貢正詮四卷(清姚彥渠同治刊)禹貢說斷(宋傅寅福建聚珍本)禹貢論四卷(宋程大昌通志堂刊)禹貢鄭注釋二卷(清焦循同治刊)禹貢章句四卷(清譚灝光緒刊)禹貢班義述三卷(清成蓉鏡光緒刊)廣東刊)毛詩說序六卷(明呂柚萬歷刊)劉氏詩苑十二卷(宋劉克道光汪氏精刊)詩傳注疏三卷(謝枋得光緒刊)毛詩要義廿卷(宋魏了翁局刊)詩志八卷(清牛運震新刊)詩藩二十卷三家詩拾遺十卷夏小正輯注四卷(清范家相乾隆刊)讀詩目錄十三卷(清裴強劉士毅光緒六年刊)詩書集傳補義六卷(清方宗誠同治四年刊)詩經拾遺十六卷(清葉西通本)詩經繹參四卷(清鄭翔套印本)毛詩經筵講義四卷(宋袁燮福建聚珍本)詩集解音釋二十卷(元許謙咸豐刊)詩序廣義二十四卷(清姜白岩嘉慶刊)讀詩廣見十四卷(清羅典徽原刊)詩經彙簡四卷(清高密李星五坊刊)
- 詩細十卷續一卷(清趙佑乾隆刊)毛詩異義詩譜一卷(歙汪龍道光原刊本)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明漳州何楷光緒刊)詩說考略十二卷(清海門成傑信芳閣活字本)毛詩禮徵十卷(清包世榮道光七年小倦游閣刊木犀軒刊)嚴氏詩輯補義八卷(清鎮海劉燦道光刊)毛詩明辨錄十卷(清秀水沈青崔乾隆精刊)毛詩讀三十卷(清巴郡王劫咸豐二年刊)詩經叶韻辨論八卷(清劉維謙原刊)詩經音義譜五卷(清甄士林原刊)詩經備旨八卷(清鄒梧岡善成堂刊)詩義折中二十卷(通行本)詩補傳三十卷(宋范處義通志堂刊)詩經能解三十卷(明黃義昂明刊)毛詩多識二卷(長白多隆光緒刊)毛詩重言二卷詩雙聲疊韻一卷(清王筠道光刊)魯詩遺說攷六卷(清陳壽祺同治刊)毛詩補禮六卷(清朱濂光緒刊)詩經通論十八卷(新安姚際恆道光丁酉刊四川嚴氏刊)詩經備考二十四卷(明鍾惺訂崇禎精刊本)毛詩復古錄十二卷(清吳懋清光緒甲午刊)詩小學三十卷附補遺一卷(清吳樹聲同治七年刊)詩義補正八卷(清方苞單行本)詩經傳注八卷(清李堪道光甲辰刊)毛詩學三十卷(馬其昶京師第一監獄鉛印本)毛詩正韻四卷(日照丁竹筠甲戌雙流黃氏濟忠堂刊)詩補箋續二十卷(清王闈運補箋鉛印本)詩序廣義二十四卷(清姜炳璋嘉慶二十年刊)田間詩學不分卷(清桐城錢澄之康熙刊)毛詩天文考(清洪吉亮廣雅書局刊)韓詩外傳校注十卷(清周廷案乾隆趙氏刊)毛詩訂詁三十卷(清顧棟高乾隆刊)詩經離句貫解(清許壽基同治刊)詩說二卷詩問七卷(清郝懿行光緒刊)詩義會通十卷(吳闈生近刊)毛詩正韻四卷(清丁以此近刊)詩譜補亡後訂(清吳騫道光刊)山中學詩記五卷(清徐時棟道光刊)讀風臆評(明戴君恩閔氏套印本)詩經疏略(清張仲誠康熙刊)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通志堂刊)詩集傳名物鈔八卷(元許謙退補齋刊)六家詩名物疏五十五卷(明馮應京萬歷刊)毛詩傳箋異義十六卷(震澤沈鎬成豐六年刊)詩書古訓六卷(清阮元粵雅堂刊)詩考異字錄餘十卷(奉新周御蓮通行本)毛詩注疏校勘記(清阮元光緒刊)毛詩國風經(清陳遷鶴同治活字本)毛詩古音參義六卷(清潘相嘉慶刊)毛詩草木疏校正二卷(清趙怡乾隆刊)毛詩名物集覽十二卷(清陳大章康熙刊乾隆精刊)三百篇鳥獸草木記(徐士俊未刊)詩緒輯雅六卷(朱維魚未刊)



古玉叢譚

慎詛閣主

(一)

鑒別古玉之時代，至不易也。就製作言，已鮮一定準則。模倣而成者，復觸目皆是。就色澤言，地性之燥濕寒煖，與土浸之深淺濃淡具直接關係。玉質之精粗鬆緊，土浸之難易判焉。若者周秦，若者漢宋，多信口開河，以意揣之，未易據為定讞也。故辨古玉之真贋為一事，定時代之遠近又為一事。前者尚易，後者實難。

(二)

古玉以掘之土中為常。然不無從未入土者。玉紀名前者曰土古，後者曰傳世古。玉器果由珍藏而流傳，較曾經入土者似尤堪寶貴。「真精新」三字考語，可資以品評書畫，亦可用以衡量古玉。

(三)

玉質以堅純為上乘，色之為碧為白不容輕于軒輊。質地之色澤，有原于先天者，有原于後天者。第一類即俗所謂「先色後刀」者是也。第二類復可釐為人工的與自然的。人工所加之色澤，俗稱「提油」，一名「油炸膽」。一經灰煮或盤弄，將逐漸減退。自然所成之色澤，緣玉器入土有年，附近礦質與其發生同化作用，隨各種媒介而潛入，即俗所謂之「土浸」。愈提愈出。愈盤愈活。佩帶既久，鮮豔瑩澈。達斯境者，名曰「脫胎」。

(四)

先色後刀者，有色處與無色處，成一幾何的平面。提油者，色浮質地上。土浸者，色澤陷入質地內。易詞言之，

浮現質地之色澤成于渲染。深陷質地之色澤原于土浸。肉眼雖易被蒙混。一訴之高度顯微鏡，媿妍畢現矣。

(五)

玩玉之目的，有考古者，有審美者，亦有炫奇者。炫奇者尚孤本絕版。飛燕之瘦太真之肥，雖均一代靈秀所鍾，終嫌不離煙火食。其失也癖。考古者舉凡一器之年代作用並有關制度靡不探究，本身之整殘反不經心。實則周室爵祿之制，孟子已難聞其詳。穿鑿附會，其失也妄。審美者，製必求其精。色必求其豔。器必求其完整。雖同一玩物喪志。在三者不可得兼之際，猶此勝于彼。

(六)

「土古」之「坑」分新舊。新坑如草茅初進，色澤暗澹。前程變化，不易

限量。舊坑如入世已深，圭角盡去。朱赤墨黑，派別分明。喜新坑者喜其變化莫測也。喜舊坑者喜其功侯純青也。

(七)

新玉為器創自邃古。和氏璧會炳彪史冊。言玉者必稱漢何哉。吾友王吉生孝廉設譬曰，漢前玉器猶既老徐娘，雞皮鶴髮。漢後玉器猶含苞未放，更事嫌少。古趣盎然風韻獨絕者，惟漢玉耳。故被推為代表作。比一說也。玉質多端，以羊脂白為上乘。自張博望通西域，斯品始流入震旦。漢玉豔稱千古。寫實亦所以紀念。此又一說也。或謂漢玉實「合玉」之諧音。蓋指從殮之玉器而言與朝代渺不相涉。

(八)

死欲速朽，惟墨者主之。通俗心理，類冀垂諸久遠。古人雖茫然於腐敗之原因及真空之作用。似已發見水銀入棺，屍易保存較長期間。惟水銀之無孔不入，殊感美中不足。欲彌斯缺憾，製玉器以塞人體諸竅之說興。嗣後縱事增華，殮玉遂不限于塞竅。殮玉之浸多作紅黑二色者，紅係受石灰之化學作用，黑係受水銀之化學作用。

(九)

「玩古玉能避免中風」，「常佩古玉跌不傷身」等語。雖流行民間。按之則差無故實。然亦不盡市儈之招徠主顧，擴大宣傳。蓋「盤」古玉係玩之一方法。足以促血脈之流通。于衛生不無補。對好靜不好動之縉紳先生尤有裨益。因

佩玉而行動致謹，間接自能減少傾跌之患。若謂玉雖損而身不傷，容或偶見之事實。其間無因果聯絡關係則可斷言。

(十)

自「古玉貴含血筋」之說出，作偽者乃精製小件，裂牛馬鬃腿納入，加以縫紉。歷相當時期剖出之。血跡宛然。常獲善價。實則死後血色已非殷紅。矧質地縱極粗鬆之玉，處熱濕土內，亦非數十年不能受浸。是時血液早經枯涸，何能再浸入玉中。血筋云云，不攻自破。然古玉中紅色「牛毛紋」之類血筋者，固所在多有。不應因血筋之說不成立，遂疑紅色牛毛紋亦出於偽造也。

佛海部長禁僚屬跳舞因書四截句

黃芳墅

六代繁華迹已陳。樓臺歌管盡成塵。申江多少閒花絮。
飛到秦淮兩岸濱。
狐步探戈記譯名。歐西禮節詡文明。效顰獨恨東施拙。
盪魄銷魂誤衆生。
燈炫霓虹京市街。爛羊都尉興無涯。瘡痍遍地何須問。
玉輦香溫抱滿懷。
我佛慈悲說法靈。沈沈癡夢喚初醒。于今滄海橫流日。
想有蛟鼉出水聽。

讀奚劍平司長近作感賦一律即用原韻

黃芳墅

垂老慚無一事成。笑他瓦釜正當鳴。六朝往蹟齊梁著。
千載遺墩王謝爭。冠蓋京華留宦轍。蒹葭鄉思動歸程。
蘆川拓水遙相望。客裏逢君百感生。
贈王廈材祕書
南徐邂逅憶匆匆。白下相逢一笑中。張儉無家關運蹇。
唐衢有淚泣途窮。河山重覩承平日。綺紵聯歡古代風。
羨煞太原公子健。鬚眉奔奔氣猶雄。

茶山西屋 金泥石屑 老案

張謇齋藏漢仙人唐公

房碑

張四謇齋。以重直購得覃溪舊藏漢仙人唐公房碑精拓。出示索題。題曰。茶壽如題集仙友。『仙集留題，亦漢人石刻』，仙人碑讀唐公房。天南烽火江南容。黯對碑魂悲塔鄉。『此碑又稱塔鄉碑，碑魂，碑字多殘闕者』。上章執徐上元節。謇齋四兄入都赴我之茶壽會。出示此搨。是日會吟儔殊衆。宛似仙集留題。老妻張傾城。爲合浦人。今在島寓。時聞欽廉戰事正劇也。寒翁識。此脫本附裝草溪手札。因錄如左。久未致書相候。而積渴之念。切於寤寐。以吾兄之學。而不獲及時發舒。令人鬱鬱。然以兄之胸次懷抱。更宜時自排遣。以重道體。切念切念。承寄唐公房碑。感感。但此一紙。弟已諾『右第一葉』贈未谷矣。其所諾再覓一本。幸必下惠。是荷。所謂無厭之請。諒知我者不以爲瀆耳。去年弟於江甯嶽山。得江總碑并陰。亦今年纔寄到者。凡二紙。同奉

清鑒。橋約尙未來京。如有寄山東之札。隨時交弟處可耳。『右第二葉』竹君須聞歲到京。如有所得金石。必代爲謀之。京中同人俱好。惟新添一口考論者。做同年盧召弓兄自浙來。所校勘各種。俱於吾輩有益。所少吾兄同席挑燈細話也。弟鹿鹿。筆墨可媿之甚。不堪爲知我者道也。臨楮馳切。竹厂先生大兄侍史。弟方綱頓。十一月廿八日。『右第三葉』案覃溪此札。歲高七寸又半寸。寬五寸又半寸。白紙藍間八行。左角有詩境小箋數書四字。札中言江總碑在棲霞山。未獲睹墨本。問打碑人張熙園。『瞻園路經古舍主人』亦云未見。倘有藏者。肯假我一觀。『請逕送交南京鼓樓二條巷廿二之一』至爲欣盼。

張謇齋藏曹真碑

謇齋又獲陶齋舊藏曹真碑。初拓後拓兩本合裝。其題識多吾友。先詳錄之於左。

漢晉春秋習鑿齒。當年原不帝曹家。翻嫌陳壽爲多事。蜀賊書名是巨瑕。二千年後曹碑出。蜀寇分明已被磨。大快人心心不死。九京司馬竟如何。便陽尙書敲正。王仁俊。

光緒壬寅張之洞觀

曹子丹碑。道光年出于秦中。其言徵公拜上軍大將軍云云。與傳正合。使持節鎮西將軍。遂牧我州。卽傳云以眞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事。此蓋雍州民爲眞所立者也。蜀下一字已被剗。是寇是賊。不能定。然以下文屠蜀賊例之。審爲賊字無疑矣。碑陰騎都尉西鄉侯張緝敬仲。案魏志。張既傳。既爲西鄉侯。其孫緝襲爵。又空茂材。北地傳。芬蘭石。案傅毅傳字蘭石。司空陳羣辟爲掾。空字上必司空。蓋茂材亦司空所舉者。故以司空屬茂材。上惟名報名芬字異。豈蘭石少時名芬邪。此外如參戰事郎中。司金丞。皆不見三國志。皆職官之可考者也。此碑雖出土斷裂。而字口鋒利如新刻者。現存拓本。勝于漢碑宋拓矣。是石今爲陶齋尙書所得。頃以出土初拓本相示。略舉與史文同異者著于左。光緒一十八年七月。緒德儀記。

光緒壬寅嘉平月江甯鄧嘉纘觀

道光二十三年。劉燕庭方伯得此碑於長安西門外。徐星伯沈朗亭並有考釋。定爲曹子丹碑無疑。惜武侯名爲土人斷去。然亦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以魏爲正統。書蜀入寇者。固未爲允也。此石全歸陶齋尙書閣石圖堪。頃承以此本

出示。乃初出土時未斷本。今為希有矣。蜀字下一字。或云寇。或云賊。恂會見燕庭手拓本。已不可辨。非新斷也。光緒壬寅五月。義州李葆恂題。

光緒丁未三月鄭孝胥觀

官養遺聞事尙腥。州民佞口見茲銘。如何蜀賊當時語。餘唾千輪穢汗青。

『陳壽偽蜀而帝魏，至紫陽始正其誤』

，橫契當年注記紛。五官諸子並多文。

只供笑罵隨人口。片石何曾得力云。參

戰司金兩職官。當塗舊典已摧殘。燕庭

搜輯徐松記。贏得人憐說子丹。關石圖

堪集古家。秦權詔版足生涯。此碑堪配

臣斯筆。一樣叢殘剝鮮花。『秦僅二世

，魏亦祚促，故相提並論，』壬寅陽月

十八日。陶齋尙書命題。誌四截句於後

。秀州金蓉鏡時客武昌。

光緒壬寅十月來鄂。陶齋尙書出以

相示。附題以志眼福。長白李佳繼昌文
悌拜觀。

此碑書整勅有法。然已開唐隸之先

。漢法至此。亦波極而靡矣。碑中以若

為說。以旌為毛。它碑未之見。亦本之

說文也。此尙是出土時拓本。後來不能

如此之精矣。偶從陶齋尙書許見之遂跋

。震鈞。

曹真碑道光間始出土。劉燕庭徐星

伯兩先生考之甚詳。此碑出土時完好。

惟鑿蜀下一字。今則並武鄉名一行十字

亦鑿去矣。此二本。前一本舊拓。後一

本新拓。除武鄉侯名一行外。尙損去六

字。於字右半。然字下半。皆剝蝕。字

口亦毛。不如舊本矣。光緒戊申中元。

桐城張祖翼壽堪。讀第三第四兩本記。

曹子丹碑。燕庭星伯兩先生已詳考

之。是自有松窗『緒德儀號』補考與史

文同異者。及磊堪述新拓損闕字數。均
甚詳備。守藏整張初出土拓本一。又剪
裝新拓本一。闕字正合。當見隋齋『胡
漢民之弟殺生』。得一整張者。武鄉一
行十字已闕。而蜀下之賊字反存。殊以
為異。細審視之。知此賊字乃移拓者。
沽客作初拓蜀賊本以欺人也。誤齋四兄
茶壽會上出示此拓。為陶齋舊物。所題
多屬故人。但李鄭金張諸子。都逝世久
矣。獨松窗猶客履續。蹟唐亦甚。不能
更為此長跋也。且題之歲月。正同守新
得陶齋半瓦形茗壺款識。『陶齋藏瓦，
光緒廿八年七月，陶公試泥，隸書一行
，似是王孝禹所書，左側又有第二二字
篆書』。亦可異耳。因附書壺款于後。
第七十八庚辰。上元後一日。順德蔡守
寒翁。并記于秣陵城北。茶恩茶喜茶四
妙亭。

瑞雲濃

題林學使填詞圖

何顛齋

湖山信美。閒情都為愁縮。睇髮年年楚天遠。行歌麥秀。數隔世斜陽輕換。小黛水
靈鄉。又盟鷗結伴。烟靄平林。空付與傷時倦眼。百澀詞心更誰遣。夢華追憶。
况酒畔舊人星散。双賦騷蘭。醉魂待喚。



詩緒輯雅(續)

朱維魚著
曹炯悵藏

。身圓性偃。彙苑詳注似鯖而小。按毛公與諸儒皆以鮎釋鯉鯉為鮎。鮎為鯉。唯郭景純註爾雅是六魚之名。

嘉魚 鯉質鱗鱗。肌肉甚美。埤

雅出丙穴食乳泉。任豫益州記蜀山謂之拙魚。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向內。故曰丙穴。下注褒水。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泉水。食之甚溫。彙苑詳注嘉魚如小鱗魚。多脂。煎不假油。本草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味頗鹹。食鹽泉故也。

龍 說文龍鱗蟲之長。春秋元命苞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龍舉而雲興。抱朴子有自然之龍。有蛇燭化成之龍。內典龍有胎卵溼化四種。伊川語錄龍只是獸。茆山華陽洞常有之。亦於乾地能行。形狀殊可愛。然不驚人。在五台山者則傷人矣。埤雅水經注云。魚龍以秋日為夜。按龍秋分而降則墊寢於淵

也。爾雅翼鱉卵生。形圓脊穹。四周有裙。埤雅鱉以眼聽，脊脊連脊。水居陸生。抱朴子鱉無耳而喜聽。文中子鱉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貝 水中介蟲也。爾雅貝居陸。

賧在水者。蚶大者。鮐小者。鯖元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蛇博而類。蚶大而險。贛小而精。註類者。中央廣。兩頭銳。險者謂污薄。精謂狹而長也。詩疏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貶黃為質白為文。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至一尺六七寸者。今女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琇 同蚌。蜃屬產珠者。爾雅。

蚌含漿，註即蜃也。又蜃小者琇。註琇即小蚌。通志昆蟲略。玉琇可飾珮刀削。詩傳天子玉琇而琇琇是也。(琇琇有琇。琇琇容刀)正字通琇形似琇。殼中肉柱長寸許。俗謂之江瑤柱。(瑤同琇

(本草一名玉瑤。一名海月。又名馬頰馬甲。廣州謂之角帶子。萬震海物異名記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膚寸。名江瑤柱。紺珠一名楊妃舌。彙苑后言。奉化四月南風乍起。江瑤或日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四肉牙。長或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鷄汁熟過之。一沸即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此所謂柱也。

龜 甲蟲之長。爾雅龜俯者靈。

仰者謝。前奔諸果。後奔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疏此龜之俯仰前後左右。其形不同。其名亦異。埤雅龜者也。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無雄。與蛇為匹。故龜與蛇合。謂之元武。類從云。元龜不咽粟。蓋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其背微偃。韓子謂之穹龜。語曰。龜思靈望。皆隔津望卵。

鯀 浮陽之魚也。荀子。鯀鮒者

。浮陽之魚也。釋魚鮒黑鮒，註即白鯀魚。江東呼為鮒。疏鮒一名黑鮒。郭云。即白鯀者。以時驗而言之。埤雅。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能也。今江淮間謂之鯀魚。惟浮似鮒而白。莊子觀於濠梁。鯀魚出遊。從容以為樂。正字通鯀小白魚也。俗稱鯀魚。亦曰參條魚。小而長。時浮水面。惟好遊。故名。

蠡斯 蝗屬。釋蟲。蠶蠶。蠶。七月作蠡斯。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詩疏幽州人謂之蟠箕。長而青。長角。其股似瑋瑋。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埤雅蠡斯蟲之。妬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說。

草蟲 蠶類。釋蟲。草蟲。邢疏一名負蟻。一名常羊。詩疏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

阜蟲 蝗子也。詩疏今人謂蝗子爲蠶子。兗州人謂之騰。埤雅。阜蟲今謂之蟬。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阜蟲。蟻草蟲。負蟻。蓋草蟲。鳴阜。蠶躍而從之。故阜蟲曰蟻草蟲。曰負蟻也。蟬一名蚱蜢。長瘦善跳。言窄而猛也。物類相感志。阜蟲如蝗蟲。江東人呼爲蚱蜢。與蚱蜢雖異類而爲雌雄。蚱蜢鳴則阜蟲跳躍。拾遺記石蟹形如蚱蜢而小。身長。兩股如蟹。在草頭能飛。蠶之類也。時與蚱蜢交。

蟬 虹也。月令章句。虹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雲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云蟬在東。漢書天文志虹蜺者。陰陽之精也。

集傳。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屬。蓋天地之淫氣也。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立止。俗謂虹能截雨。其字从蟲。俗謂之蠶。其字从魚。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異苑。古有夫妻二人。荒年菜食而死。俱化爲青絳。故俗謂爲美人虹。

蠶 木中蠶也。爾雅疏。蠶之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蠶蠶也。梁益之間。謂之蠶。釋蟲上文。蠶。蠶也。注木中蠶。下文蠶桑蠶。注。蠶也。然則蠶蠶也。結蠶也。桑蠶也。蠶也。一也。以其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埤雅。蠶蠶生於木中。內外潔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蠶也。本草蠶蠶食木心。穿如錐刀。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至春。羽化爲天牛。

蟬 蟬屬。釋蟲。蟬。蟬。注如蟬而小。方言有文者謂之蟬。其小者謂之參蜚。(音截)正字通。蟬即蟬也。鄭樵云。蟬。蟬似蜻蛉。鳴無韻。但札扎然。夏小正。鳴蜚一名虎懸。埤雅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蟬。額廣且深。所謂蟬首是也。

蠶 蛹所化飛蟲不。釋蟲。蛾羅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蛾。凡蛾類皆先孕而後交。蓋

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也。蛹一名蠶。廣志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者甚衆。古今注。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言蛾眉。

蟋蟀 今促織也。詩疏。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蚤。爾雅作蒼。一名精。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黑語曰。趣織鳴。懶婦驚是也。詩義問。蟋蟀食蠶而化。古今注。一名吟蚤。秋初生。得寒則鳴。濟南守爲懶婦。埤雅。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五雜俎。三吳有蟋蟀之戲。促織惟雌者有文彩。能鳴健鬥。雄者反是。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殺三雄則決門所向無前矣。

蟋蟀 渠略也。爾雅註。似蟋蟀。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淮南子。蟋蟀不食不飲。二日而死。詩疏。蟋蟀方土語也。邢昺云。南陽以東曰蟋蟀。梁末之間曰渠略。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蠶蟲。隨雨而出。朝生夕死。埤雅。蟋蟀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朝生暮死。有浮遊之義。故曰蟋蟀也。

雨花石子記(卷四)

王猩會譏
張次溪訂

東坡尺牘。每一二句。皆可截止。隨又連狂轉續。纏綿不已。段落雖多。却又一氣相貫。峯迴路轉。步步可人。次溪此函。頗近似之。未必有心效東坡也。而樸實寫真。遂同其妙。天下惟真之一字。最有滋味。於此可證也。當初東坡捉筆與人寫信時。原不深思遐想。凝眉作草稿然後騰真。隨手作眼前話。道其真情而已。一語寫就。復又遞演。鱗次而已。愈演愈妙。此真之妙也。次溪一本以真。故與之暗合也。次溪本不知石。以余故。遂日流連秦淮河畔。鑽研而切究之。雖有時作門外語。然其熱心狀態。殆又甚於自家癡癖者。又其認石未久。居然八十老娘。天資聰明。一斑可見。然而給價不成。明晨遂售一老人。石販狡獪伎倆。足以蒙次溪而有餘。所謂君子可欺者乎。

甫上一書。又得大示。認石之法。弟亦了然。然能如此質及色者。一月未必得一。因門禁森嚴。雨花臺尚未開放。石販半月一赴江北。或一至雨花臺下。所得亦有限。石販既以弟為主顧。有

得必先奉我。此後不難為兄得佳石也。莫愁烏雲。既為兄所深喜。即以爲贈。不必再爲寄還。

烏雲如潑墨。而紋理繚繞。周徧全石。却又透亮。但於天際二字。尚不切合。容再造名。莫愁後竟寄回

夫子廟傍石子灘。久無新貨。昨日賣石人新自江北買來三袋。約弟今日下午四時往觀。冒雨而往。遍觀無一能及格者。真算白去一次。賣石人每過十天或二十天。始有一次新貨。兄爲我作傳。能將買石事傳入。爲最有趣。

冒雨赴約。秦淮如畫。雖無佳石。却有佳士。不失信約。所得正多。不算白去也。雨溼沾衣。兩脚泥濘。所得尤多。更不算白去。

第三次石早已發出。度已得達。第四次石亦已於昨午寄出。未知何日可到。到時務乞隨時批評。俾好遵循。此間石販。見弟好石。故意抬高價值。好石固無論矣。即尋常一石。即需一角錢。好在弟之買石。半帶賑濟性質。亦不與之計較。最可憎者。石一到弟手。渠即說好得了不得。可笑之至。

世界之物。本無定價。况玩品耶。

余第六冲買物。從未有貴者。乘人力車必加贈錢。此無他。皆世俗之所謂慙也。余聞石販誇售出之石。頗欲以選不及格之多石還以與之。則余之心不忘俗例。殊不及六冲次溪之慙也。

近得雨華山莊集。擬即寄贈。集中雖無石子事。但亦雨花掌故。度亦吾兄之所深喜。第四批石寄出後。昨午又得石盈掬。容有成數。即再寄。弟大約陰歷十月初或北返。不忍驟去者。只有戀戀於石而已。

余姨丈趙公乃翁。光緒中守平樂。試士唱名。有一士貌類其長女婿者。擢爲冠軍。今次溪贈余雨華山莊集。集中並無一毫石子事。倘以其名而深喜之。何以異於是。

趙幼梅師逝世。爲之悲痛無已。今春寄詩。索雨花臺石子。弟因此物非渠夙好。亦漫應之。得耗前一日去書致候。並擬即購好看之石寄去。而噩耗至。趙喜作詩而好賭。次溪不遠寄石。處事極當。余聞人言。好賭博者勿餽之古玩。余之好石。每遭人笑。一次與一人夜談硯。適有齊表兄同榻宿。聞而默識之。明日告人曰。吾聞渠兩人談硯。意念兩人之貌俱

似硯也。齊極嗜賭。

南來孤獨一身。性與人殊。度日如年。其所稍足自慰。每日爲兄覓石。旬日得兄一書耳。黃石兄以爲奇。弟尙嫌其質地不透。天際烏雲。質地固佳。但兄既所深喜。弟極願割愛。不必寄回矣。弟頗愛石。但愛兄逾于石。故雖得佳石。不忍據爲己有。卽以奉兄。此點至誠。自謂在今之世。亦殊難得。不必皆在石。卽此一端。弟之對人皆如此也。中秋前後。得石佳者甚多。每枚實至一二元。至廉亦二三角。同人皆以爲昂。實則南京祇一石販。石販每次得佳石四五囊。而合我意者亦祇三四塊。宜乎其索價之高。且弟月薪得自金陵。以之沾潤金陵之苦人。亦分所當然。初不必以石之佳否斤斤計及之。兄謂如何。近日得奇品。先爲兄述及之。不久卽寄奉。一石酷肖人手。玉腕潔白。二孫行者。三紅地淨紅雲。四綠花。此外零星小石。亦皆有花紋。更有一奇品。既非弟所喜。想亦非兄所喜。卽一逼似婦女纏足石。擬留贈敝友之喜談足史之名靈犀者。兄謂如何。弟近得玉一枚。刻猴子極生動。石販見我持玉猴。謂我好玉不如好石。蓋深恐我嗜好轉變。則渠收入銳減。弟亦微領之而已。

月薪得自金陵。以之沾潤金陵苦人。阿佛慈悲。無量功德矣。得自金陵。以之買石投畀北人。謂之何哉。昨日上一函。又將第五批石寄出。

此屆石以有手形者爲最奇。玉腕顯然且潔白也。又一石有綠草雜諸黃色中者。亦頗妙也。兄以爲然否。昨日星期例假。孔子生前一日。石卽寄出。無可把玩。意馬難羈。乃往夫子廟訪石。無奇新者。石販謂尙須時日。俟此屆石掃數賣出後。乃能再赴江北求石。弟隨轉變心機。信步改向古玩舖中求石矣。全市既到。無石可買。至終了一家。見一古盤。貯石甚多。皆絕奇者。叩以價值。主人告以係友人寄存。非賣品。弟再三懇求介紹。始以七元易得。全數攜歸。今晨五時卽起。爲之遷繞。明日卽可寄奉。弟得石喜。亦願兄見石而喜。故匆匆寄出也。此批爲第六屆石。兄見之。當掀鬚而笑。稱弟爲石中之百樂。江南之石。將爲我盡載而歸。亦將謂弟盡移雨花臺六合縣。而置諸楊柳青也。昔人有謂趕山鞭者。弟卽執鞭之人歟。第六屆石。以娃娃頭爲最妙最奇也。傳者謂此石是紅眼精靈。弟初玩之。亦頗猶猗。又有人謂似虎頭。似俗畫雷公神。及再三把玩。臉方方似胖娃娃。南京人謂小

把戲。兄以爲然否。弟有一妙想。昔林和靖有梅妻鶴子。兄卽以此石爲孫何如。此石到後。弟當在秦淮河畔。遙祝兄壽。兄當有詩報我也。金蛙亦復不惡。又似金瓜。兄或爲之定一妥名。燕子磯石。紋色確佳。兄允作燕歸來。主人傳。弟適得此石。爲兄壽。因緣巧合。兄得勿謂我輩爲友覓石因緣爲三生之幸乎。西湖泛艤。舟中之人。確極有風度。景似日暮。有無限感慨。背面亦老枝橫江。晚霞甚綺。兄匆匆匆匆。兄謂秦淮覓石。爲生傳中一段生氣。是真實話。卽請以此事爲骨。爲之著筆。將來亦卽印入大著石子記後何如。好玩雨花石子者固多。而有著述者當以兄爲首創。信其必傳。近聞販石者謂常見妙石。一經淘洗。卽成沙泥。則信爲石生自河泥窖中。兄以爲何如。

石中百樂。較伯樂爲趣。移雨花臺六合縣置諸楊柳青。亦較王慶坻爲趣。次溪之精神滋味。與余多暗合。此其一也。津西有村曰寒鴉墅。不知何時何人竟改作韓家樹。又有村曰癩柳樹。亦改作闕里樹。余深惡近人之粗俗。日趨鄙陋也。寒鴉墅三字。有多少詩畫在箇中。楊柳青亦然。

采風新錄

次和履齋畏寒

東吳

何日真成退院僧。團欵蒲褐許深憑。閒煨楮棗參三昧。自曳桃
榔澄一乘。龜手有方今已忘。焦頭爲客我何能。期君莫惜衣裘薄。花
市街寒看幻燈。

風沙

履齋

渡河逾洛習風沙。黧面緇衣一笑遮。已付危心向寥廓。尚餘逸
氣寫槎牙。臥聞雩祭知民朴。晚悟楞嚴覺念差。兒女青紅有時節。道
人閒數過繡花。

履齋爰閣同游焦山爰閣有詩寄詠用其韻

瞻麓

南朝王氣未全非。一水攀游欲渡杯。揚子椒山留韻迹。華年錦
瑟付寒灰。辛卯登焦山寺僧出示楊忠愍公題詩卷中有揚子有心
渡揚子椒山無意過焦山句會題其後今五十年楊卷殆
亦不存矣樓東漫問周人鼎。嚴氏曾索之未得實仿製也。江左應需管氏才。今日襄瀛
半焦土。聊憑孝石寄悲哀。

秋河

默園

只在銀雲縹緲間。無梁從古阻躋攀。縱橫深淺誰能測。隱見陰

晴最有關。宿燕宵清妨燭影。征鴻天遠夢刀環。紅牆隔著相思地。愁
絕詩人李義山。

酒旗

默園

近寒食節草萋萋。青芒高垂引馬蹄。杏雨柳煙當晝暗。水邨山
郭受風低。舉竿便覺春耐近。聞角應增晚飲悽。飄泊半生迎送裏。看
人墮下醉如泥。

庚辰初夏屯雲館品茶詩

彥通

負郭郊扉徑欲蕪。黃風四月長塘蒲。地偏正足供幽事。合列詩
人醜鼎圖。

茶品輕浮水路沉。浮沉相濟費平斟。輸佗一撮消風散。始覺高
賢別用心。

蒙茸雨露具天功。默運潛調此復中。休訝君謨士君子。晚痰心
力事團龍。

雨花泉脈久榛蕪。誰辨城南調水符。此日擎甌生悵望。世間兩
美信難俱。

年來世事委泥沙。愜遇懷新亦自佳。那得年年孟安序。一簞雙
井餉春芽。

庚辰上巳獨遊鷄鳴寺登豁蒙樓卽景寄懷南

北同社諸君子

仲虎

年年上巳春光媚。麗澤盍簪修禊事。美盡東南主與賓。曲水流觴拓胸次。學戰分韻前例踵。體裁不限隨人意。自賦淵明歸去來。重陽幸得暢秋志。比即重九今年又逢三月三。話到春明多情思。遙知俊侶慣招要。尊開北海羣賢至。一觴一詠敘幽情。鏡清齋裏題名字。羈人惆悵惜離羣。嬉春故事猶牢記。半載停蹤燕子磯。空中倏忽天花墜。羣誇氣象日光明。臨風搖曳翻新幟。百川思欲障東之。昌黎去後嗜其嗣。寰宇侈陳堅甲兵。又見風雲掀大地。東西瞻顧心皇皇。那得桃源可尋避。丁沽詩人興索然。止一山春申詞客也。心悖。詞吟朋意緒都闌珊。蘭亭春禊無人議。老來最愛戀芳韻。無聊一度鷄鳴寺。風景不殊上豁蒙。奈何舉目河山異。憑闌品茗獨沉吟。修竹長松和清吹。檻外野桃帶雨紅。樓頭嫩柳浮烟翠。典盡詩成緩緩歸。暖風熏得遊人醉。撫序念往且感今。春人欲掬傷春淚。一紙聊以訴衷情。應許詩筒還相寄。

豁蒙樓縱筆

却店

後湖如池沼。臺城如欄杆。蔣阜如畫壁。五洲如假山。造物無大小。小眼無大觀。春閑坐此樓。私作故園看。湖山兩無言。於我不非難。無人與我爭。雖貪猶心安。雙荔園無恙。物理有循環。却店樓故佳。物力能衰殘。此欄杆不倒。此池沼不乾。此畫壁不壞。此假山不頹。獨我見得到。因之不知道。當年築樓人。窺見我肺腑。惡木幾蒙蔽。先為我劬劬。今日登樓人。人我聊交誼。獨樂非吾量。庶比溫公寬。

補題志社詩樓兼謝楓丹置酒之約

却店

古鈞龍王安在哉。何如志社幾詩才。人從街市二杭起。樓界上杭街樓對烏衣雙塔開。榕蔭遮天溫列棧。江光帶日潤孤臺。折枝吟罷猶虛席。賀履來遲及引杯。十子高誦盟北郭。三山佳話湧南台。名流踵事吾殊羨。一飲勤攜風月回。

亂後之莫愁湖

歎湖

閒愁從不到斯湖。萍小煙輕二月初。艇子搖時身宇否。阿侯生後貌何如。樓頭孫楚沽春幻。事見湖志詩詠章莊斷夢餘。一掬盈盈猶似鏡。涼波掠鬢感居諸。

劫後之玄武湖

歎湖

遊蹤寂寂鳥關關。湖水通江恐不還。五百年前黃册庫。三分鼎後紫金山。青煙歷亂鷗波外。古意蒼茫堞堞間。風捲菰蒲舟冒雨。村桃野杏總愁顏。

題十園秋思圖

千巖

幾日移家黃葉村。署門便以十為園。瑩娘眉樣丁娘索。併入騷心蕩客魂。
六朝如夢一陳橫。舞破江山畫不成。金縷秋娘初未老。歸來猶識石頭城。
一片秋光換却春。過江叔寶定傷神。蒼生惟有東山妓。算是昆

明叔復塵。

蕭然老醜市門警。羞抱琵琶一再行。君已成名僕未嫁。更持何語慰雲英。

惆悵私憐淚染巾。秋花如霰了無痕。嬌詞莫道張公子。防有閨中損面人。

河房兩岸盡曾語。我亦當年熟魏三。禪榻鬚絲今老矣。聊爲綺語憶江南。

書靖康碑史後

千巖

確庵舊快耐庵傳。血淚模糊六七篇。偽作豈同南渡錄。佚文堪補北盟編。唐王失國真奇辱。尊子和戎竟苟全。剩有青城償博責。天與奚啻靖康年。語詳歸潛志。

九月初四日龍潭觀瀑

伯冶

孤峯突起磨新礪。下瞰羣峭如建瓴。飛流一瀉碎潭石。萬撞億搗無聲停。懸崖初僅白隱隱。跨樹忽已青冥冥。喧逐直掃烏雀迹。澎湃恐動蛟龍靈。山人見慣了無覺。夷踞宴坐松巔亭。導我更探第二壑。匹練天際聲泠泠。須臾雙澗互迴合。迅若落漲趨滄溟。茲游奇絕冠平昔。惡詩佳境懸相形。一錢未投戒妄取。光無涓滴攜歸瓶。行當縛屣石梁去。洗耳飽聽千雷霆。

夜讀澤觀遺詩

伯冶

故人例殘葉。秋盡落如雨。明年葉復青。陳死遂終古。燈前撫遺篇。別自出機杼。軒軒孤鶴翔。切切哀蛩語。從知地下貧。差勝生前苦。念茲痛肝腸。擣若霜天杵。駭魂不可招。夜碧費延伫。合眼湖堂高。詩龍添粟主。

以天台茶分餉謙宜鄂樓

伯冶

柘羅銅碾費評量。將意江湖路阻長。略脫白科殊世味。慣持此物泥人嘗。

陳德昭耀祖蒞官粵東賦此爲贈

惆悵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生。王道重保民。子曰當去兵。太王古先覺。居岐亟經營。彼土已淪喪。猶然祈和平。陳侯今健者。僕僕粵與京。保民且保土。疇昔感同情。今朝重晤聚。一一傾款誠。戰爭逾二載。所苦惟編氓。米珠惟薪桂。老弱填壑垆。城郭轉灰燼。田蕪不得耕。蒿目延曠望。鴻雁相悲鳴。孰云天聽卑。亦以民爲聲。君心迫痛切。努力東南征。爲國不計役。爲民憂慈惻。對君如柘漿。洒然析朝醒。漢書禮樂志。柘漿析醒。燕燕作先。券突兀期邦楨。

讀西青散記有感雙卿事

惆悵

長恨天曾謫綠華。西青筆爲吐奇葩。慧心朗徹才應絕。塵劫消磨命可嗟。五夜夢涼簾外月。一春人瘦雨中花。因緣世上渾難悟。彩鳳從來半逐鴉。

幽花寂寞墜荒村。天壤王郎那足論。柳絮風狂憐入室。海棠秋
冷且肩門。疎燈聽雨添愁味。勝粉傳詩憾病根。吟到纏綿腸斷句。禁
寒翠袖耐黃昏。

詠白兄過衙談論竟日晚招飲酒家

叔璣

春風共容石頭城。冷署論文愛晚晴。名士過江嘲化細。詩心如
虎厭言兵。草中腐鼠鴟爭嚇。海上浮鷗水訂盟。暫解囊金沽市酒。不
尋屠狗與營生。

衙署階前新植一梅春來開花獨步其下

叔璣

我來白門已五月。眼中慘淡玄黃血。斜陽衰草故宮哀。壞壁頽
垣環破堞。那有繁華供客賞。日飲清尊心碎屑。一官水部冷公衙。寂
寂空庭掃積雪。春來二樹忽拆蕾。知是梅魂溫香穴。綺衣帶酒臉呈
霞。絕代佳人好顏色。牆根挑我疑有情。稍展愁眉慰傾國。漸非處士
可妻卿。要共衆人擔罪然。承平不探香雪海。雖履孤山等騎瞎。非花
負我我負花。烈士襟懷原突兀。邇來世事已可知。步履巡檐笑難索。
戰雲不見嶺頭春。殺氣惟聞玉關笛。對花不樂花應憐。大難驅人在
今日。休將老淚灑花枝。且救殘棋爭白黑。

六月廿三日與默園子獲午原伯治諸丈素餐

豁蒙樓

劫之

亭午遊山石徑陰。豁蒙樓迨好登臨。開窗領略江山味。六代風
光付苦吟。

接席詩翁語笑傾。山光雲影一樓明。未耽禪性先齋食。贏得心
身一日清。

偶成

劫之

晚氣微涼小雨晴。鳥聲伴我讀書聲。萬端心緒為生計。一瞥詩
痕寄舊情。冷笑瓶花如對話。相親硯石儘堪耕。鍾山不解人間恨。錦
翠妝成媚冶城。

贈單雲閣主人

憐姪

歸去來兮不可期。亂離瘼矣亦奚為。簿書餘暇攻鉛筆。琴劍依
稀映酒卮。仗有驚天一枝筆。誰憐憂國百篇詩。霜臺作客風標遠。抱
膝長吟若有思。

贈默園詩老

憐姪

老作樞廷客。依然蘿薜身。微吟遺長夏。下筆有餘春。霽月輝書
幌。薰風拂醉巾。請抒憂國念。霖雨潤吟吟。(時喜得雨)

憶南京

鶴濂

百感填胸總未平。歸來猶憶在南京。三更燈火中山路。萬屐千
車競出城。

海南島謁蘇文忠公祠

五坡

瓊山佳色鬱蒼蒼。玉局遺祠谷裏藏。萬里不辭來膜拜。海波兵氣接扶桑。

峨峨廟貌冠瓊州。墨蹟淋漓石色秋。九百年來芳烈在。令宮磨蝎也風流。

視寒翁疾並觀月色夫人新治小園留飲索詩

家士

藥椀延香靜。冰壺麥酒醅。四宵都是碧。一塢不離雲。古味參珠野。高名動典墳。病坊斯特使。大室貯氤氳。

蔡吳定知女士學道有異蹟年六十矣賦詩索和

家士

學道派宗派。薪向惟在定。定者靜之至。離垢無不淨。金石且爲閑。了了見明性。善哉清修人。片念出凡聖。德門富管鑿。玄妙心不覓。劫辨何能傷。靈蹟世共證。周甲未爲壽。敢作無量慶。

聞歌

家士

無端青眼感朱絃。法曲飄零付逝川。疑是漢唐殘響在。琴延年抑李龜年。

有寄

家士

珠圓一碧淨生姿。蛙鼓蟬絃共賞之。珠罄遠沈蘿徑外。爲誰竟夕起相思。

怪名錄

私憐

- 羊舌赤 春秋晉國人
- 先且居 春秋晉大夫先軫子
- 若干鳳 北周武川人
- 審食其 漢沛人
- 公上不害 漢高祖時太僕
- 大戊午 戰國時人
- 毛猛虎 後魏陽武人
- 公玉帶 漢濟南人
- 仲孫何忌 春秋魯大夫
- 西乞術 春秋秦大夫
- 万俟醜奴 後魏高平鎮人
- 巫子肖 明龍川人
- 牛斗星 明杭州人
- 白乙丙 春秋秦大夫
- 胡母生 漢齊人
- 聞人通漢 漢沛人
- 觀射父 春秋楚大夫
- 羊鴉仁 梁鉅平人
- 連登岸 明太田人
- 古之奇 唐時人
- 同蹄智壽 唐同官人
- 白雲上 清河內人
- 連城璧 明金谿人



歷下行吟

庚午九秋作於濟南客邸

鶴翁

邁陂塘

千佛山 歷城縣南門外五里

山腰有九點齊烟門額相傳山爲大舜耕田處

又登高扶筇拾級。重陽時節過了。

鶴華依約凝秋色。九點齊烟縹緲。霜信早。正萬樹丹楓。淺染知多少。憑闌遠眺。指燕首螺青。羊頭黛碧。一幅畫圖稿。江山夢。記取叢林勝景。玉泉屏博迴繞。楚第一叢林額。珍珠橋畔曾題柱。玉泉山珍珠泉因以博得彌陀微笑。名橋在關壯認祠北博得彌陀微笑。方丈屬題彌勒洞柱爲撰不才應博彌勒笑此行爲喚珠泉來之句且浸道。悵過眼浮雲。不覺朱顏老。斜陽相弔。湖廣帝耕田。開皇剝壁。清開皇鑄佛象於石壁因名千佛古蹟問誰曉。

無語獨憑闌。靜裏觀湖。佳名錫予億當年。惆悵南豐歸去也。夢冷詩壇。爲曾

子園所題

臺城路 錦屏山龍洞

歷城縣西南三十里

馬蹄人影秋風裏。層巒晚開晴恍。夾澗流泉。危坡攢石。天際烟霞蒼莽。扶搖而上。正曲徑迴環。奇峯疏朗。古洞深幽。神龍一去問誰訪。凝眸錦屏巖畔。指丹楓冷落。白鶴來往。山腰有竹杖閒。攜芒鞋踏破。稽首彌陀佛像。西洞口佛象凡九。憑高俯仰。聽孤寺殘鐘。數聲清響。淋漓頌禱。儵然塵外想。

又

明湖好。遺碣水門東。曾子固北水壁廟貌千秋尊北宋。心香一瓣祝南豐。水木趣無窮。南豐祠多水木之趣見小滄浪筆談

又

明湖好。山影落湖中。碧水紫紵迷暮靄。青峯環拱接長虹。面對千佛山遊湖時長虹見於南楓映夕陽紅。

又

鐵公祠 明布政使鐵鉉殉靖難兵邑人故而祀之

又

明湖好。古廟鬱巍哉。忠義精誠爭日月。乾坤浩氣壯山河。碧血淚痕多。

又

鐵公祠湖亭

明湖好。祠宇傍菴蒲。四面荷花三

接滄溟。到處畫樓停。

又

明湖好。環水古亭幽。兩點青螺華鵝寺。華不注 鵝山 一天白浪鷺鷥浮。人在鏡中游。

又

南豐寺

又

又

浪淘沙

釣突泉 泉有三穴晝夜噴激

志有三峯之名

何處問靈源。雪沫騰翻。三峯噴薄

減波寒。剪碎冰花梅蕩漾。錯落珠盤。

明湖好。城郭繞山青。九點齊烟環岱岳。濟南城北諸山郡人取李長吉詩七望齊州九點烟句謂之九點烟

又

又

又

又

又

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二語先外太祖保題鐵公祠湖碑碼志模糊亭權惟今備存

又 張公祠 祀山東巡撫張曜

明湖好。往事感滄桑。一代中興勞汗馬。幾人遺愛想甘棠。史冊姓名香。

又 北極閣

明湖好。高閣聳雲端。環拱北辰星彩煥。依稀南極斗光寒。留蹟後人看。

又 匯泉寺文昌閣

明湖好。蕭寺近湖唇。古歷亭邊留夕照。文昌閣裏話前塵。泉谷碧鄰鄰。

又 晏公臺 南堂祠側

明湖好。坏土晏公臺。太守千秋曾鞏去。才人幾輩仲宣來。廟貌滿塵埃。

又 匯波樓

在濟南北門城樓下為水門樓正對

華不注鵲山之間

明湖好。指點匯波樓。萬斛珠泉華鶴瀉。一灣碧水古今愁。冷落幾春秋。

又

明湖好。憑弔立斜陽。前輩詩人留翰墨。勝朝遺事話滄桑。懷古詠蒼涼。

邁陂塘 四風閣向柳莊

訪辛稼軒故宅 距歷城東北二十里

隱垂楊斜陽搖落。萋萋老態如許。廣陵一散詞仙去。添了閒愁無數。還記取。想紅藥闌干。竹喚知何處。宅有藥圃竹塢

名諸駭壇無主。任遠鶴歸來。杜鵑啼泣。留得斷腸句。滄桑恨。我亦曾呼遠志。

稼軒有小草舊會呼遠志詞句十年前。費迴溯。飄零書劍無窮感。振觸天涯倦旅。頻弔古。

訪向柳莊頭。願結同心侶。停驂小住。認風開烟迷。華拊月冷。稼軒後後常在華拊山頂悲呼

歷時不絕。往事付鷗鷺。歷城縣志

念奴嬌 訪王漁洋秋柳園

在大明湖東近市肆

名園何處。認明湖側畔。隄邊橋市。萬種荒涼無限感。韻事問誰提起。兩岸蒼葭。一坏黃土。添盡愁滋味。滄桑幾換。箇中心事知未。回念楊柳扶疎。閒吟秋興。賦罷雕闌倚。惆悵詩仙今已去。惹得游人停驂。幾輩風流。百年名士。多少齊諧記。空中傳恨。荻花蕭瑟聲裏。

浣溪紗 柳絮泉弔李易

安 泉在歷城縣南又名黃華泉

柳絮泉邊碧水流。藕神祠裏鮑名留。

明湖舊有藕神祠神象已毀符兆。綸約同人以易安代之祀曰藕神。紫陽論定足千秋。朱文公言本朝婦人能文章曾。在國妻魏及易安二人而已。

金石錄編文字泐。易安作金石錄。攷證序而藏之。琵琶

行句畫圖收。易安能畫明人陳查良藏一篇漱玉古今愁。

妙句爭傳一翦梅。易安嘗其夫趙明誠出遊時賦一翦

梅詞縹緲何處舊樓臺。有易安書樓。送之縹緲何處舊樓臺。有易安書樓。漫志不須猜。謂易安改嫁。錦帕當年曾

灑淚。玉壺往事已成灰。謂張飛卿玉夕陽憑弔獨徘徊。



體物新式

鄰袁野叟

金魚詩有序

近代事物。日新月異。一一託諸吟詠。則羌無故實。使事為難。語體出之。雅不相宜。金魚其一種也。此物本金脚之別種。好事者蓄供玩賞。年有發明。種類華乳。色澤鮮異。形體益奇。自晚清以迄今茲。有觀山之嘆焉。余徧考前賢詠物詩。僅佩文齋詠物詩。選有明人朱之蕃金魚七律一首。詩云。誰染銀鱗琥珀濃。光搖鬢鬣映芙蓉。清池濯處桃生浪。綠藻分開金在鎔。兩穴靈源隨地湧。離宮正色自天鍾。羣魚漫爾同游泳。却見飛空化赤龍。此詠金魚。未涉及形體益益。蓋赤鯉金脚之類。非標準之金魚也。又曝書亭集。詞云。茶煙閣體物集。玉人歌。一闋。杭州玉泉寺池中。五色魚凡千頭。內一種翠藍者。最可愛。賦之。其詞云。輕漣白。愛一種妖隔。暈藍掩碧。練塘風軟。蒼玉恣拋擲。丹砂泉淺游朱鬣。受盡人憐惜。又爭如雨過天青。者般顏色。濛上未歸客。投香飯青精。日斜與食。蓮葉東西。何事便深匿。翠鱗六六空搖尾。懶遞閒消息。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詞華佳絕。然亦只及色采。未寫體態。仍不是詠近代之金魚也。此外則未之見。日長似歲。却暑無方。與公和允端菊禪。同作金魚詩。

金魚 獻湖

金眼狸奴側步觀。吳音綠鳥忽驚呼。

唇吹花片翠眉靜。妒虎能嘗一鱗無。

閨秀團圓競養龍。珊瑚深匿一缸紅。

轆轤銀綆添新汲。又誤丹砂落守宮。

置身幸不觸蘭篙。一寸江湖一寸濤。

三十六鱗濼上樂。讓渠飛越御琴高。

桐風竹影氣泠泠。幾點桃花向水停。

潑黛浮藍還帶血。回旋曲沼縮南溟。

葦荔密牽亞字欄。誰拋蒼珮擲漪瀾。

過江別種蓬瀛淺。不作隨波薦俎看。

剪碎吳綉繡此君。轉疑鞦韆是前身。

驚邊且莫拋紅豆。恐墮池塘辨不真。

蒼涼尺澤影隨形。亂入殘英頂綠萍。

休向乾陽占元悔。小龍終古儕四靈。

和 公 和

豈猶片鱗出王餘。物化紛乘視舉隅。

博得腰金通印子。應憐彈飲食難居。

紫綬金章廣亦真。英雄入彀業能馴。

千秋魚水傳佳話。朝夕相看鮮逆鱗。

靈犀一點透春苗。五色繽紛八幅綃。

號作美人卿不愧。清泉三沐勝香燒。

挂鏡珊瑚繡戶陰。玻璃缸貯碧波深。

金釵十二盧家婦。河水東流汝未沉。

雷火禹門激浪餘。退鱗潛化小姬隅。
 甌東水泛紅肌俊。物玩常鄰燕雀居。
 可是葉公不好真。深知龍性恐難馴。
 龍孫龍子躡魚魞。分向清泉躍錦鱗。
 飄煙和露殖魚苗。銀以華蟲拭以綃。
 玉色玻缸輝藻井。影波爭似燭高燒。
 狂流撒盡藉花陰。一勺靈淵不測深。
 投餌珠娘紅臉對。惺忪藻火亂浮沉。
 奇文被體染紅猩。不老秋江不受烹。
 盜水盆天鈞失用。洋洋頰尾兩龍睛。

白龍魚服易紅猩。老似秋來蟹鼎烹。
 記讀孝標詩句好。羨渠彩筆點珠睛。
 默然相對引鬪鯢。小字珍珠笑欲呼。
 願被錦鱗驚絕艷。腹中知否有知無。
 何因點額不爲龍。如燬徒勞丙尾紅。
 銀色玉花渾莫辨。却來夢醒水晶宮。
 花前閉飼撥春蒿。濡响安能擁巨濤。
 相與忘憂動江海。龍門料比瓦盆高。
 聽歌金縷總風冷。學掠雲屏翡翠翎。
 齋壁盤龍盡天矯。他時吐氣要鯤溟。
 水畜家家門鴨欄。霜池楓葉泛紅欄。
 吞香戲藻徐行後。漫作吳蛙怒目看。
 小飲偏難讓小君。酒紅時現宰官身。
 濠梁莊惠爭魚我。不道金剛佛是真。
 世俗黃金只貴形。問誰寶劍識青萍。
 魚龍寂寞秋江冷。(杜句)憑喚風雷
 降瀆靈。

和作 九端

莊周上濠梁。觀魚樂無極。菊禪忘
 塵慮。庭院梧桐密。逍遙畜金魚。對之
 長抱膝。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或
 白如珂雪。或豔如金橘。五色紛斑斕。
 變態亦不一。或環石而遊。或穿藻而出
 。或掉尾洋洋。或列隊乙乙。江海風濤
 惡。况爲長鯨食。盆盂豈不隘。優游隨
 所集。主人夢滄浪。詞吐生花草。我則
 遇鱗介。放之恐不疾。

和作 菊禪

園林從未置魚官。管領都教心力殫。
 時有淫霖防受厄。世多飢鳥恐相干。
 選才入畫身偏短。循序分盆數要寬。暴
 暖險喝尤足慮。出門總覺意難安。
 命名互異費論量。種類都盧四十強。
 宿水儲泥能去病。紅蟲吐濁好充糧。
 公諸同好猶陳子(彥蔚彥良)失復重尋
 迨遠方。恰喜小齋資習靜。詩心和夢落
 滄浪。
 絕無風浪任浮游。况復終身不待求。
 水裏糧多甯負腹。盆中天在可昂頭。
 一鱗偶落猶遺憾。羣鯢齊生盡拔尤。聞
 說海濱開盛會。倘教飽看定勾留。
 底事工夫未敢寬。得來一種萬般難。
 神情最與清晨契。色相還同化境看。
 每受陽光光更麗。能諧水性性方安。因
 資考證聊爲戲。過兩三年興亦闌。

舊聯

欲除煩惱須忘我。(似一服清涼散)
 各有因緣莫羨人。(似七粒淚珠丸)

開罪

章巨摩嘗云：「開罪君子，則傷我德；開罪小人，則賊我身。」

寄托

「托買紅綬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抱恨，尺度自思量。」此爲向知音求枝樓之辭，托于豔體者也。

諧對

一日，諸名流燕集，鄰居有僧父初學彈琴，嗚嗚不休，同座憾之。一客曰：「隔壁風琴牛踏脚，請諸公屬對。」適主人養一狼種高大之犬，昂首座旁，又一客曰：「得之矣，當筵月桌狗抬頭」。衆鼓掌。

小品

東梁衆異先生並似亢虎蓋

沈厚生寥士亞文諸公

姜可生

不願侯封願識荆。雅才制作慕西京。相如賦筆雄無對。元禮門牆峻有名。一代文章開國運。廿年飢渴慰生平。獲陪壇坫身何幸。敢蕪心香奉主盟。

哭和平殉國諸同志

姜可生

碧血橫飛事可哀。我爲黨國惜人才。百年沈陸今何世。苦自神州戮力來。縞素衣冠望祭時。風雲颯爽想英姿。捐生果屬男兒事。莽莽乾坤一涕洟。

補天行

精衛主席倡導和平運動

不慧與吾蘇同志顧忠琛趙厚生
蔡培戴英夫奚則文唐惠民李志
雲陳步蟾蔡寶璜潘國俊張一聲
黃端履陸友白徐奎徐季敦等投
袂而起匹夫憂國慨當以慷爰賦
長句紀之是爲序 丹陽姜可生
媧皇昔補天。功被千百世。立國在四維。安可聽毀棄。共和奠定後。揭發者黨治。政權還諸民。效以漸而致。如何一日間。黨紀忽墜地。坐使

衆孔徒。營營殖私利。民窮財則盡。窘迫鮮生意。國難重且嚴。決策憑客氣。抗戰抑和平。利害弗遠計。殺運既已開。骸骨若委積。海東鐵鳥來。數數鼓其翅。城關夷爲墟。念之足流涕。吾蘇痛淪胥。微服竄荒裔。僅免鍾儀囚。空作梁鴻噫。被髮過伊川。傷哉值野祭。荆榛滿原隰。十九廢農事。餓殍赫載塗。縱橫未全瘳。江南望江北。甯獲寸土庇。殉職立效忠。曾不到官吏。但聞富腰纏。先去身遠避。更有遊徼軍。標怒張赤幟。往來山谷中。四出以兵戲。縱謂戰術神。乃心未足恃。頭焦額亦爛。當者魂胆悸。後患豈忍言。鼠投器所忌。惟君懷遠識。推勘入深際。愛國首憂民。愕然自惕厲。危疑震撼交。任重貴弘毅。和戰決當機。精誠質諸帝。兵非城下臨。胡不可盟誓。藉以救滅亡。私心或有冀。茲謀不見用。祿位肯戀繫。地獄入者誰。與佛同一諦。余名挂黨籍。革命日砥礪。天水故王孫。(謂表兄趙聲)於余尤默契。即今追往嗟。努力恐不繼。慷慨論史書。竊聞古有志。每當會心處。諷誦至再四。甲冑干櫓何。忠信與禮義。四端靡

一存。對卽滋疾戾。前席君借籌。獨敢抒偉議。吾民苦兵革。溝壑坐待斃。休養生息之。庶幾活凋敝。補天今其時。它日拜君賜。整頓舊乾坤。相期豁昏暗。

送英夫之日本

姜可生

教育能興國。泱泱東海風。觀摩知有得。文字喜從同。亞陸人才最。歐儒學術融。歸來資則效。膠序竟全功。

萬里乘風遠。班生羨此行。國中規雅望。海外識羣英。祖帳歌將發。輶車職匪輕。願言隨使節。飛渡向蓬瀛。

金縷曲

民誼先生命題長卷次卷

中汪主席元韻 姜可生

綠徧池塘草。認隔歲燒痕猶在。雨荒烟渺。猿鶴蟲沙人間世。恨極甯論天道。總付與傷心詞稿。何處新亭無涕淚。賸江流依舊腸千繞。門巷換。燕歸少。平蕪一夢迷殘照。看劫後關山無恙。怎支持了。白骨青燐燐壘塚。問古戰場誰弔。豈成敗盡如人料。願得挽河馮隻手。洗甲兵快初塵。羅掃。驢背漢。墮淚笑。

茶壽會補遺

杜茶村先生誕辰蔡寒翁談月色伉

儷為茶壽會祝之索賦 西平陳銘鑑子衡

橘餠宵甘似首陽。蔣山帶草莽蒼蒼。幸逢寒月來相照。

麥飯猶陳變雅堂。

梅村頹首杜茶村。蒙叟過從却閉門。

峻節不隨朝市改。有人置酒弔詩魂。

金陵冠蓋數詞人。好事杯盤幾主賓。

鐵鳳他時留掌故。春燈收後祝生辰。

寒泉竹石伴梅花。是日與祭者五人
合作泉石梅竹一

續為合香丹青紀歲華。繡像范金都勿用

。年年上壽煮新茶。

又 閩廖琇峴旭人

金陵高蹈願長終。冷眼新朝幾鉅公。

。數點梅花兩竿竹。千秋風節畫圖中。

是日介壽諸君有
合作泉石梅竹圖

漢家祖臘義熙年。處士襟懷慕葛天。昔日澆茶今酌酒。

瓣香一樣拜高賢。

又

夏陽 傅嶽茶娟淨

茶村壘塊仗茶消。茶可療飢風味饒。想自滄洲修冢後。

先生含笑此燈宵。

丹邱畫本盡堪師。妙筆殊難會合奇。會祭諸公唯有梅花
有合作畫

會伴讀。靈來當趁月明時。

又

黃 穰峯和

南都避地便成翁。身世江陵豈得同。

。權絕拚教茶不絕。先生嘗言吾有權將
絕權無絕茶

鐵鳳效漸鴻。

元宵過後日融融。杯酒爐香奠拜中。

。珍重梅花村上冢。樵蘇莫踐地三弓。

題月色夫人寫茶村像

傅嶽茶治燕

南都終老未思歸。鐵鳳軒中分忍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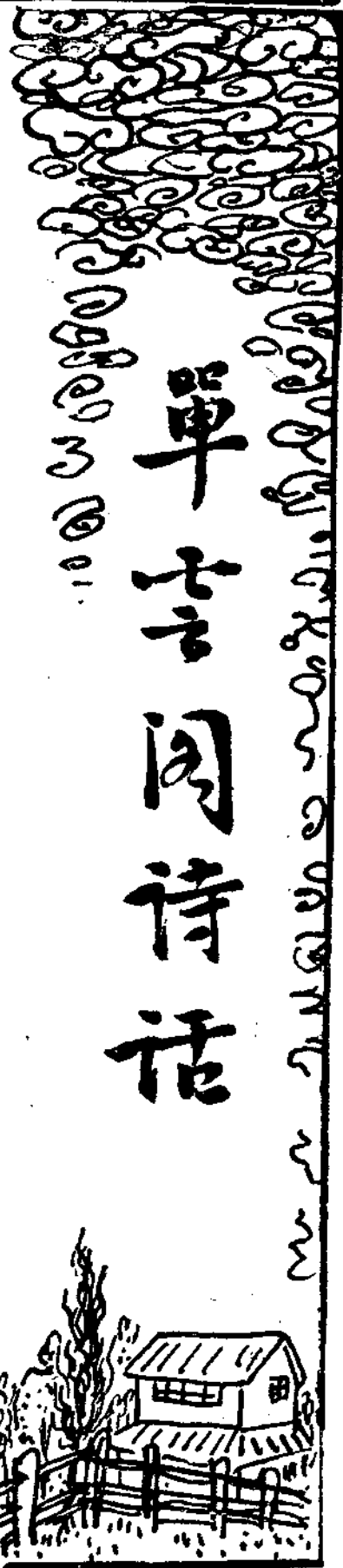
。變雅傳詩心太苦。紛華戰勝貌能肥。

故人幾輩成枯朽。朝貴多慚此布衣。猶有浣花遺像在。南燕
殿舊

有杜子美畫像安陸一龕香火意無違。



虛 子 樞 茶 壽 圖



會子固不能詩，謬說也。余讀其元豐類稿五十卷，卷一至八，皆詩也。宋史本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
 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惜哉。詩如上翁嶺云：「放車秋屋望。所得過舊聞。初疑古軸畫。山
 水秋毫分。時見屋下雨。多從衣上雲。濯足行尚側。心憂踏天文。八荒正搖落。獨餘草木薰。但覺耳目勝。未知筋
 力勤。顛毛已種種。世患方紛紛。何當嘯吟此。日與樵蘇羣」。酬材叔江西道中作云：「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經
 緯舊痕乾。入陂莖水冬來淺。對樹踏崖雪後寒。塢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行尋故友心無事。不覺西游道
 路難」。謁李白墓云：「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會無近屬持門戶
 。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弔前賢」。詠柳云：「龍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
 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甘露寺多景樓云：「欲收嘉景此樓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
 氣入青紅。一川鍾嶼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衿塵土在。祇將心目羨冥鴻」。西樓云：「海浪如雲去却回
 。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鈎疎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沈歸愚論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厲樊榭為厲階。袁隨園謂樊榭短于七古，近體清妙，于近人少偶，是
 也。但余以為樊榭五古才勝，此隨園所不及見。隨園又以王次回詩未選入別裁集為憾，夫次回工于豔體，何音節之
 弊，終調之卑，口達喉點，隨園偏袒之，則其造詣可知。

余雅不好隨園詩，隨園全集亦未寓目。來秣陵後，一日，與伯治靖陶次溪諸子，遊小倉山，謁隨園墓，並訪隨

園廢址，乃于冷攤中購小倉山房詩文集披閱一過，古詩有若唱道情唱山歌者，障于才故也。千古詩人，或以才障，或以理障，詩人之詩，斯謂真詩。

隨園續詩品三十二首，要亦有見而云，但其所作，未能符其所說。余喜其「善我」一首云：「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往自瓶水齋古詩中，刪取四句，作絕句讀。綠湛翁見而好之。隨園詩中，亦有因刪節而反見精練者如：「有酒我不飲。無酒我不歡。不如招酒人。痛飲使我觀」。「捲卷吾亦足。開卷吾亦憂。卷長白日短。如蟻觀山邱」。「我道古人文。宜讀不宜做。讀則將彼來。做則以我往」。「造屋不嫌少。開池不嫌多。屋少不遮山。池多不妨荷」。「花自帶春來。春不帶花去。雲自共水流。水不留雲住」。「君莫笑樓高。樓高固亦好。君來十里外。我已見了」。「左旋竹色繞。右折竹徑昏。萬竹綠成海。一峯青當門」。又同金十一沛恩遊棲霞寺望桂林諸山首四句云：「青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窮邊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此與趙甌北將至朗州作首四句云：「滇黔天爲山所械。萬山圍在青天外。今朝眼界豁然開。出得山來天始大」。用筆甚肖。

隨園絕句，如朝月云：「亭西親送好斜陽。又見秋蟾一片霜。何故極明終是夜。祇緣着物太清涼」。愁云：「白髮情無語。青山忽自低。愁來如有路。慣在夕陽西」。至于永公子竹岩吳門花燭詩第三首：「海棠紅雨醉離雪。人在濃香淺夢中」。全由樊榭「梨花雪後醉離雪。人在重簾淺夢中」。襲取也。律詩如明月云：「明月乍離海。長風吹上天。爭光衆星盡。受影一峯先。水色金波麗。秋心玉鏡圓。雙雙木蘭槳。搖落桂花烟」。雨過湖州云：「州以湖名聽已涼。况兼城郭雨中望。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打槳正逢紅葉好。尋春自笑白頭狂。明霞碧浪從容問。五十年來得未嘗」。數詩清空不俗。

隨園詠荷花句「端陽開得到重陽」。自是才語。拂水山莊三首，有句云：「年高豔體行春令。官大降書占上頭

「調侃恰好。至云：「才盡那禁填小說。君多還要事空王」。則非忠厚之旨矣。

趙翼歐北詩集三十三卷，翁覃溪稱其詩境律兀奇宕，音在空外。昔人評魯公書力透紙背，與褚河南書用筆高出紙上寸許者，其理正同。茲摘錄其古詩佳句，如「偶遇佳山水。謂如畫圖裏。及觀好畫圖。謂如真山水」。如「欲以美人傳。必甘少年死。倘或過少年。其人已不美」。如「上灘遲如牛。下灘疾於鳥。上灘恨難多。下灘恨難少」。如「食筍愛其嫩。食蔗愛其老。愛嫩則棄根。愛老則棄杪」。如「既要作好官。又要作好詩。勢必難兩遂。去官攻文詞」。如「少時遇老人。輒思引而避。豈知入暮年。愛老轉有味」。如「攪轡杯菸中。清陰滿山麓。馬蹄踏不碎。人面映皆綠」。如「無鬚與有鬚。人生一界限。鬚黑與鬚白。又是一關鍵」。

歐北七律有開峭刻之境者，如「赤立太窮山露骨。倒懸不死樹盤筋」。「萬山圍住天如井。六月蒸來客在爐」。「馬行危磴蹄包鐵。佛守荒菴面落金」。「一紙寄家言有盡。萬山圍路夢難歸」。「樹枝下飲猿連臂。藉草潛眠麝養臍」。「陰雲匝地千山黑。夜火烘天萬灶紅」。「信知地內皆爲水。應到天邊始是涯」。「人油作炬燃宵黑。魚眼如星射浪紅」。「詩纔起草先邀和。諺到交鋒不避噴」。「適從何來蠅集此。聊以充數蝨其間」。「壯夫不爲雕蟲技。下士大笑蒼蠅聲」。

歐北絕句，如江上逢歸雁云：「幾點春雲雁北飛。首塗故與客相依。渡江一樣從南去。我是出門他是歸」。舟行云：「一身充兩役。誰道吳娘癡。襖兒背上臥。搖櫓兼搖兒」。西湖雜詩云：「白蘇都向此留題。二老才名本自齊。不作爭墩互傾軋。兩人各占一條隄」。

藏圖書，鉛山蔣士銓所居之園也。士銓字定甫，又號清容，以寒峻起家。四齡，母授書，斷竹篾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父縵之馬背游太行。十五，完九經。就傅後，志節凜凜，終至成名。有忠雅堂詩集二十七卷，補遺二卷。題陶然亭有「亭小得秋多」之句，以少許勝人多許。田家小憩有作云：「笑捉犁鉏教子孫。戲拋菽粟飯雞豚。幾人春鬢白成雪。十里菜花黃到門。閒數年華同世界。坐看雷雨出山根。也知不識城隅路。汲徧三條井纜」。

痕」。陶谷看梅花云：「一塢寒香一嶺雲。至今空谷屬徵君。花開野店人爭訪。酒賣斜陽客半醺。破屋簫吹吳市曲。春山詩唱鮑家墳。三層樓倒無通隱。風外松濤孰共聞」。題豹君詠史小樂府後云：「三千三百年中事。歸此四百八十字。探喉出聲滿天地。斷獄平反真老吏。誅心復見良史才。大海作眼時一開。乾坤萬古無終極。後世憑誰尚論才」。池州道中云：「人家都向畫中移。門外春江遶綠陂。不但蓮花開九朵。遠山橫處畫蛾眉」。答宋桐門次韻四首之一云：「名場如糟坵。醉者戀餘瀝。酒徒愛燕市。半作長安客。向隅我何能。心境異喧寂。元蟬語秋燕。庭際自相惜。朝出無定車。暮歸不暖席。誰能耐炎蒸。昏夜效私覲。袒裼凌高台。聊可永終夕」。皆有神理。

凡會閱燕子箋春燈謎兩傳奇者，無不知阮大鍼，大鍼別有詠懷堂詩集，有清二百八十年間，世少見者。溧水王君伯沆，繕集其內外集，丹徒柳君翼謀，又購得其辛巳詩一冊。瀕于湮沒者，賴此復存人間。大鍼字集之，其行徑爲士論所不齒，不以人廢言，其詩固可誦也。丙辰驚蟄散原老人題云：「芳潔深微。妙緒紛披。具體儲韋。追蹤陶謝。不以人廢言。吾當標爲五百年作者」。辛酉八月又題云：「詠懷堂詩，五言古希蹤陶韋，稱最勝。此上下二卷，悉崇禎辛巳一歲作，酬應七律特過半，而澹秀矜鍊，猶足與前刻相伯仲。但僅見之本，似視前刻流傳尤少。殆由賤其人，或篇中于未入關之新國屢有指斥，犯時大禁，購藏者不無買禍之懼耶。翼謀今竟從金陵書肆得之，亦可居之奇貨也。假讀畢，聊爲題記」。持論至爲公允。太炎老人亦感推其五古，茲錄其尤工者如下。子夜歌云：「曙花能有情。紛紛布苔隙。爲憐歡去心。一覆歡來跡」。初春顏若齡自山中來邀吳幼玉社長天都山人戴德充觴詠云：「春雲能有情。流英照園圃。子行藥來。相延散林步。遂令曲徑蘿。挂彼高峯霧。剡谿發遺興。延陵洞音數。天運誠悠悠。達生貴能樹。磴磴意有得。沈冥理非誤。初葉一禽轉。輕颺數花驚。啣觴此何云。籬山青已寤」。攝山東峯石上坐月云：「竹路亦何白。涼月燦東嶺。客心感佳夕。遊詠孰能屏。危步歷禽上。清言滿松聽。泉幽滴春脈。林貞抱秋影。澄鮮入何際。空明轉遠境。微風拂露花。石上苔彌淨。身心化寒碧。沈冥不知省。賴聞霜下鐘。山蘿動微響」。 (本節未完)



石印

後學所法

秦漢時多用玉璽。個人佩小鈿。亦多以玉或銅為之。絕少用石者。唐宋書畫。均不鈿印。自王冕以花乳石作印。至明文三橋、何雪漁輩出。而石章之製大盛。清初。西泠五布衣丁龍泓等。益演其波瀾。遂臻極盛時代。印文既開浙皖二派。印石亦搜奇鬥異。無美不臻。然大別之。要不外壽山、田黃、昌化、青田、四大類。地不愛寶。奇材日出。一石之價。貴至萬金。文藝家收藏家書齋用印。書畫用印。箋啓用印。烏絲玉版。小印猩紅。自令人賞心悅目。譬諸美人新妝。粉黛齊施。必更加櫻唇一點。水晶廉下。方能顯影自憐。珊瑚筆格。琉璃硯匣之外。遂不可不有此點綴之品。余夙有石癖。往作歌浦寓公。儲石頗方。頗有佳品。戰禍既作。流離奔徙。三易其居。行篋所攜。惟有青氈一片。鄴架舊藏。雲烟過眼。竭來白下。略事搜羅。惜其來也晚。不無寶山空手之憾。朋儕早至者。為言亂後冷攤黑市。隨手拋擲。瓦礫等視。斗筲論價。披沙揀金。時得環寶。感會難逢。惟有慨歎。四年以來。搜檢剔萃。盡力尋訪。僅得三石。略可珍玩。一為盈寸之田黃。色如蒸栗。明若溶蠟。溫潤縝密。的係明坑。惜石形長方。宜作起手等閒章。不能作石章耳。一為壽山桃紅。紐作漢玉器文。製絕古推。高約寸許。平正四方。一面刻行書邊款云。十笏堂中舊主人。干戈風雨幾沉淪。誰知竟落書生手。留在文房結小隣。有庚先生大人正之。及門張景祁呈。景祁字韻梅。杭人。著有新蘅詞、及駢體文集。同光間名太史也。又一面刻隸書銘詞云。金玉其相。亦孔之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為魚腦凍。修可三寸弱。長方。上刻山水。右題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二句。下署乙丑花朝日錄。不著姓名。石質瑩潤雅淡。恰與題句相稱。與上記之桃紅壽山。皆明坑也。餘所得者。白葦黃茅。最上中駟止耳。然物希為貴。市肆中偶有一二方略可把玩者。已居為奇貨。索價不資。田黃視為無上至寶。而所見者悉係新坑。間有明淨若凍者。藏久則其色遂褪。蓋取新石打磨為之。作魚目之混。器惟求新。石惟求舊。得新石百。不如得舊石一。田黃之舊者。映日照之。石中必有西瓜瓢痕。瓢痕。石之病也。如木之有瘻。如玉之有類。如琴之有疵。然木以瘻而趣。玉以類而真。琴以疵而韻。猶之治端硯者。必翹其石曰。是有鴿眼。是有翡翠斑。若如胭脂暈。若為冰絲紋。若為火捺痕。如數家珍。言之歷歷。不知眼也。斑也。暈也。痕也。亦皆石之病也。石居巖窟中。浸水既久。遂留此跡。若人之有癬疥然。何若渾金璞玉之通體明淨瑩潔。無些子芥蒂之為天然寶哉。然端石有此類眼紋斑暈。則可斷定其為真端石。田黃之

瓢。亦猶足耳。市儈不知。乃故翹其短以矜異。固哉固哉。適成其為儈而已矣。晚近田黃之價。與黃金勦。往往秤兩評價。尤物移人。致多佳話。廬山邵松年太史。藏田黃一對。每石重可曰兩餘。寵其名曰磊磊。曰落落。藝以錦匣。藏以石室。太史捐館後。為一陸姓者所得。八一三後。陸挾之走鄉間。一貴人偵知之。遣緹騎追及之。曰：予我以石。償爾百金。勢奪利誘。屹然不動。索之急。則袖出鐵椎。當客推碎之。貴人無如何。長歎而已。是夕。陸痛至寶之失。竟仰藥以殉。昔有一得司馬相如玉印者。寢食不去身。或有求此印者。長跪涕泣曰。生平無物不可與朋友相共。所不可共者。山荆及此印而已。癖嗜至此。抑何不達。次於田黃者曰雞血。昌化之上品也。然雞血之石。每有丁。不能奏刀。必其質如藕粉凍者為最佳。血以紅活者為上。貴在活。不貴在多。若質同石灰。血黯且呆。則雖滿紅。亦不足貴。近來并有人能以化學品贗造。試之以力。輒同擊枘。不可不辨。余舊得一石。長寸有半。廣僅半寸而弱。質白如羊脂。周身蘊數紅點。令人想見壽陽公主梅花點額時風致。旋為雅客偷去。當時尚不甚惋惜。至今回想。輒有佳人難再得之歎。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天下事大抵可作如是觀也。壽山之白者曰白芙蓉。黃者曰黃芙蓉。皆以瑩澈透明。溫潤如玉者為貴。紅者曰小桃紅。曰山楂糕。壽山石最利奏刀。故治鐵筆者尤珍愛之。然其質不甚堅緻。收藏者每得一舊石章。輒喜磨去舊紋。刻己名氏。故壽山之舊者。每一易主。必如墨之漸磨漸短。倘易數主。則長狄簡如。未有不變為侏儒者。明人治石章者。虞人之磨去也。輒以火煨之。使不能去。文固能壽。石質損矣。亦殺風景事也。普通石章。實以青田為佳。青田石之凍者。尤有韻致。微綠者曰白菓凍。黑者曰醬油凍。深綠者曰艾葉凍。凍石在石章中。最受人歡迎。梁千秋侍姬鈿閣女子。工治印。惟必遇凍石。方肯奏刀。遇石之稍劣者往。輒擊戲曰。百八牟尼珠。尚壓腕嫌重。如此劣品。欲儂鑿山骨耶。非我佳人。莫之能解。石丈有知。當呼知己。

石章以四平方正者為上。最好不刻紐。其或因石有瑕疵而作紐以掩之。亦應倩良工精意為之。或巧合天然。或力求古雅。俗手多喜刻獅。陳陳相因。觸目生厭。紐刻不善。毋異佛頭著糞。又有於石之四周。刻山水樹木者。七寶樓台。雕績滿眼。西子不潔。偏多效顰。市肆中每有大塊乾黃。凹凸參差。過加綉望。如人受黥劓之刑。石不能言。輒為叫屈。

六月八日 兩樹十草之居書 西神

浣溪紗

和王廈材原韻

黃芳墅

依舊煙籠十里隄。(借句)昔年蹤跡認鴻泥。春風吹暖草萋萋。如畫江山無恙在。秦淮樓閣亂鶯啼。倚欄不覺夕陽西。

又

午夢惺忪倚枕斜。江湖滿地障塵沙。雲間歸去已無家。正是江南風景好。亂離世界尚花花。棋爭一著漫相差。



包世臣論書

包世臣字慎伯，涇縣人。少工詞章，有經濟大略，喜言兵，其論書法尤精。行草隸書，皆為世所珍貴。著有小倦遊閣文集，別編為安吳四種。

姚椿拜朱澤溇墓

姚椿字春木，婁縣人。高才博學，嘗得寶應朱澤溇遺著，歎曰：此真為程朱之學者。親詣其墓拜之，申私淑之禮。

元慶復生

歸安楊鳳苞，字傳九，晚館郡城陳氏，其書室在鄭元慶魚計亭，人以為元慶復生云。

吉貝居

施國祁字非熊，為金源搭記，金源雜事詩，元遺山集箋。家貧，為人主計市肆中，有一樓頗曰吉貝居，著書其中，燬于火，著述多燼。

毗陵後七子

吳頤鴻字嘉之，莊緡度字眉叔，趙申嘉字芸酉，陸容字卷卿，徐廷華字子楞，汪士進字逸雲，周儀顯字叔程，號毗陵後七子。

癸巳類稿

俞正燮字理初，夥縣人，性謹記，經目不忘。其讀書置巨冊數十，分題疏記，積歲月乃排比為文，斷以己

意。王藻為刻十五卷，名曰癸巳類稿。又有存稿十五卷，山西楊氏刻之。

天下三大病

潘德輿字四農，山陽人。其論治術，謂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負匡濟大略，非難縱橫，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

粵東三子

張維屏字子樹，番禺人。工詩，翁方綱賞異之。與黃培芳譚敬昭稱粵東三子。

松心子

維屏罷歸，築聽松園，頽然不與世事。癖愛松，又

號松心子，見松形奇古，輒下拜。有松心草堂集等。

梅管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同邑管同字異之，俱出姚鼐之門。梅有柏硯山房集。管有因寄軒集。

劉開國士

劉開字明東，以孤童牧牛，聞塾師誦書，竊聽之，盡記其語，塾師留之學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文謁鼐，有國士之譽，著孟塗集。

毛嶽生得名白雁詩

寶山毛嶽生，字申甫，未弱冠，賦白雁詩得名。

浮邱子

湯鵬字海秋，益陽人。負才氣，爲浮邱子一書。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

張際亮狂士

張際亮字亨甫，建寧人。雖使曾煥召之飲，煥食瓜子粘鬚，一人走爲拈去，際亮大笑，衆慚，既罷，復投書責煥，煥怒，毀于諸貴人，由是得狂名。鄉試者約際亮狂士不可中，而際亮已易名亨輔中式，及謁見，主試者愕然。

龔華祚學派

龔華祚原名自珍，字環人，仁和人。才氣橫越，文字驚世，出入諸子百家，自成學派。所至必驚衆，名聲籍籍。

兩生行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宣宗閱其試卷，揮翰褒賞，名籍

甚，會試落第，房考劉達棟賊兩生行惜之。兩生者，謂源及龔自珍，兩人皆負才自喜，名亦相埒。

天下大材

魯一同字通甫，清河人。爲文務切世情，古茂峻厲，有杜牧尹洙之風。清督周天爵見之曰：天下大材也。豈直文字哉。曾國藩尤歎異之。

才人

譚瑩字玉生，南海人。弱冠應縣試，總督阮元遊山寺，見瑩題壁詩，驚賞告縣令曰：邑有才人，勿失之。令問姓名，不答，已而得所爲賦，以告元。元曰：是矣。

譚陳齊名

譚瑩晚歲，陳澧與之齊名。

南屏先生

吳敏樹字本深，巴陵人。爲

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時登君山江樓，徜徉吟嘯，學者稱南屏先生。

一官一集

斌良字笠咩，號梅舫，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善爲詩，以一官爲一集，得八千首，嘗以薩天錫元遺山自況。其弟法良彙刊爲抱冲齋全集。

李雲麟批曾國藩子

李雲麟字雨蒼，漢軍正白旗人。性剛使氣，少好遊，編歷五嶽，歸著曠遊偶筆一卷。紀遊詩有奇氣。初謁國藩，適遇其子不爲禮，雲麟怒批之，國藩延入謝過，使獨領一軍。

何氏書法

何紹基字子貞，道州人。詩類黃庭堅，嗜金石，精書法，初學顏真卿，遍臨漢魏各碑至百十遍，運肘做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弟紹京字子愚，亦工書，筆

法頗似其兄。孫維楨字詩孫，工書畫，字某其祖。

清道人

專瑞清字梅查，臨川人。爲道士裝，隱滬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嘗書畫自活。

明史考證摭逸

王頌爵字希卿，長洲人。嘗于方略館故紙堆中見殿板初印明史殘本，眉上黏有黃籤，審爲乾隆朝擬撰考證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條釐訂，芟其繁冗，采其精要，成明史考證摭逸四十餘卷。

李慈銘爲上客

李慈銘字愛伯，會稽人。以詩文名于時，大學士周祖培尚書潘祖蔭引爲上客。

張吳兩生

出曾國藩門者多通顯，惟張裕釗廉卿，吳女給學父，獨以治文爲事，國藩嘗言

：吾門人可期有成者，惟張吳兩生。

鄂學靈光

楊守敬字惺吾，宜都人。嘗遊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藏書數十萬卷，為鄂學靈光者二十年，著有日本訪書志等。

吳汝綸軼事

桐城吳汝綸，少貧力學，嘗得鷄卵一，易松脂以照讀。

敬孚類葉

蕭穆字敬孚，多見舊籍，考其異同，朱墨雜下。遇孤本，多方勸刻，所校印凡百餘種，有敬孚類葉十六卷。

反離騷

賀濤字松坡，嘗為反離騷，吳汝綸見而大奇之，遂盡授以所學。

貞文先生

林紆字琴南，號畏廬，閩縣人。嘗自誓必表其墓曰清處士。卒後，門人私謚貞文先生。

內籀外籀

嚴復字又陵，一字幾道，侯官人。嘗謂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也。執其微以會其通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

曾國藩目三角

曾國藩字濂生，湘鄉人。為人威重，美鬚髯，目三角有稜。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

旌表受污婦女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

嘗疏請婦女遇強暴，雖受污，仍量予旌表。

海上蘇武

葉名琛字岷臣，漢陽人。各國聯師赴天津，被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鎮海樓上，猶時作書畫，自署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九年卒，乃歸其尸。粵人憾其誤國，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戴熙寫誤字

戴熙字晴士，錢唐人。上命書扇，有帖體字，傳旨申飭。越日命南書房書扁額，內監傳諭指派同直張錫庚，戒勿交寫誤字之戴熙。未幾，罷其入直。

戴湯

戴熙諱文節，善畫。嘗

視學廣東陸鮮，宣宗諭曰：古人之作畫，須行萬里路，此行徧歷山川，畫當益進。其見重如此。後以直言黜，及殉節，遂益為世重。同時湯貽汾而生，畫負盛名，與熙相匹，亦殉江寧之難，周以忠義顯，世稱戴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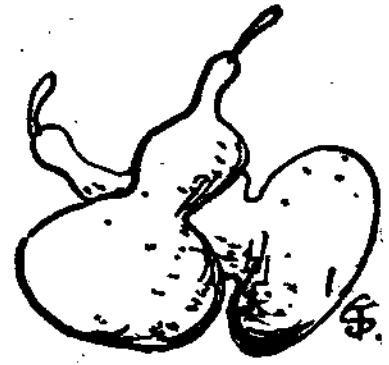
退省庵

彭玉廉字雪琴，衡陽人。築別業于杭州西湖，曰退省庵。每起閣下游，事畢居之。生平奏牘皆自裁，每出為世傳誦，好畫梅，詩畫皆超俗。

李鴻章姓許

李鴻章字少荃，合肥人。其先本許姓。

(未完)



宣和牙牌譜 (下)

安素

(以上三牌者七十四譜，原註，自小不同下，除騎馬奪錢二副外，變化多端，不必悉錄，故各錄一譜為式。又註曰。奪

錢共十八譜，騎馬二譜，斜二譜，斜三二譜，斜四四譜，斜五四譜，斜六四譜，平頭點，上三點自么至六，下三點自十四至十七，斜三同與平頭同。)

天不同 么六二六三六四五六與天牌
地不同 地牌么二么三么四么五么六
人不同 么四二四三四人牌四五四六
和不同 么三二三長三三四三五三

梅花不同 么五二五三五四五梅花

蝶翅不同 么二長二二三二四二五

大順不同 地牌長二長三人牌梅花

雙脚擲 二四二五二六與三四三五

雙龍擺尾 即順水魚兒兩副

雙飛燕 即正雙飛兩副

雙騎馬奪錢 即兩副騎馬奪錢五

雙小不同 么六二四三五與么四二

孤紅鶴頂珠 么六二六長三二三三長
二長三三五梅花

孤紅一捻香 四五梅花長二二六天牌長三三六天牌

八紅沉醉西施 四六對與人對三四

七紅沉醉楊妃 夾九對與人對三四

八黑一錠墨 長二對與梅花對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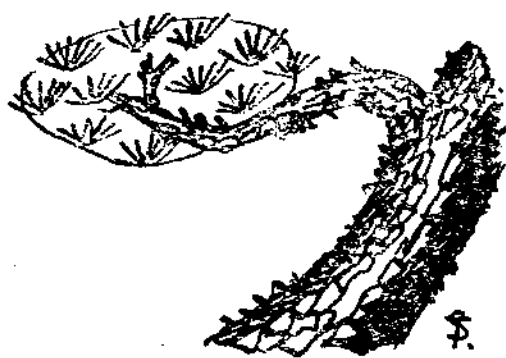
大四對 人牌對與兩副順水魚

八不就 么六對與長三四六梅花及梅花與長二對

斷么 二四三四與長三二三三長二及四六對與四五

絕六 和牌對與地牌對么五及人牌對么四(以上八牌者九譜)

(原註八不就斷么絕六三色，無一定之譜，各錄一副為式)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續)

拜袁堂主人

都門衙署地址

宗人府在前門內東戶部街。翰林院在西長安街西三座門路南。外務部在東單牌樓北東堂子衙衛。吏部在前門內東戶部街。民政部在東四牌樓南溝欄衙衛。度支部在前門內東戶部街。倉場衙門在東單牌樓北迤東。學部在西單牌樓南東鐵匠衙衛。禮部在前門內東戶部街。陸軍部在安定門大街東鐵獅子衙衛。法部在前門內西刑部街。農工商部在西單牌樓北粉子衙衛。理藩部在東華門外皇城根八顆槐。郵傳部在東長安街路北。都察院在前門內西刑部街。大理院在前門內西刑部街。欽天監在東四牌樓西馬市路北。太醫院在後門外東皇城根。

鑾儀衛在前門內西刑部街路西。提督衙門在後門外東帽兒衙衛。衍聖公府在西單牌樓太僕寺街。順天府在後樓東。大興縣在安定門大街東。宛平縣在後門外西。進士館在西單牌樓太僕寺街。(燕城坊巷小志)

閹割

都人生子。往往閹割觀爲中官。有非分之福。或投爲軍或賣綠入廠衛。穿白鞵刺事。又或十五結黨。橫行街市。間號爲闖將。其游手不自給者。目曰閹的兒。遇人移居賃運家具。而長班一項尤多。見士子居京進取。輒隨之釋褐後往來挾刺交謁。匪惟熱識縉紳邸舍。并嫻習各衙門相見儀。以是仕者便之。然門生屬吏。修謁

長班

必鑿其欲。而後許之入見。始進者未嘗不以爲憾。及爲達官。居要路。則每倚之爲耳目腹心矣。迨崇禎甲申都城一破。士大夫雖至不肖。未必盡甘心從賊。其如長班爭先其職。投名僞政府。并各言所居之地。於是按名而索。降者授官。未降者刑辱。現任候補諸員。無一得免者。(白頭閒話)

衙

此風久已無之矣。(日下舊聞考)

京師人呼巷爲衙衛。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鷩鳥可以止衙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衙。獨衙字未經

見。(疑耀)衛術二字。元人有以此入詩者。術字載在說文。收入廣韻。兼平去二音。初非俗字也。(日下舊聞考)

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分三院。第一院在沙灘。民國建。第二院在馬神廟。前京師大學堂舊址。第三院在東安門北河沿路西。前京師醫學館舊址也。按馬神廟即明御馬監馬神舊祠。廟基舊在街之稍北。乾隆二十年移建迤南。為御馬圈街。有清大學士忠勇公傅文忠公恆賜第。又野獲編載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按即今東安門內之宗人府新署。北京大學與華北大學。會因爭賃。訴之法庭)。入內門。自御馬監(即馬神廟)至西海子。(即今之北海)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設場賣易。可見馬神廟一帶。在早歲頗稱喧鬧。又街東迤北有喇嘛廟。名嵩祝寺。黃教首領章嘉呼圖克圖駐錫地「京倉」在焉。寺為明番經漢經兩廠地。(燕城坊巷小志)

十 漢 海

十漢海傳為明相國園址。邊袖石詩。淼淼魚波浸滿陂。觀蓮節屆總相宜。豈知九月霜飛後。葦折蘆枯又一奇。插溜翻銀雨濺珠。晚雲挂樹淡模糊。酒船掉入花深處

。便似江南賀監湖。平泉花竹翠迴環。相國樓臺占此間。二百年來人事改。夕陽青映隔城山。飲水新詞製最工。烏絲格調宛相同。笛牀琴薦清歌夕。猶有平原結客風。鷄頭池酒誰能記。綠水亭荒不可尋。小立平橋一惆悵。西風涼透白鷗心。(雪樵詩話三集卷十一)

王 公 廠

宣武門內迤西象坊橋之北。有衛術曰王公廠。分前後之名。按明水軒日記載。工部有五小廠曰。營繕所。木工也。曰寶源局。金工也。曰文思院。曰王公廠。俱絲工也。曰皮作局。革工也。是明代王恭廠實官辦絲工廠。又據燕吏載。「王恭廠掌廠太監一員管營造錢糧。與盜甲廠同。按盜甲廠故址。在今崇文門內。」「暑在都城西南隅。」證以方位。是今之前後王公廠。即明之前後王恭廠殆無疑。(燕城坊巷小志)

琉 璃 廠

師範大學在宣武門外琉璃廠中間。地舊為琉璃廠。按工部舊設五大廠。曰惜薪廠。曰琉璃廠。曰柴廠。曰木廠。曰炭廠。琉璃廠與黑窯廠。(今南橫街南。有地名黑窯廠。疑即廠之故址。)同為燒作甄瓦。及內務府器用之所。前清庚子後於其地設立五城中學堂。旋改辦優級師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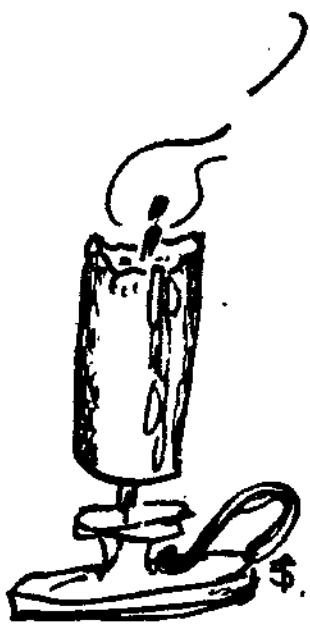
學堂。民國後改稱高等師範學校。師範大學。琉璃廠前空地名廠甸。每歲新正上半月。例有市集。又按宸垣識略載「燈市向在東安門外。今散置正陽門外花兒市琉璃廠猪市菜市諸處。而琉璃廠尤盛。廠甸陳設雜技。鉦鼓聒耳。遊人雜踏。自正月十四五至十六七而罷。名曰遊廠甸」。(燕城坊巷小志)

龍 樹 寺

龍樹寺。本唐興誠寺。久圯。嘉慶中有松筠菴一。浙西僧修之為松筠菴下院。補植倒槐一樹。金匱顧侍郎舉題曰。龍樹寺。邊袖石詩。蘆葉秀搖三面水。柳絲涼結半城陰。足盡其勝。(雪樵詩話)

帝 王 廟

西四牌樓西。羊市大街路北歷代帝王廟。東西有增名景德。故亦稱景德街。有滿蒙漢藏四體書石碑於門前。王公以下。至此均應下馬。行人皆走照壁後。清末馬路告成。此禁始弛。廟建於明嘉靖十年。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朝。疊經重修。景德崇聖殿中崇祀太昊伏羲氏以下至明愍帝。西廡配饗歷代名臣周公旦至李賢位。東廡配饗歷代名臣風后至劉大夏。均有木主。據禮部則例載。每歲中月擇日致祭。清世宗會親謁行禮。民國後祀典久廢。(燕城憶舊錄)



燕歸來筵野錄(續)

演璧

北京一年中之習俗

十一月

(一日)翻褂子燕京歲時記

(十五日)月當頭燕京歲時記

冬至

穿陽生補子蟒衣 懸綿羊引子畫 消寒圖 酌中志 婦製履寫帝京景物略 賀冬簿帝京歲時紀勝 吃鯉鮑帝京歲時紀勝 進歷析津志 頭腦酒明典故紀聞 出大差書

京風俗志 消寒會帝京歲時紀勝箋補

雜事

吃辣湯 吃生燭肉渾酒酌中志 溜冰帝京歲時紀勝 食兔羹 報娘恩 始擊羯鼓北京歲華記 鮮品帝京歲時紀勝箋補

熬粥供佛帝京歲時紀勝箋補 (二十三日)祀灶帝京歲時紀勝 貼門神天咫偶聞 女不祭灶舊京風俗志 (二十四日)蒸點心 辦年 穿葫蘆景補子酌中志 南人祭灶日下舊聞考 (二十五日)接玉皇帝京景物略 禁婦孺晉駕帝京歲時紀勝 (二十七日)齋沐帝京歲時紀勝 (二十九日)迎年鼓 小除夕 拜別 宜春貼 寫好字北京歲華記

十二月

(一日)號佛帝京景物略 (八日)吃臘八粥酌中志 御河起冰帝京歲時紀勝 送粥副茶燕京歲時記 雍和宮熬粥聽經 寺院與八大利

辭舊歲 將軍炭 草里金酌中志 送玉皇迎灶君 藏鬼楷中 收瘟鬼 燒松 煙歲 懸亡影 辭歲 守歲帝京景物略 丟百病 聽識語帝京歲時紀勝 鍛磨齋僧園逸語 晒歲 藏香 搖錢樹 壓歲錢 供佛花 天地果燕京歲時記 送財神爺北京指南

雜事

進薰花酌中志 送禮節 謝先生 魏炭金 賣年畫燕京歲時記春聯攤北京指南(完)

題燕京訪古錄

滇南王人文豹叟

閒從逸老話興亡。荆棘銅駝感帝鄉。幸有張華勤筆記。千年城闕百滄桑。訪古行經野史亭。春明夢影酒微醒。幽燕王氣消沈盡。只有西山一點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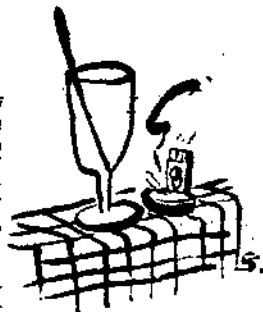
詞家寫真之回憶

耐充

人生剎那，如電如泡。其點倪迂之筆，繪道子之圖，託以丹青，垂諸奕禩者，非無故也。昔李白奉旨填詞，名震一時。嘗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望若仙人，而世有繪之者。蘇學士詞，銅琶鐵板，傳播人間。其在儋耳時，過黎子家遇雨，乃借笠屐而歸，人亦爭畫之。政和甲午易安居士纔三十一歲，畫有其像。趙德父題云：「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令。真堪借隱」。清初陽羨陳檢討其年短而多髯，衆以陳聲呼之。所作詞有千首，每首疊韻至十數次。某住持爲作迦陵填詞圖，坐者一髯，一青衣童紫雲。余澹心題永遇樂云：「髯汝來前，我知汝心，汝知我意。湖海元龍，大牀自臥，碌碌輕餘子。騷耶奴僕，史耶牛馬，總在書生籠裏。乍相逢，虬髯直視。五岳胸中墳

起。六朝遺恨，半生落魄，都付馬蹄秋水。我見猶憐。世皆欲殺，弔客青蠅耳。賦成窮鳥，命鍾磨蝎，罵坐何知程李。看三毛誰添頰上，磊落如此」。錢塘項孝廉蓮生於道光時，貌清癯無俗氣，歿僅三十八歲。所作憶雲詞，膾炙人口。亦作有填詞圖，自題祝英臺近云：「展香箋。掛綠醕。相對兩眉嫵。笑問多情，甘作小雲否。幾會奉旨填詞，偷聲減字，便消受華年一度。自吟苦。任教彩壁旗亭，爭唱玉田句。金縷琵琶，嗚咽怨秋雨。可憐青兕今生，封侯無分，儘修得劉郎花譜。」余不日度量。妄擬詞人，作耐充室填詞圖。吾友梅縣張更生題云：「紅粉知音伊古難。唱隨况復勸加餐。文情哀樂得寄託。黃絹蕭白充騷壇。無諸臺畔有陳子。湖海豪氣擅文翰。南游嶺外北塞上。烟波風物

萃筆端。美人香草傷遲暮。詞客秋風老玉關。中年喪偶情何遣。鸞膠再續春明妍。線許大官奚足道。徵歌選色狂銷魂。公瑾回顧小喬伴。英雄兒女妙因緣。書城侍坐窗几安。口脂香處動低鬟。取騷取子或詩賦。抽思乙乙添簡編。紅牙鐵板倚聲就。商量斟唱兩嫣然。珠簾夜月偶難燭。神仙相望隔闌干。迴腸盪氣譜一闕。聲出金石揚清芬。笙簫合律入雅奏。肉聲抗堅絲竹繁。旗亭畫壁原一例。樂府遺響宮商宣。郎自善歌儂點拍。髯鬚畫眉韻事傳。衰草微雲嬌復爾。花蕊舊曲今猶存。慷慨哀怨相雜作。青衫紅袖漬淚痕。被之管絃鳴一時。施以丹青垂百年。涉筆品題倘合拍。玉堂春在語常溫」。此蓋亦結習未忘，標榜爲高，如吹劍首之一快焉已。



揚州華嚴道場及其他

玉 年

揚州瘦西湖及平山堂之風景爲人所樂稱。而城北面一帶之風景尙較較及者。是篇所敘爲城北面自梅花嶺起，至豐樂下街止。

梅花嶺在廣儲門外迤西。嶺下爲明督師史正公可法祠。忠正既殉國。遺骸已不可得，乃檢其衣冠葬於嶺下。並於墓側建祠祀之。有清一代名人之題詠美不勝收。雖幾經劫亂，幸無磨滅。忠正有遺筆七言聯一副，及臨難時所作家書。均鑄石存祠中。（有拓片出售）聯語爲「自學古賢修勁節」，「唯應野鶴識高情」。作狂草。人謂似岳忠武。余以爲險絕處有逼近懷素者。顧其藝事爲大節所掩。而不感稱於世耳。家書詞意沉痛。爲軍中倉卒所書。然亦點畫井然。於以見忠正當時從容就義神明不亂之景象。嶺側有樓閣迴廊數事。曲折有幽緻。足爲文人暢詠之地。

由梅花嶺西行可半里即達天甯門。天甯寺在焉。寺在晉代爲譯經之場。佛教中最尊最上之華嚴經即譯於此寺。按華嚴經梵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國得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陀跋陀羅手執梵文。譯梵爲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爲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譯訖。共爲六十卷。俗曰六十華嚴。又唐于闐國三藏法師實義難陀與法藏義淨等於武后時譯成八十卷。俗曰八華嚴。又唐貞元間般若法師就入法界品一品譯成四十卷。

名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俗曰四十華嚴。以上三譯。爲中國流通最廣者。相傳佛陀三藏譯經時。硯池之水向不須換。日有小青龍送水至殿。衆見青龍送水後入於寺前井中。於是名此井曰青龍泉。（見天甯寺碑記）。此寺莊嚴廣博。爲維揚諸寺之冠。其後有樓三層高聳雲表，內藏大藏經。層層均供華嚴三聖像。（毗盧遮那佛文殊普賢二菩薩）寺門有邑人陳延韜所書「晉譯華嚴道場」數字。蓋此寺以華嚴得名。於華嚴之因緣最深也。寺右有普同塔。以僻在一隅。遊人罕至。幼時每偕同學往遊。一日僧人啓塔相示。塔中白骨纍纍。云係十方遊行僧所檢拾者。予當時頓覺人生碌碌一世。終不免於白骨微塵。殊覺人生之不究竟。悠然有出塵之想。塔前有殿一楹。供華嚴祖師像。（疑係唐貞觀間帝心杜順和尚）。

出寺右行不十步即御碼頭。蓋清高宗南巡時由此登舟往遊平山堂等處者。在昔畫舫鱗列於此。嗣則改爲小艇矣。現遊湖者。率仍於此置舟。再西行即豐樂下街。其間有茶肆曰香影廊。有吳熙載先生香影廊三字書額。短屋七八間。臨水。左右芳草豐茂。樹陰蔽日。老翁三五人常憑欄垂釣。或竟日不得魚。顧翁釣如故。殆寄情於釣而其志不在魚也。又有茶肆曰冶春。有謂係冶春詩社舊址。其間泉石花木亦有可觀。遊罷入城者率多經此。一時衣香鬢影猶若山陰道上。而寺中鐘磬頻動。梵唄幽揚。若催遊客日暮言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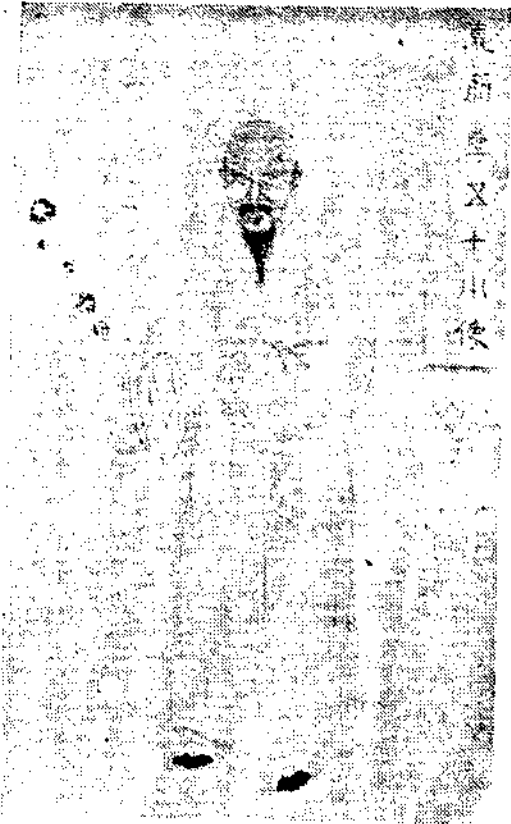


俞曲園太史遺像

(上) 俞曲園先生誕生百二十年紀念遺著
遺物展覽會



(下) 俞曲園先生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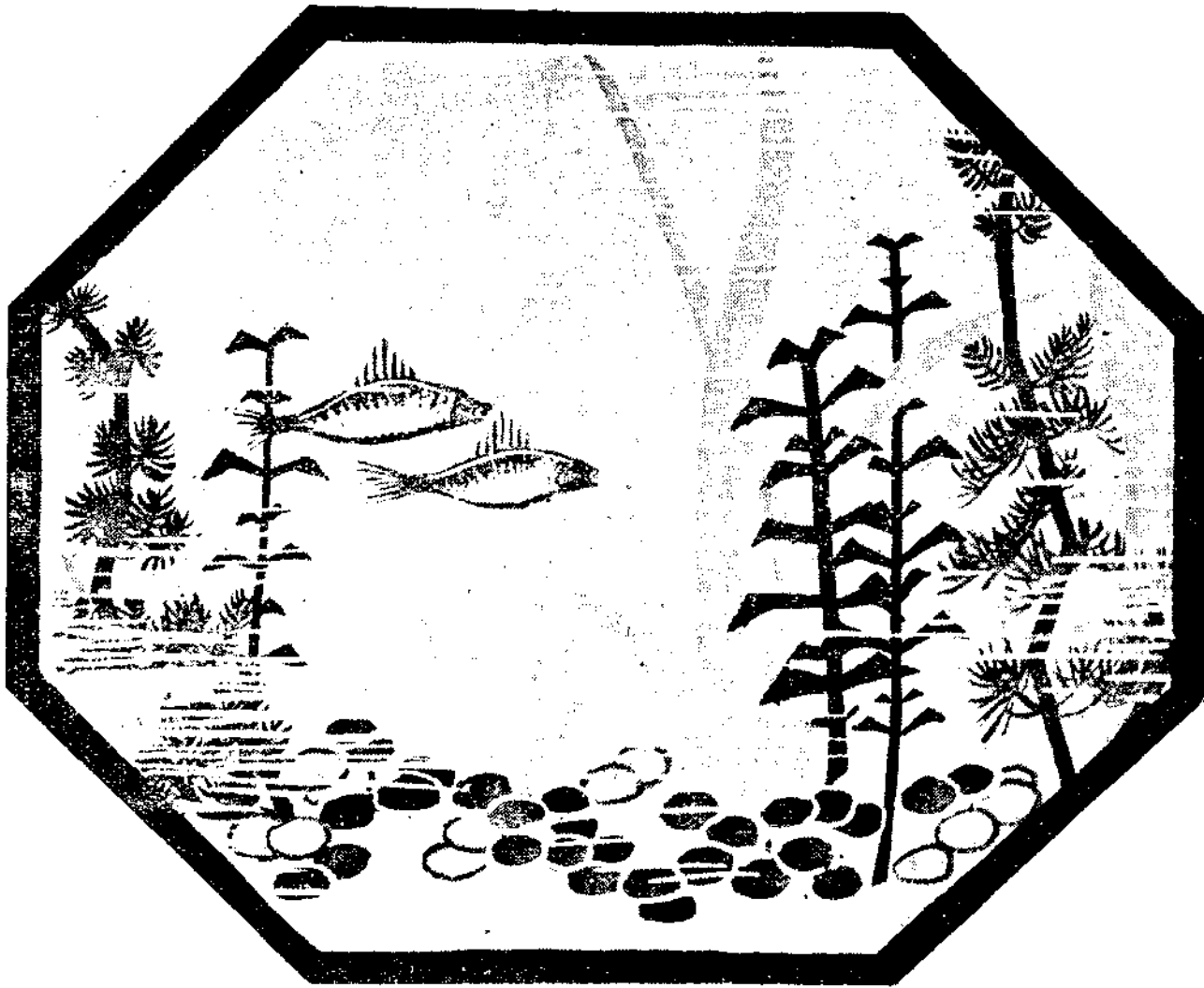


袁簡齋先生小像之二

袁簡齋先生小像之一



袁簡齋先生小像之一



水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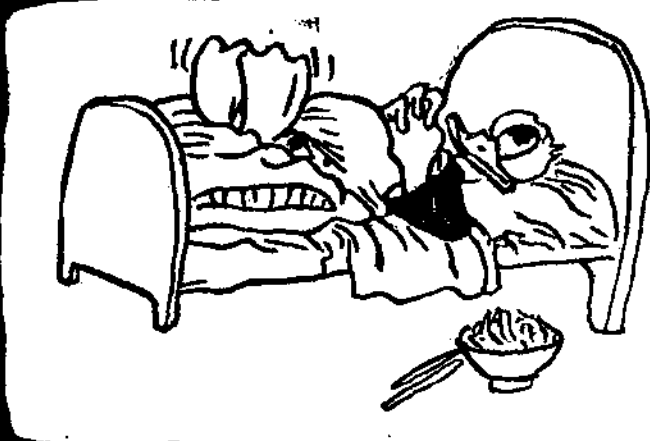
黃劭之畫

三鴨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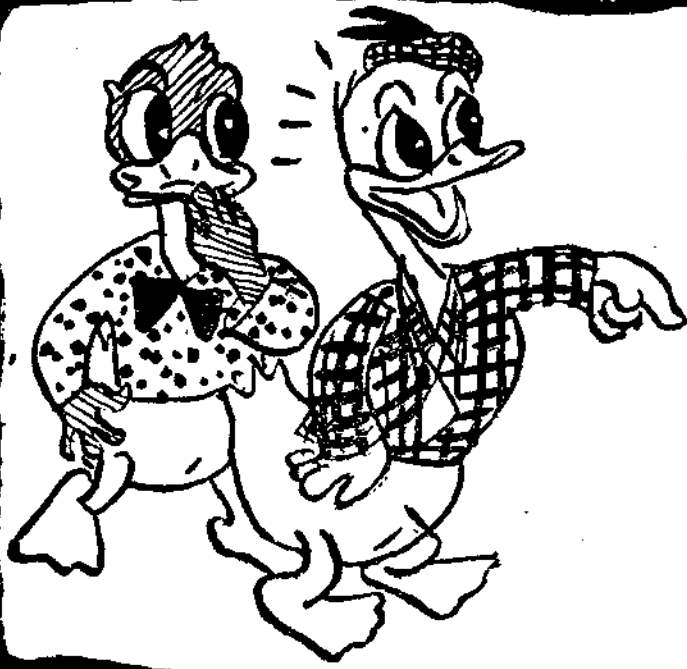
皇雲閣主之甲戌年詩稿中，有一章寫實的
可歌可泣之鴨子戀愛故事，題曰「三鴨謔」，
共分「七輯」。今余摹仿 WALT DISNEY 之
米老鼠（卡通）筆法，每輯各作一圖，主角分：
鴨大夫——穿綠衣
鴨太太——穿花衣
鴨——穿黑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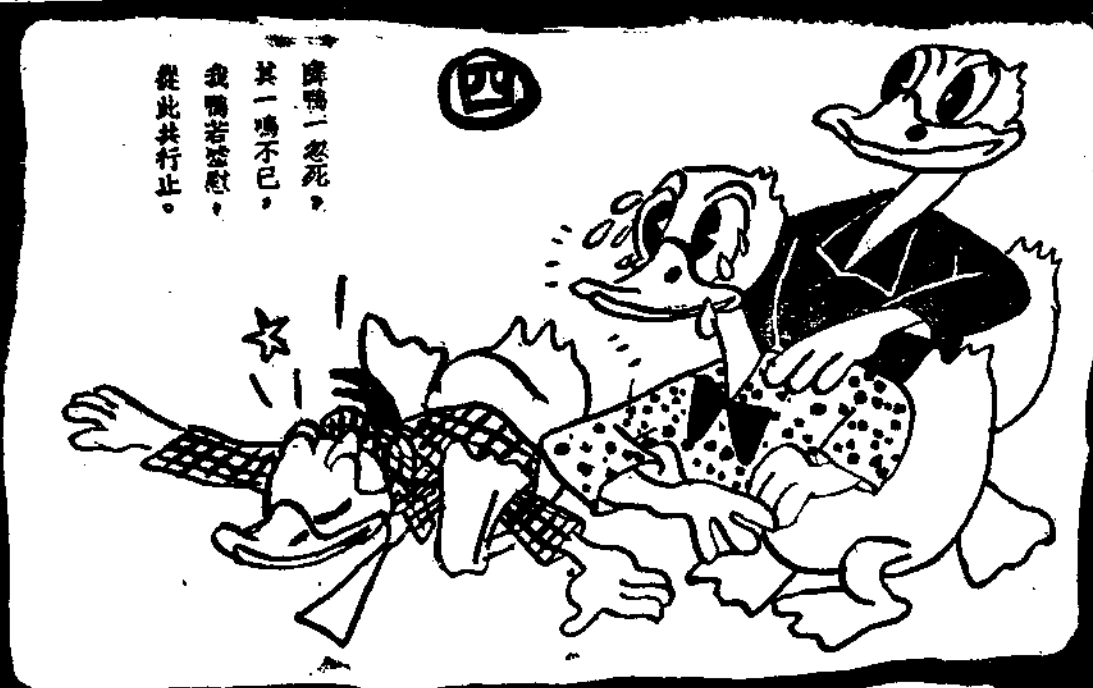
① 隣家有二鴨，清曉放田間，不用人看管，日家自引還。



② 我家祇一鴨，孤鳴振羽翼，甚般堆盤盤，生疏不肯食，隣鴨日以肥，我鴨日以瘠。



③ 驅鴨上田頭，使與隣鴨辨，隣鴨自有匹，不肯相網羅，雙影水一涯，孤影還自愁。



四

隣鴨一忽死，
其一鴨不已，
我鴨若怒，
從此共行止。



五

隣家放鴨早，
我家放鴨遲，
隣鴨待我鴨，延
望頭為疲，須臾
我鴨出，雍雍相
追隨，隣鴨前何
倨，其後又何卑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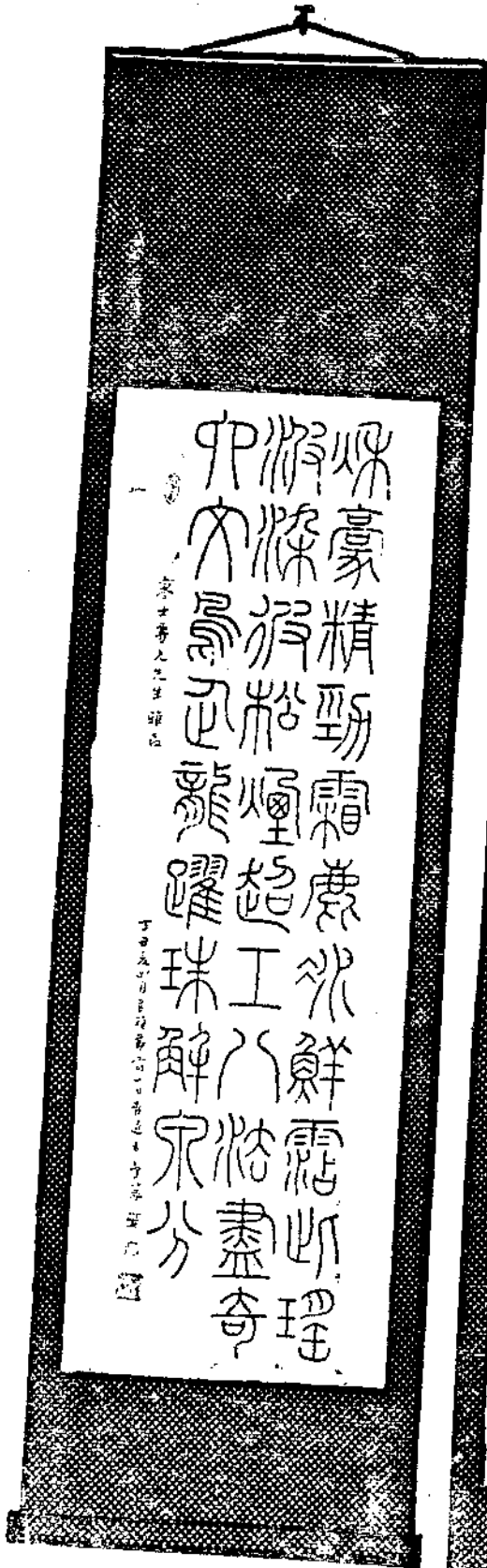
隣鴨待我鴨，我鴨
不復出，隣鴨日
空咄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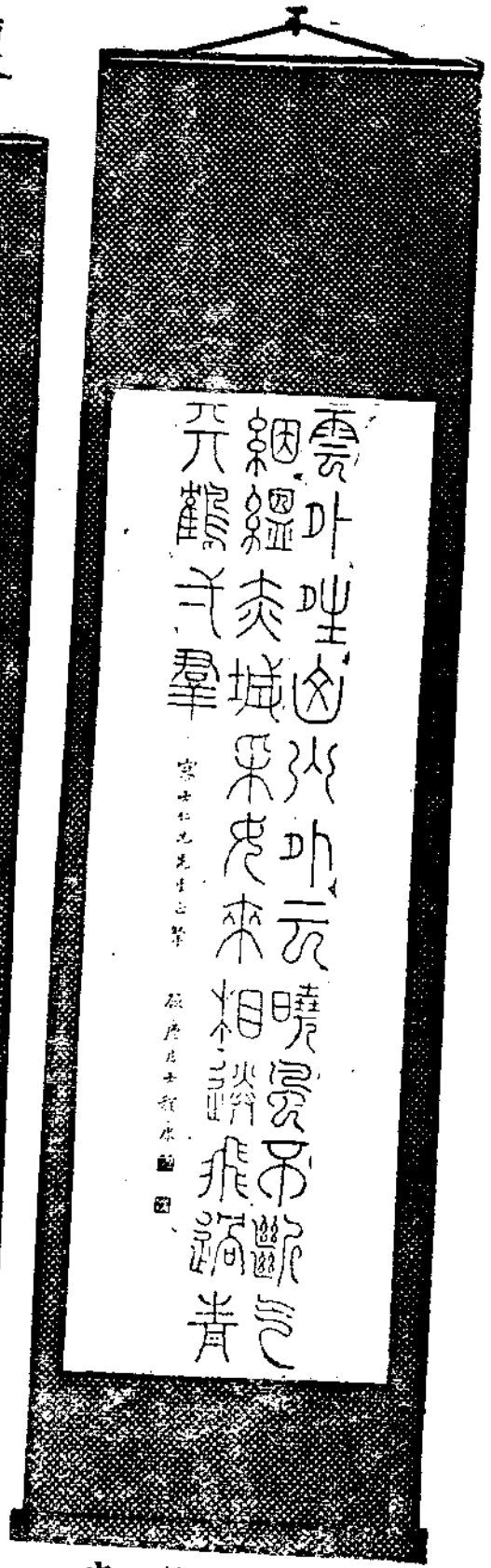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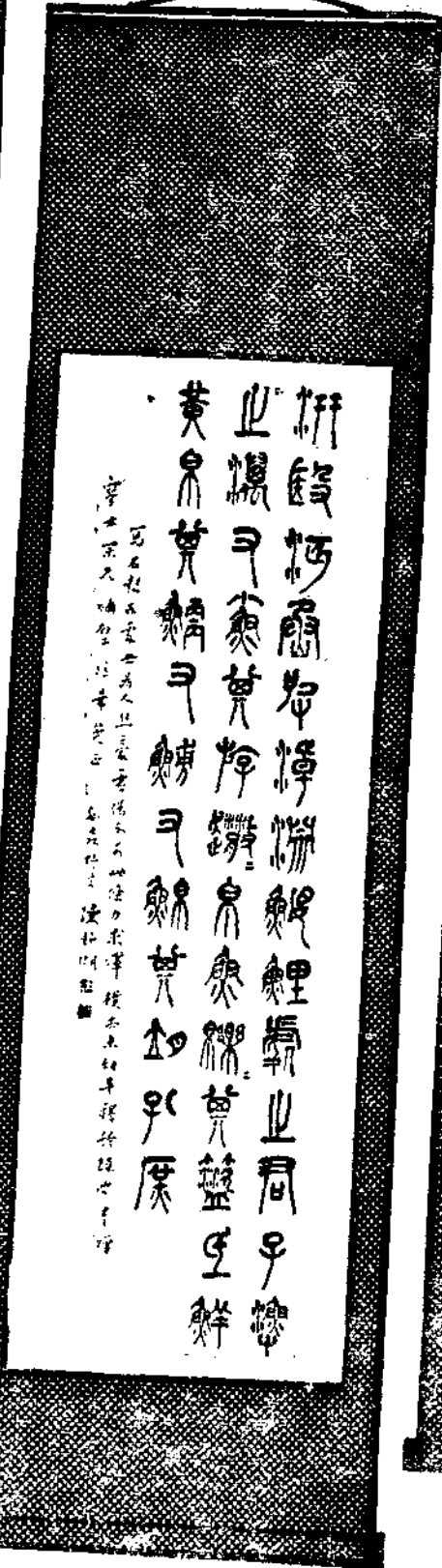
七

我鴨日以肥
，祭祀付一
割，隣鴨日
生卵，隣家
未忍殺。

陳獻湖石鼓



高豐篆書



程康篆書

死的子弟

(下)

諾金

在鄭太太去後的第三天吧！文秀乘着無人在房中的時候，向彬凌悄悄的道：「明天我們到白宮影戲院去看電影，我有話向你說」。

她是忘記了叫彬凌爲蔣先生了。

彬凌聽了她的話，還以爲她有什麼緊要事向他開口，因家中人多不便而又有俊華在旁，所以才約到外邊去，也慨然答應她準時赴約了。

第二天在白宮的包廂中，有他們二人做了顧客，這是他們第一次的約會，都無心看銀幕上的表演，只低聲密語的談心，文秀那一雙他看了而想到今天的玉手才安全的被他握着了。

她說出了內心的痛苦，她反對母親的出賣，她更痛恨鮑旅長的惡霸，她最後向彬凌說：「我的婚約，原爲家人父母而訂的，現在父親死了，他不接濟家用，我決不嫁給這樣一個蹂躪女子的軍閥。……」

「我情願嫁給一個文人，就是窮，我也安心」。

這幾句話才打動了彬凌一向不會動的心。

接着文秀又說出一些關於俊華的短處，說她並不是丈夫怎樣不賢，實際上她還是在外面有男朋友，才鬧出了家庭

間的糾紛，自然她說這些話的用意，彬凌完全知道，是想打斷他繼續愛俊華的心。

本來他不愛俊華的，經文秀自己送上門來的愛，焉有不歡迎的嗎？只是爲了同鮑旅長訂婚，是難得解約，又不免有些灰心，就說出了這個問題的利害關係，勸文秀還是爲家庭而犧牲了吧！

文秀說：「第一與我有理由毀約，因爲他是有婦之夫，不能重婚？第二呢！我們可以遠逃海港，一輩不與他見面，十年八載事過境遷，他也不會來計較，只要我們用心用力的奮鬥下去，家中的負擔，大哥和弟弟也可以支持一部份，我們暗地貼補一點，那也毫無問題了」。

她這一席話，是逼着彬凌答應她的要求，那知一個原來追求不得的人，現在自動許可相愛，還有不允許的嗎？他不顧一切的在黑暗中抱着文秀接了一個深長而又甜蜜的吻，他們從此相愛了。

以後在家中二人的行動，陡然親密起來，家裏的人們都很就憂，因爲知道在鮑家方面是交代不過去的，那位俊華呢，也窺出他們的隱秘，總覺得文秀隨處都表現愛上彬凌了。就以吃飯來說吧！她近來最歡喜同彬凌坐一方，而且還殷勤爲他檢菜獻茶，比較以前師生之敬愛大不相同了。

俊華就開始警告文秀，又警告彬凌，勸他們彼此不可糊塗下去，將來是不可收拾的，這些話俊華是苦口婆心的天天在他們耳中說，但他們都不聽，熱愛使他們忘記了一切，不怕一切。

幾次有機會使彬凌與文秀衝破最後的防線，然而文秀都戰勝了。她說：「我們不到成熟的日子，不離開這魔鬼的區域，這個我是不能給你的，自然我永遠爲你保存着，我們接

吻是表面內心的訂婚，你等着吧！凌！」

這些話使彬凌無法再向她攻擊，也就按住了那股怒火向俊華身上發洩，因此俊華信實了他們沒有關係而彬凌仍在戀愛着她，俊華放了心，對於彬凌更是百般的安慰。他呢！也在寂寞時離不了俊華，在他的心中俊華也可以作為妻子了，既沒有什麼不合他的條件，可惜的她已有了丈夫。

他時常這樣想：「我是一個鰥夫，為什麼同一個有夫之婦發生關係，又為什麼同一個訂婚的女子談講戀愛，這兩樣罪惡，我都一齊同時犯了，將來一旦公開，我的名譽豈不掃地？那麼政治生命，也就斷絕了」。從此他有一個猛省，似乎對於文秀與俊華都不敢再續愛着下去。

那知走到鄭家，先前的思想都忘記了，文秀的媚態，隨時都能使他銷魂，俊華的安慰，更會使他沉醉，他是無力拔出這愛海啊！依然照常混他們甜蜜的糊塗的光陰。

鄭家的右舍左鄰，又起了謠言說：「文秀要嫁與彬凌了！」

鄭太太回家不到半點鐘，他們三人的行為都給她知道了，但是一盤問那位未婚的姑老爺鮑旅長的消息，仍是沒有下落，她不免也有些動搖，似乎對於文秀的毀約論調，也有點贊同，在她眼中看彬凌有兩個最好的條件，第一是他沒有妻子，其次他是一個文官，不會有在戰場上死亡的危險，不但不會備文秀，反而加入排斥俊華陣線，開始在彬凌面前說俊華的一切過去不正當的歷史，這實在是推毀彬凌愛凌華的勁敵。

彬凌也就天天去鄭家，更大明大白的活動起來，俊華在那時候，也少有到鄭家去，更少會同彬凌會面了。

一天在軍部秘書處，彬凌接着一封是由專差送的信，上

面有簡短的幾句話：「你枉為讀書明理之人，你現在幹的什麼好事，自問身上穿了幾件鋼馬甲呢？」下面署名「不平人」。

這短短幾十字，正如一顆炸彈投在彬凌的心中爆發了，他才想到鮑旅長還有家人在此地，還有朋友親戚在此地。無論如何這個面子，鮑家是不肯失掉的，要染指於文秀，那只好以性命作犧牲，並且還要早日逃歸才行呢。

性命他都願意為文秀而犧牲，只是出亡以後，政治生命沒有了，那就一世過着極窮困的生活，他恐怕文秀不能忍耐到底，而中途生了變更，豈不白白犧牲了嗎？為這封信，他決心斬斷了這縷情線，而從事自己的工作，和待有另外機會再談婚姻問題了。

彬凌有他的果斷，一收煉就會冷淡接連五天不到鄭家，她們都不知道他因什麼事生氣了，在第六天上，鄭太太親自來拜訪他，接到他家去玩，這樣他情不可却，便同着鄭太太去了。

文秀見了他只是哭，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彬凌就安慰她，又推故說些未去看她的原因，他幾次想把內心的話告訴她，他覺得沒用了，如果說出來，那只是等於毒藥或鋼刀，都會致她於死地的，總算敷衍好了，假裝快活的過了一天。

此後他竟搬了家，不會再到過鄭家去，在他呢！自問對於良心上受了無上的譴責，但對於鄭家及鮑家，却交代得過去了，俊華因了這個關係，也同他往還稀疎了。

彬凌在這樣一度「空追」之後，自己倒感覺十分寂寞，而求偶之心，便熱烈起來，因了偶然一個關係，他的部下吳舍明的太太，介紹了她的一個同學李玉蘭給他做朋友。

玉蘭出自世家，人品與學識都比文秀高尚多了，他們一

見面就傾心，真是萬里姻緣一線牽的古話，他們毫無阻礙訂了白頭之盟，而且雙方都是政界，在訂婚之日，男女兩家，各有一個師長訂婚，在本城本年度是第一家豪華的訂婚。

消息傳入了鄭家文秀的耳中，她內心不知如何的悲憤，登時吐了一口血，一睡就臥床不起了，鄭太太並不知道她的女兒是為彬凌訂婚而生了病，還在為俊華抱不平，以為他不應當對俊華始亂終棄，但又想到俊華尚有丈夫一層，也就平心定意不講話了。

不久，鄭太太又生了一個最末而不能見父的女兒，因為歲數較大和心境不寧在產後一月中，致病死了，這是鄭家的最大不幸，文秀在此刻更是無意於人間了。

她的母親亡故的消息，由俊華帶給了彬凌，他這次很虔誠的去弔孝，送了一百塊錢的聘禮，格外種種必須付給的費用，也由他一齊擔負了，對於文秀說了不少安慰她的話，但她始終不會答覆，惟有用眼淚來作答覆。

這一天在鄭家吃飯，飯還未終，那個初生不久的妹妹，忽的慘號數聲死去了，全家人又是一陣痛哭，彬凌不客氣的勸道：「這小小潔白的姑娘，到是隨着母親仙逝的好！不然，她在無父無母的情況中怎能生長成人呢？」他的理論，本來正確，不過死者的家族，是不願聽的。

當彬凌告辭的時候，文秀仍是滿眶熱淚目送他出了大門，這一件事她不會忘掉，常常對俊華說：「我是歡喜蔣先生的」！

這些話在俊華聽了非常詫異，覺得文秀神經失了作用，便說了多少安慰她的話，但是沒有効力，她從此以後，也絕口不提彬凌了。那嘆息的聲音，時常會由她口中發出來，本

來一家人都靠吃飯，她又是一個不婚而能生產的人。

一天，她獨自在房中靜想：「我倒底現在還應當活下去不？」這問題她疑惑不定的想在腦海中，「若要自殺吧！愛我的兩個男子都不得看一個的同情，鮑旅長是另有新歡忘記了我，蔣彬凌又何嘗不是棄我而與別人訂婚，他們愛我時為甚的苦追強求，棄我時何其忍心願意，男人！世上的男人，都是不把女子富人在看待，用之則取，不用則捨，他們的取捨太自由了。……」她繼續想到這些心思，頭便發昏，心房砰砰的跳動，熱淚不住的傾流出來，潮濕了兩腮，又是一場病了。

是一個深秋的午後，五點鐘打了，當地的一家最有名晚報出版，彬凌正同幾個朋友和他的未婚妻在他的客室談天，大家正是非常的高興，當差的送上那張晚報來，在本市版的第一條新聞標題，像電一般的快速躍入了彬凌的眼簾。

「孝女鄭文秀玉殞香銷」。

內容大概說：「本市鄭××夫婦，頗有交際手腕，平素結識軍政要人甚多，有女名文秀，美貌聰慧，頗有孝思，願以終身幸福而謀家人衣食，乃與某旅長訂婚，屈居第五姨太太。」

詎料匪軍興，某旅長開赴前方，一去數月杳無信訊，分文不匯鄭家接濟生活，文秀憂心如焚，典當養家，不幸三月前死其父，一月前亡其母，最近而又殤其妹。

伊感傷身世，憂心如茶，數日前忽而患病，延醫診治無效，已於昨日正午玉殞香銷矣。死後家事蕭條，棺材與葬費亦無着，家人乃以其訂婚金戒，及其人手錶，自來水鋼筆……等拍賣安葬，亦云慘矣」。

彬凌讀了這段消息，登時全身發抖，如受電擊一樣的恐慌，在座的人們還不知道他是為什麼突然變了臉色，他的未婚妻便扶他到室中去安睡休息。

他在床上放聲大哭，自愧文秀的死，覺得大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嫌疑，也是他可憐文秀清白一世，貧苦而亡，實在算是天地間的一體不平事，真所謂「紅顏女子多薄命」了。

當時他本來要去鄭家，一瞻文秀的遺容，作最後生死的一面，可惜處於極端嫌疑的地位，而又以「人言可畏」的原因，就只好忍痛的作罷，但一連七八天都是行坐不安，寢食俱廢，常常在無人的當兒，自己低聲叫道：「文秀！是否我誤了你的終身啊！若然！我願世上真有陰間，我願為你受到陰間應受的罪刑……」。

他幾乎發瘋了，天天都想把文秀的事蹟詳細的筆記出來，留在人間，給清白的女兒們做個模範。然而他的筆，不知怎的總不能寫出一個字來，只是文秀的一切，永遠是刻鏤在他的心版上了。

× × ×
在文秀的死後兩星期吧！俊華特地來拜訪彬凌，也就是專為文秀死的消息來報告他，以為彬凌還不知道。

文秀死的内容，在俊華口中乃詳細的說出來：「文秀因家遭大變，己身的婚姻無着，加之彬凌棄而不顧，非常傷心，於死前一星期到溫塘去洗浴，是同我一道去的，發現了她的身上有多少毒瘡，這種無名毒瘡，不知何故會發生，據她說會用多種藥膏擦治，都無效果，又因是女兒家，不願給醫生撫她的那潔白無瑕的肌膚，竟致無藥醫治，她苦這種瘡很羞恥，又以家境太壞，便悄悄服毒的死了。……」

彬凌聽了服毒二字，更為心痛，便插口說：「她太天真了，世上那有不了的事，經濟怎樣可以困人，婚姻也可自由解放，可惜當時沒有人去勸解她，才有這自殺的念頭。但，我對她在良心上是難過的……」她說到這兒眼淚汪汪的了。

「那末！我們為她辦理善後，請你接濟她的家庭中幾個遺老遺小吧！」俊華提出了這個要求。

「今後她的家用，每月我担任五十元費用，好麼？」

「這也夠用了，我想文秀在九泉之下，也會含笑感激你的。」

「我想去掃墓一次，不知她葬在那裏？」

「香國寺的西面三里遠的地方。」

「今天就去行麼？」

「我願陪你去一次。」

不一會，彬凌與俊華同車出了城，到香國寺西面去，因為隔了一條江，她們二人在渡江以後就是步行了。

本來俊華是彬凌的愛人，這一對秘密夫妻也覺得在無人的地方，加倍親熱起來，她為她的表妹文秀，而陪着彬凌去掃墓，自然是極其高興的，但這是悲哀中歡娛啊！

在香港國寺外的香燭店中，他們買了一些香燭紙錠，併肩緩步的走向了文秀的墓地，據俊華說：「這墓地還是一個慈善家施捨的義塚。」

本地的風俗，只要死後埋在義塚的人，就是應了「死無葬身之地」一句古話，會使人瞧不起的。彬凌聽了這件事，心中更是難過，便說：「將來我一定買地遷葬她，只要鄭家鮑家無一人出來講話。」

「這是不可能的事啊！他們還正在恨你刺骨，你有什么理由可以來遷葬呢？」

他們說着話在無意中已走到了文秀的墓前，只是黃土一塊，那上面的青草，都生滿了，墓前幾株蕭蕭的白楊，正在迎風搖動着，表示無限的哀思，四面都很靜，一股「野味」參進彬凌都市的心，他登時覺悟了。想道：「人在長眠土中時，倒很清閑啊！」

俊華燃了香燭，插在坟前，與彬凌併立致敬，她不由自主的啼哭起來，斷斷續續的哀號：「表妹！秀妹！你的蔣先生來看你來了，你知道不？他是無法實現你的理想，他願意今後接濟你的家用，你安心吧！……」

彬凌此刻也是號啕大哭，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慟哭女人，不，可算是愛人，是時幾乎天愁地慘一般的環境包圍了他們二人，最後他向俊華說：「華妹！我在上帝和你的面前，宣佈文秀是我的未婚妻了，因為我們接過一次吻的，她親口要求我們訂婚，我自己也承認她的要求，可惜環境不許。……」

他的咽喉發生了阻滯，說不下去了。

「彬凌，只要你到死時，還記得文秀的名字，我代表她

說，是死而無憾的！女子就是希望愛她的男子，永遠到死却不忘記她」。俊華便這樣的安慰彬凌。

接着她又說：「這都是軍閥魚肉平民演出來的一種慘劇，秀妹的死，並不是你有關係，澈底的說來，還是那鮑旅長的罪惡，同時我的姑母的糊塗，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總之，我的心上，終覺不安，假使我當日有勇氣，答應了她的要求，而又一同逃亡，豈不是我們歡喜快樂的還在一塊兒麼？」彬凌很傷感而又懊悔的這樣說。

夜幕漸漸上升了，文秀的靈魂似乎出來接受了他們的掃祭，坟前的燭光搖曳着，正像她生前的巧笑，彬凌有些感覺了，又彷彿文秀已從坟墓中走出來，想依附着他，他的毛骨都有些悚然了。

回家時，已是滿城燈燭，黑地烏天，第二天他用了俊華的名義，刻了一塊大理石碑，上面鐫着「香國幽魂」四字，送到文秀的墓前豎立，似乎有點兒安心，至今那字跡還是鈎畫了了呵！

(完)

洪佛矢聯語 岱

慈谿洪佛矢先生著有悲華經舍詩文集，偶出餘緒，作為聯語，豪宕工妙，茲錄數則於後。

集句云：「壯不如人，老可知矣。」
 「對而得謗，名亦隨之。」
 又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東家劉伯倫，西家王無功。」
 雜題云：「嗣宗酒狂，不言人過。」
 「曹溪祖位，未識梵文。」

又云：「與公瑾交，如飲醇酒。」
 「讀孟堅史，似嚼梅花。」

又云：「客有來時，人相鬼相苦。」
 「我所到處，詩多書多酒瓶多。」

壽威駿園先生云：「生十萬卷中，忘李鄴侯功業。」
 「從三千首後，學陸務觀詩篇。」

輓孫仲容師云：「三年我類羊公鶴。」
 「一去公真老子龍。」
 輓趙八云：「我醇酒，君婦人，

惺惺惜惺惺，本無可說。」
 「水長蛟，陸猛虎，去去復去去，望勿重來。」

輓馮君木云：「老淚肯輕揮，注海傾河，大似放翁哭元晦。」
 「斯文有正宗，揚風挖雅，敢同秋谷議漁洋。」

自輓云：「少時與陳天嬰馮君木齊名，酒德累君，短翼差池同斥鷃。」
 「晚歲以華嚴經寶藏論為伴，神通證佛，玄雲慘澹恤羣能。」

蠻子營的故事

(續)

淳

「滾出來」！他粗暴的吆喝着：「快些滾」！

草堆裏一點動靜都沒有，土匪猛烈的走向前將草堆用力一抓，突然發現，哇！哇！哭嚷的聲音，這如意子正緊緊摟抱這兩個小弟兄縮成一團，在這裏驚號。土匪喝令她走開，自己在草堆裏，四處翻動，瓦罐子被他尋着，將手掏一掏來看，全是銅角子。這時黃大寡婦看見，真是心如刀割的，不禁抽噎的暗泣起來。隨後這幾個可憐的被掠奪者，強逼着脫衣檢查，最後輪到這渾身粘滿乾草的鄉下少女，她只哭嚷着不依，土匪發怒的威嚇，黃大寡婦不住的哀告，急得這土匪只咬腳怒罵，正相持不決間。門外突閃進一個高長個子年紀很輕的土匪，背着盒子砲，同樣拿着手電筒，像命令似的向初進的同伴喝道：「完了嗎」？那同伴指着如意子說：「賸她不肯檢查」那頭目說：「狗養的！滾出去！替老子把門，她不肯，你就讓她不肯嗎」？把電筒一指，一手猛握着如意子的手臂，用力一拉，她幾乎跌倒，立逼她要脫個精光檢查。黃大寡婦又急忙跪下向這目露兇光的

土匪頭目哀求討饒，這頭目猶笑的說：「我們拚命而來要的是錢。有錢，便吧了。沒有，便拿命來」。

在這性命關頭，她母女明知再也哀告無效。做母親的，一邊哭泣，一邊替女兒將上衣脫去，遞給那土匪頭目。

雪亮的電光，照着這少女裸露了上體，把兩隻胳膊交叉的掩着那隆然的胸部。他檢查完了！喝令她把臉朝過來。

這少女朝轉了這不住抽噎的臉，把頭垂下，那豐滿飽圓的腹部，一出一進的鼓動。

「下身也得搜搜」。

「大爺少作業些吧！真個沒有，便沒有了！難道藏在肚皮裏麼」？黃大寡婦哀告道。

「有錢便趕快拿出來！沒錢，便讓姑娘賠老子睡。難道讓老子空手出門嗎」？

「大爺是講道理的，頭上還有青天哩？算是饒了我們這禍吧」！說着不住的叩頭哀告。

「靠你媽」！拍的一響踢了黃大寡婦一脚，「讓你看老子的利害」，一手牽着裸

難
(上)
(儒果)

「呀！這麼可怕的經過嗎？」當朋友們聽了我的講述避難的事情過後，總是這樣不信地問着。

「是的，在你們也許以為是一個故事而已，而我呢？一年來的時間，使我懂得了人情世故，也許我更糊塗了，過去的像是一個夢。」父親老對我說：「別忘了這次的經過，青年們一忘了又會猖狂起來。」幾次總想寫下來，現在握筆，可是心情却非往昔可比的了。人家說：「你在自己麻醉自己。」我却說：「緣何自苦？」

我神經過敏地以為有人

了上身的少女，喝令她走出去。

她扯着她母親哭嚷着救命。黃大寡婦着了慌，也顧不得這兩個哭成一團的小娃子，不顧性命地趕忙抱了土匪的腿。土匪發了性，拿着電筒沒命的向這為母親的頭亂捶。拖了她的女兒簡直和拖了一件笨重的傢伙似的。嘴裏還怒罵說：「你這狗養的娼婦，你還敢動嗎？你要嘗嘗老子的利害」。

× × ×
 滿屋裏是哭泣，抽噎的聲音，黑暗中，充滿死的氣息。

黃大寡婦坐在地下：「唉——唉——呀——呀——」很凄切的哭着說：「報應呀！我的兒呀！——進寶！進寶！你在外面定然造下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情了！你自己揆揆揆刀的死了，還要報應在家裏了！我們今後也不要活了！老天爺呀！老天爺呀！我的兒呀！……」

「你嚷甚麼？甚麼進？——你的兒子麼？」土匪頭目在外面吶吶的問。

「哎——呀！大爺問他做甚麼？我哭我的已死兒子吧了！他名進寶，他十三歲的時候在外面了。我的老天爺呀！造業呀！」

「你便是進寶的媽麼？」土匪跳下床，向黃大寡婦驚疑的詰問。

「怎麼不是他媽哩？」
 「怎麼會在這蠻子營哩？」

「我投奔到姨夫這裏。這便他家。這兩個娃子，便是進寶的表兄弟。」

「外面的女人是誰？」

「外面的女人是進寶的妹妹；如意子」

土匪愕然半響不語。他低頭至胸，發出呢喃澁滯而鈍澗的喉音，像對自己說道：「她——是——如意——子——如意子！……呀！呀！呀！——呀！……突然，他扯自己的頭髮。用拳頭砰砰的捶打自己胸部，痛哭起來。他大聲呻吟的哭泣，像一頭受傷野獸負痛的嗥叫。他倒在地下亂滾：「我真該死了！——該死了！——我是進寶呀！我錯了！我的媽呀！我的媽呀！」

「你是進寶嗎？你不是死在外面嗎？」這寡婦，也驚訝，又着急，瞪大兩眼向這土匪兒子細細辨認。覺得當真是她兒子。停了哭聲的問。

「不錯呀！我是你十三歲走失時的兒子呀！」

這為母的，那時重又嚶嚶大哭起來。她覺得這突然發生底事情的結果，怎樣羞辱和可怖！她受了這致命的打擊，也不暇計及誰的過錯。她只覺得這又是命運對她惡意的擺佈。又聽得如意子在床上淒淒切切哭得很傷心，她拿什麼說話來慰藉她哩？她沒法再求生存掙扎。她一面哭罵着說：「我們不要活

敲門，輕輕地走到門邊，看看信箱一無所有，我心中有些怨怪他了，為什麼老沒信，我們也許就這麼永遠分離了，回到廳堂，四叔叔匆匆走來。

「二嫂，怎麼了呢？飯吃得下嗎？」他坐了下來給母親按脈，母親躺在睡椅上。

「呃！病不見輕，呃，大家都慌得那樣，你的二哥還在學校裏。四叔叔，打仗要緊嗎？我反正活着也是這樣。」

四叔叔在開藥方，弟弟從房裏竄出來，命令地說：「聽報告！」「中央廣播電台XGOA……收復廊房」弟弟跳起來了。伯父從烟牀上爬起來，呷一口沸茶，潤潤喉嚨：「不要高興，總是學生們搗蛋。」又抽起雅片來啦。

我儘是忙着裝理東西，貴重的，破爛的，要用的，要藏的，整個膳堂後房都是

了！你這挨刀的，既當了強盜，就死在外頭吧！偏要尋到家裏造下這等傷天害理的事情。要是給人知道了！我們怎樣過活！你這挨刀的強盜呀！害得我們好苦呀！」說完，搶到壁上，把頭碰過去。這時。兒子着了慌。急忙抓起來，把他母親緊緊抱住。跪在地下，不住的叩頭討饒。

這幾個人都忙哭成一團。外面的土匪弟兄，莫明其妙地在門外張着。

「嗚呀！兒子活是該死，真對不起你老人家了！在外面混了這許多日子，家裏人的臉龐，那裏記得清楚？何況你們搬到這裏來，我那裏能預料呢？我過的日子并不快活，世上沒有甚麼比做強盜更苦的了！我們的弟兄，三天以來，沒有正當當喫過一頓飯。我也是剛才到這裏，才算喫到一頓好好的白米飯。我們造的是害人的勾當，也當心被人所害和暗算。看人們使使眼色，弔在背後，便提心吊胆地害怕是眼線。我們四處逃避，沒有好好一頓睡覺。要不是強盜，便全是我們的仇人。時時刻刻有被人們置於死地的危險。爲了保持我們生存的機會，遇有敵對嫌疑的人，便須先發制人。并不是我們比常人格外兇殘。既是這樣，我們有什麼好過哩？就使「買賣得手」也沒地方花錢。我們想放點慈悲吧！買賣便會糟透，本錢也會虧折。當家的頭目，自然不依。說是辦事不力，

輕的處罰，重的還暗中害死。入了這圈套，只好將心橫了！將眼睛閉了！去幹那傷天害理的事體。况且她也大了，模樣和以前兩樣。總之我是該死！該死！拿我去送官鎗斃吧！我是死而無怨的」。

他呢喃地自怨自艾的哭訴，目鳴自己的不幸。他并不希望自己的罪過，因被憐憫而抵銷。這像一切臨死的人，要說幾句良心話一樣。他說及當日走失的情形：「那時大家兩日都沒有飯吃。只是沒命的走路。他又餓又乏，隨大衆走過一堆樹林，他看見內中長有柿子一樹。他一心要瞞着別人，要摘柿子充饑，便乘勢落後，跑到那堆樹林裏。誰料這裏沒有柿子。也許餓昏眼花了！明明看見穿過樹林這端，又有一堆樹林，燦爛奪目的地掛着比丹砂更鮮明的柿子。他爲了饑餓，已忘了隊伍。唯一目的，是要吃到柿子；并摘幾棵給母親和妹妹。剛走了半路，突然卜卜！卜卜！嗤！嗤！的鎗聲擦過聲音，把他嚇倒，急忙蹲下。這鎗聲繼續不斷。原來他已走近軍隊的戰地。他那裏曉得？鎗聲一停，他急跑。突然「嗤」的一聲，他左腳中了流彈。他倒下了！他驚痛，哭泣，哭倦了便不覺睡去。一覺醒來，人們已把他安置在傷兵醫院裏。幸而傷勢不重，不到一月，便完全痊癒。他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兒。這有什麼關係？在醫院裏，和許多番號不同的兵士

箱子。我把自己的一份另外分開，想着他的信也許會在晚上一班寄來。

四叔去了：「別急，聽聽風聲再定。」

可是第二天——是八月十三日——四叔叫了船把東西和家眷一同過江去了。弟弟一報告這個消息，母親就和父親吵一陣，父親是頂忠厚誠實的，他並不是不把妻和子的危險放在心中盤算，爲了他第二生命的學校，他不願自家逃避而引起教員們的不安。他終于仍到校去了，母親蒼白的臉現着怨憤的顏色，躺在牀上喘着氣，四叔的藥方無補于她。實在她又被焦急傷了。她爲了錢莊停止提存，已整整地三五天沒睡了。丫頭至今未懂得到底有了什麼變故，好奇怪的東望西張，好像忙得了不得似的。

院子裏的草，才幾天不拔又很長了，葡萄架上一串串的果實垂着，我想着他，

，成爲朋友。所以出院後，便毫不遲滯地，有人替他補在某師、某營、的一名勤務兵。在軍營裏，得了不小的技能和知識。使這樸實的鄉野童子，變爲格外早熟，并是最狡猾的傢伙。他隨着軍隊，四處活動。三數年間，升了上等兵，參加戰鬥。不久因驍勇過人，又升了班長。他的命運已走到頂點，從此以往便一蹶不振。他的師部，和革命軍開火，喫了一場敗仗，他的營長陣亡，他受了重傷，起先收容在歸德的後方醫院，經了幾次改變，這醫院的主持人也逃走了！幸虧他傷勢已痊癒七八，這時又成爲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他想回到營裏，但正當是編遣的時，隊伍裏不敢招募。他受了許久失業的痛苦，迫着他什麼事情都糊塗要幹。他給牛馬般的苦工磨折到不成人樣了。飽嘗流離、飢餓、工作過度的痛苦，受盡人們的踐辱、吆喝、和冷視的滋味。他感覺自身已經墮落。頭髮蓬蓬，穿着叫化子似的衣服，簡直像小鬼一樣。他有一天又失業了！正倚在碼頭看看有甚麼工作。一大羣隊伍，正開到岸上。他想到過去光榮的生活，簡直如夢。看見這些弟兄們，配着擦亮的鎗，穿着清潔的藍布軍衣，脚上踏着乾淨的鞋襪，很是羨慕。隊伍正是散開休息，有些弟兄們，拿出紙煙來吸。幾個軍官站着閒談。他嘆了口氣。心裏想，若不是上一次帶了花，現在怕不和他一樣？

突然有人拍他的肩，他回頭一看，一個軍官打扮的青年，正向他招呼道：「喂！你這小鬼，你不是進軍麼？怎麼會在這裏？」他認得這是從前某連的排長，素來對自己很好，那時他有點腼腆，想避開已來不及，只得立刻行禮招呼。這軍官熟視了他一會，問他景況。他告訴了他的不幸。軍官問他「還願意回到隊伍麼？」他高興的答應了。不多幾日，他重新回到部隊裏，穿起軍服，過那耀武揚威的生活。這一師原是革命軍收編的，份子很複雜。青皮流氓也有，強盜小竊也混在內面，故此軍紀很糟。這時軍餉常常積壓，自上至下沒有一個不暗中叫苦。他進營不到兩月，全師便集中開拔到某處作戰。他發愁，許多壞蛋都笑他沒胆，和笨伯，他們告訴他，要打仗才有好處。他領悟到軍營中許多壞勾當。他熱心地學習，并盲目地模倣了。但這輪打仗，他的光榮生活，漸變爲黯淡。這一師人，喫了幾次敗仗。這些敗兵，從前綫潰散下來，沿途搶劫。全師的命運自然要被解決，最後遭了一個繳械遣散的結果。他對於失業的恐怖，苦工的生活，都已深嘗，還要聽命運安排麼？和他一般命運從前幹過土匪生活的弟兄，都計劃從理舊業，他們聲愿他加入。他躊躇了一會，想，能做一輪較大宗的買賣，以後洗手不幹，也沒有什麼大問題！便答應加入他們的組織。幹過了許多

昨夜並沒信來，一串串累贅，一片片心酸，我討厭這些葡萄，怨怪當初樹這葡萄架。荷花不知是什麼時候謝了，小妹妹也沒去拿花辦夾在書裏，也許是慌了。

姊姊天天只打個電話回來問母親的病，醫院中忙着添設傷兵病房，她是決不預備逃難的。我會幾次要求她讓我也在醫院中，她總說我沒學習過。粗手粗腳不要。到上海去吧；他的信還沒來。終不能決定。

晚上蚊子嗡嗡叫得心煩極了，無線電報告也懶得聽，窗前的鋼琴積上一層灰了，姊姊的口琴，弟弟的胡琴，堂弟的銅笛。我的妹妹的銀鈴，也久已不聽見合奏之聲了。換上的是母親的嘆息，伯父的暴怒，小妹妹倚着鋼琴癡癡的想哭，大妹妹勸她，然而，總是一副淒涼景色。游龍草在晚風中戰慄着。

他的信來了：「你會來

次賣買，他以為比打仗還要着力。說到酬報的價值，便很覺失望。他屢屢想退出，却有很大的勢力，牽制他，就是賭。賭，使他每次分得的錢，都輸箇乾淨。有時輸得性發，連保護自己性命的軍器，也拿來抵押，換錢再賭。他的虧空，像幾何學似的級數增加。背了一個重累，使他脫身不得。屢屢自己騙騙自己，這次如發一大注橫財，便回鄉種田了，連軍營的生活，也不要幹了！他雖然流浪了許久，還系念着自己的家庭。在他當班長時，曾幾次托人到故鄉探訪他的母親和妹妹，總回報說：自從那年打仗逃出後，便沒有回來。他想準是餓死，或是過了流彈喪命，也說不定。他時時想，如果有充裕的路費，必須親身回去探訪明白，才能安心。這賊土匪們未向營子營下手之先，他剛又輸得精光。人們向他說營子營如何富有，即使光拿張大鼻子個人來說，已有十萬上下。十萬這個數目，是怎樣動人欣羨的數目？他的心又在這裏盤算，幹完這宗買賣後，定還了賭債，餘下的錢，作為回家探訪母姐妹們的路費，也許這次是最後要幹的一次傷天害理的勾當了！但這一次，却遇到做夢也不會做過的慘酷無恥的事情。

他像向法院裏招供一樣，將自身不幸遭遇和盤托出。這三個被命運踐踏着，遺棄着的人們，彼此認識這惡運正追逐他們，不斷

的襲擊，似乎視這家庭是牠的死敵，必將予以無情的打擊一樣。他們明白，在他們額上刻下的恥辱，已無可挽救。大眾將要瞪目注視這可憎的恥辱，唾棄和處罰她們。

這為人母的，那時，哭着、打着、罵着、這好像權借此安慰她被害的女兒。隨後忍了哭聲，說：「你這強盜！還不走麼？你要看見，我們活活地死在你眼前才快活麼？」這個馴善如羔羊的土匪，也曉得走向她母親面前磕幾個頭，在身上掏了一大把銀元，和紙幣，放在她跟前，說了幾句懺悔和安慰的話。走過這哭到嗓子都嘶啞的少女面前，躊躇地站了一會。彷彿要說什麼和要做什麼的一樣。突然將雙手掩了面，疾忙地閃向黑暗中去了。

這寡婦，走向床上，抱住如意子，叨叨絮絮的哭嚷着，「我苦命的娃子呵！苦命的娃子呵！」

天泛起魚肚白色，土匪漸漸平嘯散了。人聲漸漸遠了。她們還在黑暗中哭泣。

(七)

張大鼻子聽着那個團丁，將那晚被劫時的後面，所聽到的報告時，繃着眉頭，一語不發。隨即傳她們母女問話。初時很嚴厲的威嚇她們。這可憐的不幸婦人，除了痛哭和戰慄之外。更無別話。只得換轉溫軟一點，

嗎？我不夢想，你的母親會讓這麼寶貝的小鳥，輕便的飛到我身邊來嗎？我很長的放慮着，雖然我要你，但是你要後悔的，別來吧！」

父親很遲回來說：「明天早晨，你們一起乘船上江北去吧！我留着。」我知道要父親着急，準是上海快開戰了。我想哭，又是怨憤又是害怕，這麼一走真不知伊于胡底？

八月十四日一早，弟弟是母親叫他留着陪父親的，我和母親兩個妹妹一個了頭坐在顛簸的江船上了。飛機在江上的空中盤旋。

(三)

記得少時候逃難的樣子，母親把幾塊洋錢和一些金器縫在我衣服上，告訴我要絕對的守秘密，這是預備萬一走散了，也可以各人暫時維持生活。這次，照樣如此，洋錢換成了紙鈔，小妹妹和了頭都受了特別訓練。

在江北住了一個多月，

想試探她兒子進寶的蹤跡。她們的口供，與團丁的報告相符，并無異點。他只得放她女兒回去，權時將這寡婦留住。他苦思報仇的方法。要報復這冷不提防咬他一口的兄弟。這一口實在咬到致命的地方。他又轉念，報仇只好緩步設法，最急的工作，是收拾這一團糟的局面，和恢復自己的地位和名譽。他曉得這是十分喫力工作，要格外努力才會得到反應。

他在室內來來去去的踱着，越走越急，額上泛滿黃豆大的汗珠，想着應付的方法。他偶然領悟到應以這次事變為中心，各種計劃的策動，都以這中心推動。他計劃組織着一個網，它的經緯都要越過較廣大的空間。他理想的網，如組織愈闊大，他想要甘心的人，愈多捕獲的機會，他現在流着汗，計劃這細微的經緯。使每一個角落，可以更為完密些。他整個晚間，準備應有的一切手續如呈報被劫的呈文及其他文件等等。

明朝早晨，他已經坐在縣長辦公室內。他劈頭幾句報告，使這油光滿臉，腸肥腦滿的縣長，大喫一驚。他說：「縣長！我們這裏前天，正當我在城裏的時，突然被紅軍佔領了！他們將鎖上一切東西，搜掠乾淨之後，本來想乘勢攻進城。後來探知防軍勢力稍厚，早上又退出了！我得了信後，馬上趕回，經過一番調查後，趕快來報告并請示

善後的辦法」。

「噯！甚麼？紅軍佔領！——你們蠻子營！真的麼？」縣長聽了，面上發青，身上發抖，瞪了眼睛，吃驚地問。

他將早已編就的故事式的口頭報告說：「這天晚上九點鐘左右，突然南門外，發現紅軍二三百人，有向我們堡裏襲擊的模樣，守夜的哨兵，自然開槍抵抗。但到底怎會敵得過？雖然發動全數團丁，極力的抵禦，但東門和北門，都被攻進了！這百數十的團丁，無論如何奮勇？究竟不足以敵眾。最後大都份受了包圍，繳了械，被他們拘在一起。有幾個受了傷，其餘少數未被繳械的團丁，都躲避到別處。他們先佔領團部，然後挨戶劫掠，一直細細的飽掠到天亮，然後退出。最可恨的，是我們鎮裏先已有這種壞蛋，內外串通，使他們格外容易得手。我們有個遠房兄弟，原來不曉得他是共黨，誰知他是共黨的内應，有一家却做出兄妹戀愛的醜事，也是共黨的小頭目。都給我探訪明白，他的母親，現已拘在團部。那殺人放火的共匪，最足痛恨，是非根絕了不會有太平日子。現在共禍的蔓延一天比一天利害，我們總須商量根本辦法才行，我以為他們遲早是要攻城的」。

「那天晚上攻進鎮裏，有多少紅軍？」
「晚間計算不大十分準確，但至少也有

父親和弟弟也來住過兩三天。每天看飛機翻筋斗，看高射砲的黑煙，也看見報上的英勇文章。

「逃難就是這樣嗎？不是很舒服嗎？」小妹妹第一次有逃難經驗，就是我也覺得好似住親戚家。誰都知道江北沒有「長毛」到過，很有些富人，不過，他們的吝嗇和富的成份一樣多。我們就住在一個富人的樓上，租金很便宜，雖是老式，却是新造。我們的東西都寄在典當裏，比較放心點。

母親的胃病，不知怎的自己好了，母親總對一起避難的人講：「逃難的命。」實在，鄉下的風景很好，空氣新鮮，吃的東西便宜，生活簡單，而且除了吃，玩，睡一無所事。我們全都胖了。我們準備，即使打到故鄉，也必定在一年之後，父親和弟弟在家住得寂寞，又不方便，于是決定在家裏院下闢一個防空壕。伯父是不

七八百或一千左右」。

「一千麼？」縣長打個寒噤。

「這算多嗎？如某縣某鎮的某鎮某鎮，共有三四千名，某鎮約有二千餘名，散在各鄉村的不計其數。江西紅軍共有三十萬。湖南紅軍共有五萬。鄂豫邊區約有五六萬。進佔我們鎮的，不過是別動隊，這算得什麼？」

那縣長皺着眉，把手指抓搔那頭髮剛在剃得精光的腦袋，說：「怎麼辦哩？！你有什麼意見？」

「我自己以担了失察和溺職的罪名，怎敢還發表甚麼意見？現在打算向縣長辭去本兼各職，請另委高明。不過地方善後的處理，我還想盡我的責任」。

「哎！哎！辭職麼！這話請別提。這不是個人的責任，如果紅軍到這來，我個人也沒法維持。還是請幫忙下去吧！」

所有那晚失事的詳細情形，都已在呈報裏敘明。還檢獲一兩張傳單和標語，也一併夾附在內。那串通共匪的人，請行文嚴緝歸案。還有幾個團丁被擄去，不知下落。這也請縣長設法。至於本身的事情，在未獲批准以前，仍盡力維持的，說完辭出了。

他第二個要會的，是他切齒的仇人，馬團長。他還是拿照常恭謹的態度，對付這少年軍官。隨即照樣編念那套剛在縣府念過的故事。那團長靜默的聽着。等他念完後，

隨即詰問幾句。「例如事前有風聲沒有？進鎮的主力人數分了幾路進來？每路多少人？

退出時，是打那路走？是分頭退出？還是一起退出？事後有從事偵察沒有？他的團丁怎樣抵禦？火力的消耗是怎樣？對方的估計是怎樣？」等等不下數十個疑問。也不知他是故意提出的，還是職務上的態度本來如此。

這個像被難題考問住的學生似的對方，也被迫的一一解答了！最後這位團長，加了一句肯定的斷語道：「可惜你當時不在場，沒有親身指揮，所以實情都被你部下瞞過了？照

你的報告上推斷，我以為不是紅軍，是尋常的土匪。人數也沒有一千這許多，最多不過二百人，紅軍不是傻子，他為什麼要無緣無故佔領蠻子營；為什麼又退出」。他插口說：「這是紅軍的別動隊，人數在黑夜之中，難以估計。不過人數至少也有四五百以上」。

團長點頭說道：「說是紅軍別動隊，也許是對的。這就是紅軍收編的土匪，不過你們怎麼知道是別動隊？」他答說：「許多人看見他們的旗幟，我們檢獲了一些傳單標語，署名是別動隊印發的」，團長才默然不語。

他出了團部，揩了額上的汗珠，他曉得現在恨他也是沒用，只得嚥下肚裏。趕忙回寓所備馬，帶了馬弁，出發到高營長的防地。

高營長的防地，離某縣城不過六十里，

以為然的，他老說：「吃炸彈是等于開航空獎券頭獎呢！」防空壕造得很簡單，向地下掘成一個坑，把給祖母「賢壽」的十四根段洞，蓋在上面，再加上有彈性的竹草，草再加上泥，上面種了花草，裏面塗了水泥。看起來是一個小山，據說在飛機上看下來是平地。

伯父爲了這不吉利東西，心裏頗不高興，像坟山一個，又用了這種棺材木頭蓋着。決意謝了一個土，花上幾十塊錢，道士添了一筆進賬，可是堂妹仍是一場傷寒，病得死去活來。

我們又一行回來了，是八月中秋，偏是空軍夜襲。我們肯定自己決不開頭獎，然而一聞警報，還是以避入防空壕爲妙。

那時是很可怕的，很容易就有漢奸嫌疑。警報發出後，什麼人家的烟囪裏還冒烟的，那人家有漢奸，燈火管制的時候，抽香烟的也是

沒有幾個鐘頭便到。老高見了他突然跑到，很覺怪詫。他曉得這個人雖然糊塗，但要說老實話，才肯幫忙。於是將那晚鎮上被劫的詳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并說明自己應付方法，和以後的計劃。這番來意第一，原是請求他暫是借用一百桿鎗，若干子彈，待購了新槍後，再送還。第二是他準備和城裏各鎮的紳商們，聯合向省府請求，調老高回防。第三，是說到對付馬團長的報仇方法。這營長對第一項請求，很慷慨的答應，而且自行允許撥用二十個弟兄。不過他憂慮這事情會鬧得太大了，須謹慎的應付，才好。他聽第一項的請求答應，便將心放下。隨後又商量運送方法。決定張大鼻子率同二十名弟兄，親身押送回營子營。

明晨他率領這二十名弟兄，和這幫軍火動身，送到營子營去。回到鎮上，到團部坐定，見了沒甚事情發生，才放心一點。立刻召集團丁訓話，每個人，都給他罵到狗血噴頭。又說：「現在我找到一批軍械來了！都分給你們這些廢物。今夜準又碰着土匪，你們最好是開了城門，個個排班，恭接他們入城。獻了槍械後，最後將自己老婆和床鋪，都讓了他們睡覺。這是最妙的辦法。我勸你們這批廢物都依了吧！」分配槍械後，又將守衛、瞭望、放哨、輪值、檢查戶口、種種章程，都改良了。許多賭場，自然暫時要停

閉。土膏店還是開着，人們雖是嫌惡他，痛恨他，但眼看他不動聲息地，不到幾天，便重又將保衛團武裝起來。而且揚言，將要添槍械，加建碉堡。還說很有辦法的要將為首的土匪與通匪這許多人緝拿追賊，歸案究辦。便將信將疑地得了安慰。心裏也佩服他的勝利與能幹」。

他要利用黃大寡婦母女二人造活的工具，以便製造紅軍在這裏曾經洗禮過的證據。他想了許多的口供，教導他們，着自認爲他兄妹自動戀愛。他欺騙他們說，縱使將來捉獲她們的進寶，他一定要幫忙這可憐的少年，設法減輕罪名。這老寡婦爲愛子起見，便答應了！但天然怕羞的少女，聽一句，便哭一句，始終不肯受他的牢籠。她也沒有辦法，只得吧了！在他看來，以爲羞恥不過像婦女們所塗的脂粉一樣，轉眼之間，便會消滅。所以全不介意到她的將來有什麼異常舉動。但當這被蹂躪的少女，從團部回家裏的時候，沿途人們的眼光，惡毒地投射到她的身上，似乎要透視了她的五臟，看看內部到底怎樣醜惡。婦女們看見她，便竊竊私議。惡作劇的小孩們看見她來，便裝出鬼臉。及她去遠後，便大聲喊道：強盜婆娘來了！該死的強盜婆娘呵！她淚珠跌下來了！低頭急步走回家去。可憐這少女，還須照料這兩個小弟兄。及開門工作時，又見許多男男女女團

漢奸。其餘很多帽子上插牙籤的也是漢奸，砍肉聲太響的也是漢奸，甚至探頭探腦的也是漢奸，切切私語也有漢奸嫌疑。八月中秋，我們躲了一天夜，又餓又怕又悶，母親的病一回來又發了。真是「逃難的命」。

第二天，我們想再上江北，又怕將來要封港，就叫了小船向西鄉去了。這雖然第二次，仍舊像是住親戚家，母親的病又好了。我不慣這種生活，一個人下東鄉去當鄉村小學教師了。我是仍想去上海的，雖然我並不忍離開母親。實在，那時候信札都幾乎隔絕了。

(四)

接連下了半個月雨了，鎮上的小街滿是泥，父親一天來幾個長途電話，催我即刻上城到西鄉去，除了叫我回去，什麼話也不能多講，否則有漢奸嫌疑。實在我心中已明白是如何危險的時候了。正在興築的汽車路全

聚在她門口，張望着。見她出來，慢慢靜悄悄地走開了！還要回頭將幾十隻惡毒的眼睛，狠狠地看她一眼。她聲音已嘶啞了！形容已銷瘦了！到了第二個早晨，她兩個小弟兄醒來時，已發現她吊死了。人們告訴給她母親知道，這爲母的，許久不作聲，像如鸞似啞地，垂了頭，癡癡呆呆的。突然說：「她死了！倒乾淨了！」引起圍觀的人都歎息下淚。張大鼻子聽到這消息，心裏很覺坦然，想她死了，雖然只有我這方的片面證據，但如活着，也許會多生枝節。便囑手下人放黃大寡婦回家去料理。但不到半月，這寡婦也因傷心與勞動過度而死了。

人們認識生存，並不會比死亡快樂些。故對於他們的死亡，感情上并不起怎樣的搖動。你說人類沒有情感嗎？是又不然。他們對生存於不幸的人極端憐憫。而對缺乏生存條件，至於不能生存的人，便認識死亡是一切不幸者的需要；同情於死亡。反正那時大多數人的本身，還是在死生的一線間掙扎。同情心是要得行爲而活動的。起了漠然的反應，只足反映羣衆感情緊張過度的變態吧了。

但是張大鼻子并不理會這些，他看見鎮上一切買賣漸漸恢復常態，便得到安慰。人心漸漸鎮定，各自閉了口忙着本身事情，不再抱怨。他便放寬了心。他看見縣府，和團部，都沒有甚麼異常動作，便胆子更大一些。

他逢人便宣傳共黨的罪惡，他說：「城裏的共黨，主張公妻。所以我們鎮上，也有主張兄妹戀愛的事情發生。但是倫常道德，是人性的根本。受了邪說迷惑的人，到底要自殺了……！」

他在城裏連續不斷在陳九太太家裏請客。他要求什麼？沒有。他勸座上的客飲、喫，自己也拚命飲、喫；城裏可以羅致的燒餅蕩婦，也都羅致在座了！經了他一番慫恿而豪邁不羈的態度，所融化後，那些貴賓們都解放了矜持態度。女人坐在男人的懷抱裏，肆意調笑和喫喝，歌唱着，談論着。一個女人要坐在張大鼻子的懷裏，被他推開了。人們笑說「這懷裏，要三姐才許坐的哩！」他說：「今天我不怕老着面皮說吧！像三姐這樣人才，誰還不愛他。不過前幾天，我還愛他，今天，我便不敢愛了！」人們詫異的笑問：「這是什麼道理？」他大聲的說「我受共黨的害，你們不清楚麼？他們要害我，也要害你們。我是倖倖逃出他們的毒手，不會被害，給他們嚇昏了！三姐我也不愛將來是共產公妻世界，三姐就算娶了過來，還不免爲人所共。現在斬斷念頭，省得將來苦惱，這是我的新見解，從前我們所怕的是土匪，現在怕的是共匪了！土匪拿了錢便不要命，共匪先要命，隨後應有盡有的拿去。老婆床鋪，也要給他們共。你看城裏不是滿貼有打倒土豪劣紳的標語嗎！我以爲共匪要先向城內收拾你們；誰知他竟先向我們營子營動手哩！」

是瀟泥堆，一脚踏下去，半天也拔不出來，爲了這樣，我幾次想走，沒有成事實。這一天，也是雨天，我看見街上滿睡着軍隊，並且忙着裝軍事電話時，我下決心走了。

我在橋頭等了三個鐘頭，來了一隻小船，小得即使放我僅有的二件行李，都要沉下去，我沒有辦法，只得將行李寄在鎮上的朋友家，空身走了。與其說是寄，無聊說是丟了吧！雖然說趁船，我還是走了十里路才到家的，父親已等了好久，我來家中，像是特意做了一個辭行的儀式似的。

(未完)

歡迎 投稿

住的茶樓的廣廳上，隨即覓取我的老伴，這是在記憶不清的多年喝茶歷史所結交的唯一談友。立刻我想覓取的對象，一個中等年紀的瘦長個子，有較常人倍大一望而知為慣於用腦的腦袋，并且一副神經質態度的，面龐永是憂鬱的，嘴唇緊閉着的人，顯現在我眼前，他一手捧着茶盤，從廣廳那一角走過來坐下說：

「好討厭的雨！我想你為這樣使天都快要崩坍下來的雨所困累，茶也懶得喝了！」說完，把頭一仰，半身靠着椅背，伸着那雙瘦長的腿，承在另一張椅子上，開始捧着那瘦冒着熱氣的茶盃吸吮。

「雨快要下了一個月了！還是依樣無休止地下着，真是惹厭」。我說。

「你說一月麼？我覺得老早已下了數世紀之久了！」他遇着下雨時候，總是神氣惘惘的惆悵在我們交誼的整段歷程上，我是窺探好久了，我不禁好奇的問：

「雨對於我的心靈并不起怎樣的反感，而對你常含着挑戰意味的，你像對仇人般的咒罵他，假使你像上帝般的全能，我想定然會不令他們在你眼前活動，到底你在過去的遭遇中，這些雨，對

你有過什麼不快意的事呢？」

他用憂鬱的眼光瞧着我說：「我甯願一輩子住在沙漠裏，像駱駝一樣生活，永遠不願見這可詛咒的東西，告訴你吧！當我青春開始時，同現時所見的少年人一樣活潑！在學校念書，除功課外一般地熱心誦讀那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愛情小說。我和你一樣嗜好詩的境界，就這如霧如煙，撩人幽感的春雨，何嘗會厭恨他！當晚上浙浙不休，洒下庭院，細碎作聲而朦朧未睡時，你也會恍惚覺得是有一羣白衣仙女緩步而來，似乎隨着一部細靜幽悠的鼓吹彈奏着，或者你在白晝時，却令你憶起溫飛卿「菩薩蠻」所描畫的——「江上柳如煙，鴈飛殘月天」。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那些錯魂詞句的優美境界，你道那時我還恨他麼？」

不幸我那時青春所孕育的愛情，已被那位是我父親摯友的女兒在我正和他家裏朝夕讀書的，所感引，而被醇化起來了。我敢說連我父親和我家人在內，誰也不會想像我的愛情會突然滋長的，連我也莫明其妙，為甚麼我內心裏會甜蜜的擾亂起來？他渴望著領受一種未知的東西來接觸；徬徨迷惑地四處摸索他

的對象，他需要尋求滿足的安慰，不久我從我的對象發生的魔力中，方恍然認識這就是所謂「愛情」。

那時我剛滿十七歲，他比我大一歲。我是生長在一個中等家庭，父親是一個保守主義的，既不懂得賺錢，而又偏好胡亂做這樣，那樣買賣的商人。那時讀書一點都沒有把握，他固執地以為我的前途學買賣要比讀書強，經過多次齟齬，雙方都沒有放棄各自的主張，我只好就眼前打算。剛他和幾個兄弟在家裏補習英文，我也計畫投考官費學校的入學試驗，取得父親和他家的允許，於是附讀在內，我不幸戀愛的進程，也和許多陳腐戀愛故事同樣舊套，在這短短一個月內，我們已從淡漠的相識，進步到很投契的友誼，縱然是被雙方古舊家庭的禮教所包圍，和他的幾個兄弟天然監視之下，也無害於我們感情的發展。我屢屢壓迫自己重新考慮這種戀愛是否在我環境中所應有，我幾次立誓決不在這友誼範圍之外，將脚尖再踏進一些，而甯讓這愛情拘囚在內面，生生悶死，當時我的前途，決不許樂觀的。但是愛情內在的鼓譟，使我手足無措，這種新生的情緒和心境，是多麼猛烈和兇暴。經過一番肉搏的搏擊後，我被征服了！我

決意偷試這情禪的滋味，好像夏娃偷嘗禁果一樣，恰好這嚴密的監視網，坍了一角，似乎爲我們佈置好好的機會。正當清明的季節，他家裏正忙着掃墓，她較大的三個兄弟都停了課跟隨家人上墳，賸下我們和一個年紀較小的弟弟三人，仍照常上課。我們都舒了一口氣，彼此很自由交換積存已久的談話，我的談話在有意無意的摸索我前進的路徑，試探我所要傾全力的冒險工作，是否正確！

第一天我試探全歸失敗，她以女性的謹慎小心，和本能的情緒，迴避一切的回答。我狼狽了！懊悔了！我埋怨自己的魯莽，我真愧恨明天怎樣見她？然而我第二天，仍是鼓着勇氣。

第二天濛濛的小雨開始下着，當她在書房見我進來的時候。絲毫沒有不悅的神氣，反笑臉盈盈的問道：「我儘想你今天是不來的了！倒好讓自己靜靜的聽聽春雨。但關在城裏的鴿子籠裏聽雨！反不如跑到鄉村的茅屋裏要有趣得多，我想這一點決不會招你反對的！」

「不！但你如果這幾天到郭北，只讓你聽聽人聲，決不許你聽着雨聲的。」（註三）

「你太笨伯了！難道除了郭北便沒

有鄉村麼？花埭，芳村，寶崗（註四）都要比郭北幽雅得多。只要具有十足的田家風味的，倒不必拘執一個固定的地點」。她說時那隻纖細如玉的手指，掠上那垂覆在額際的漆黑如雲的鬚髮。我見一個耀目如電，溫潤如玉，儀態多端的美麗面龐，正對我淺笑，這笑是帶有幾分揶揄的，挑逗的，和女性所慣見的沾沾自喜的意味。

從這樣談話的開端，我們從聽雨而談到詩境，從詩境而談到詩人，從詩人而談到感情，從感情而談到悲觀與樂觀。他用女性執拗的態度，持堅人生是虛無的，烏有的，表示自己悲觀態度的正確。我說人生本來沒有悲觀樂觀，依然是環境的作祟。我們開始辯論，我不期而然地將這論調引到戀愛問題的邊際去，但她覺得要涉及戀愛的問題時，便避免討論了！雖然談論沒有什麼結果，但是她愉快的，不羈的，顯然對於監視勢力一旦解放所給與的影響。使我領悟到時間與機會的重要。

我要努力造成一個好機會，把握住不易得到的時間。

「甚麼時候我們找一個像你所說的：「十足田家風味的鄉村」，來細細地領略那聽雨的韻味呢？」我凝視她可愛

的臉問道。

她遲疑一會，向着懸在壁上祖母的照片，努一努嘴道：「看」！

我笑道：「這是容易解決的事，我們分路走，你哄着小弟弟一同去，對祖母說是出外望望同學，一定得到通過的」。原來他父母早已過世，她們兄弟姊妹，都由一個像男子漢般的嚴厲祖母撫育長大的。這老婦人，異乎尋常的強健能幹，她開着一間古玩莊（註五），自己當老闆和買手，他買賣的手段，男子漢還要饒他三分，她管束幾個孫子，既嚴厲而又精明，所以他們都敬畏她。

「自然是選擇下雨的時間，才不會錯了我們的目的地，不過地點呢！荔枝灣是不合時候！郭北太嘈雜！東郊洋化的意味太深！鳳凰崗雖是適合條件，却没有蔭蔽的處所！芳村，花埭，條件十足了！可太遠了！你道是嗎？」

（未完）

（註一）指廣州

（註二）廣州人帶的雨帽尖頂圓簷

（註三）廣州北郊滿是墳場清明時候

這許多茶寮充滿了掃墓的人
（註四）都是廣州附近的鄉村風景頗佳

（註五）即抄莊之謂



(一)

「你又要出去嗎」？吃過晚飯，我拿着毛巾剛下了樓，房東太太泛着白眼望着我，我說：

「洗澡去呢」！

「洗澡我是曉得的，你手上拿的不是毛巾嗎」！

「真的，我要去洗澡」。

「不用瞞我，我曉得的——」

「對」？

「不要裝模作樣」！房東太太這樣說着，嘴角泛着妖冶的微笑。她是助產



你又要出去嗎？

柳 近 以 巾 三 若 侍

川主

婦，我是個學生，租她的二樓的。在嚴寒的二月大約不是世上一般的太太們產生小孩的時期，所以她老是閑着。閑着沒幹，因此有工夫注意旁人的一舉一動，即使沒有多大的事她還是注意着。現在我每天晚上，總有點兒事情要到街上去，她也曉得爲什麼出去的吧！她好像大街小巷都很熟悉，若不是這樣，恐怕沒有資格似的。

「哈哈，請多講幾句」。

「我會跟在你後面呢」！

「我是光明正大，有如明鏡呢」！我這樣說着，跑出了家門。

外邊二月的天空，刮着乾燥的風。想起這樣的寒風吹過後，我就要畢業了，便覺得這種東京的寒風也有點可愛，因爲卒業後我馬上要回到九州店舖裏去，幫我父親的忙，所以我在東京的日子，祇有一個多月了。

這樣想着時，我心胸裏覺着異樣的疼痛，無論如何，離開東京以前，一定要把她的住址找到……。

我在澡池中混了一下，就跑了出來。毛巾和肥皂是要騙房東太太的，不洗澡單洗一洗臉也好。

出了澡堂，急急的走過了電車路，想去碰見她；抱着別別地跳動的心胸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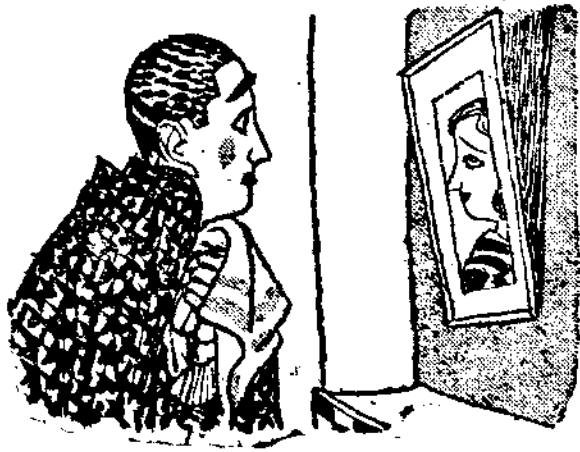
在P照相館門口。

她依然在鏡屏裏，露出很漂亮的半身歡迎我。

我的心馬上像觸了電一般凝結着不能動。

我憑在銅製的欄干上和她細語。

「請再等一等吧，我定找出妳來，不要到傍的地方去，請等我一等……」



……定我，吧等一等再請

(二)

今年的正月裏，故鄉的長輩來我的保證人倉澤先生家裏拜年。他是屬於某黨的議員，常常被報紙讚頌的一個很有名的人。我每年正月，都要去給他拜年。

「哦！快要畢業了！」

「託你的照顧！」我點了點頭。

「學校的成績還是很好的吧！」

「馬馬虎虎罷了。」

「去年不是第三名的高材生嗎？」

「是！」

「能不能第一名而畢業呢？」

「靠不住。」我很客氣地回答了他，實在我有考第一名畢業的可能性。因為去年昇級時考取了第一名的吉本君患了肋膜炎的病還未恢復健康，第二名的安井君去年年底又被臨時召集到大陸去了。依這個次序則考第一名是沒有問題的了。我雖然不希望別人遭逢了不幸或有事，但却自然地得到好運。

「你很老實，怪不得——」

「並沒有怎樣特別用功，我的性格本是這樣的，我父親常常罵我太不融通呢！」

「不！好的！你大概還不喝酒抽煙吧？」

「是——」

「啊呀！祇有你一個吧！住在東京有五年多還沒踏進過喫茶店——」

「也不見得——」

「你這個人真不錯，梅子很欽佩你。」

梅子是倉澤的女兒。

但我一聽到梅子的名字，心裏就不舒服起來。

去年暑期休假，回到家裏，父親突然問我：

「你覺得梅子怎麼樣？」

「我就曉得他們有意把她配給我了。」

「唉！她若不是他自己養的，實在沒有辦法吧！」

「甚麼！」

「真是醜陋啊！」我雖覺得說得過分了些，但却開了一條逃避的路，若不說厲害一點，恐怕他再提出些難題來。

「看她的照片還不錯呢！怎麼——」

「現在的攝影師很會替人家修飾呢！」

「實在有人來說呀！」

「如果不怕有甚麼悲劇發生，那末娶她回來也不打緊」。我的嘴巴很輕快地說出了這樣尖刻的話。

那天的事沒再被提起了。但現在由倉澤先生口中說起梅子的事，我嚇了一跳，縮着肩。

忽然外面拍拍地脚步聲跑近前來，由外面，「爸爸！請來吧！」這樣的聲音就是梅子小姐本人。

「怎麼這樣沒規矩？有事進來說吧。」

「！」

「是！是！」梅子站着把門推開，看見了我：

「啊呀！」

「恭喜！」我反而道了一聲喜，對這樣自己不喜歡的女性，祇要疏遠一點纔好。

「恭喜！真湊巧！藤村先生，請你也來。」

「打牌嗎，若是打牌，我就失陪了。」

「不！不是那個，乒乓呢！」

「乒乓我不——」我想推辭她；但

，倉澤先生也說：

「不要客氣。無論如何她們是女孩

，閉着眼睛也沒有問題的，我也去，請來吧！」說着站了起來催促我，我祇得跟着他進了乒乓室。

那裏有位好像一朵海棠花的小姐。

——啊！多麼縹緲的女孩！我看見她心裏就覺得神魂飄蕩，祇記得他們介紹她說她的名字叫做陽子。

不用說，我這次打的乒乓是輸得一

蹋糊塗了。

自從那天以後，我胸中好像開了一朵紅色的花，不論坐臥吃飯讀書，她一刻都沒有離開過我。

啊呀！這個就是戀愛嗎？

但是，自那天以後，我沒有遇見場子的機會。又不能向那醜陋的梅子小姐問陽子的住址，我焦急起來了。

可是，奇怪，有一天晚上，當我在電車路旁邊跑過的時候，P照相館的玻璃窗中忽然看見了她——看見了一個極相似她的樣子的小姐。

所以我纔每天晚上瞞着房東太太跑出來。

(三)

「在此地幹甚麼？恐怕要着涼呢！」

！肩膀上被拍了一下，我嚇了一跳，轉過頭來看纔曉得是房東太太。

「呀！太太！」

「哈哈！好像鄉下人看大戲的廣告！」

「到那裏去？」

「你曉得的，太太的出差——」

「生產出來了嗎？」

「對！可恭喜的，國家又增加了一位——」這樣說着的房東太太，向着照相館側傍的小巷跑了進去。

——哎呀，這個地方她也會來，這樣不能不當心了。

我忽然覺悟着，馬上就離開了P照相館。手中拿着的毛巾被寒風吹得好像

一條魷魚。

後來過了好幾天，考期又迫近了，我的頭腦被照片上的她佔據着，翻開書，書本上的字都像她的臉龐，拿出筆記簿來，手中的鋼筆祇繼續地寫下陽子，陽子這兩個字。像這樣的情形，我覺得不對，應當振起精神，但總不能維持到三十分鐘，考第一名畢業的希冀，也靠不住了。有一天我鼓起了所有的勇氣，跑進了P照相館。

畢業後要跟父親做生意，就職用的照片我是不用拍的，但我須得想個辦法，所以很小的機會也不能把牠放過。

我拍過照後，對一個大約十七八齡的助手問了一聲：

「喂！櫥窗上掛的是女明星嗎？」

因開口就問她是誰，覺得有點難為情。祇無疑地問她是否女明星。

「不！」

「那麼是一位小姐嗎？」

「是！」

「名字叫做陽子的嗎？」我拚着命地一鼓氣說了出來。真是意料不到。

「啊呀！你認得她嗎？」這樣一來，我覺得頗有勝算了。

「好像見過一次。」

「你住在附近嗎？」

「對！」
「那麼！你總見過她吧！哈哈，就在後邊。」

「後邊——？」
我的心臟好像停止了跳動似的，陽子會住在這裏的後面——這完全是天賜的，我謝天謝地跑回家去。

我好像開了窗，把悶氣趕走了似的清爽。她可以說是在我懷抱裏了。怎麼呢？P照相館的後邊，正是我的好房東太太常常出差到的地方啊。她是個萬事通，東街小巷和西街小陽的奶奶們她都熟悉，勝利是把握在我手中了，我愉快地吹着口哨跑回去。

(四)

「啊呀！啊呀！怪快活呢！」房東太太穿着白色的衛生外套，提着裝着助產器具的黑色皮夾，站在大門口。

「國家又多了一位國民嗎？」
「對！日本是日見強盛的，實在可靠」。

「太太的皮夾也是一樣」。
「不對吧，我是却酬服務的」。
「真爽快！出征軍人的家族免費服務的令下來」。

「真的，不單出征軍人的家族，可憐的人也一律却酬的。現在那個照相館

後邊小巷裏那家也是——」

「哦！請等一等。太太。那個小巷裏有一位叫做陽子的小姐嗎？」

「有的，你真是……」
「請你放心我不是個甚麼壞蛋」。
「那我當然曉得——你怎麼樣會認得她？」

「我見過她一次的」。
「在甚麼地方——？」
「在熟人的家裏——還一同打過乒乓球呢！」

「乒乓？」房東太太奇怪睜大了眼睛。
「太太，我請求你，請你幫忙我能夠再見他一次」。

「你看錯了人呢！」
「不！絕對不會看錯的，太太！我喜歡她呢！她的照片在那邊，所以看見了她的照片——」

「哦！我明白了。哈哈……好！我給你幫忙吧！正好醫治你的神經衰弱症」。

「謝謝！這樣，我定會拚命地用功，考第一名畢業給你看！」

「真的嗎？」
「真的，我可以發誓」。
「好吧！請你一同去」。

「馬上？」

「好的！先下手為強呢！」
我心胸別別地跳着，跟着房東太太背後走。

「請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先告訴你，不論有怎樣奇怪的事情，都不要喊出聲來」。當房東太太正要走進小巷時，對我這麼說。

「怎麼？」
「不論怎樣，那是對她應守的規矩呢！」這樣說過後，提着黑皮夾向窄狹的小巷進去了。

在那裏等了約有三十分鐘，房東太太穿着白衣出來了。跟着房東太太走出一位比她肩膀高的一位女孩。

跟着房東太太走出一位……



但是，在那一霎間，我險些兒嚇得喊出聲來。因為跟着房東太太走的，就是櫥窗裏的那位小姐——我的可愛的湯

子小姐——。

和照片不差分毫的，一位可愛的小姐——。與在倉澤先生家裏玩乒乓的陽子小姐相像得十足無異。

但是，她的身材還不到房東太太的肩膀那樣高。總不過三尺吧……。

我說不出一句話。

房東太太裝着不曉得我站在那裏似的給她說着話走到馬路上去了。

「我嚇了一大跳呢！房東太太」。

那天晚上，我埋怨了房東太太一整天。

但是她好像不覺得怎麼樣似的微微地笑着。大概她覺得她很可憐的吧！

但她的照片裝飾在窗上真是氣死人的話。

「那是香餌呢！」房東太太呵呵地笑着，「請你用功吧！命令似的說。」

多虧她，畢業時，我考了第一名。

竹頭木屑

(權)

盲妹嫁重瞳

廣州有以「老虎」為詩鐘題者，何柏心應徵云：「添將兩翼威無敵。」(老虎)嫁得重瞳憾始平。(盲妹)「遂得冠軍」。

牡丹與龍

文芸閣雲軒隨筆，有一段云：「唐以前無牡丹，牡丹之種，何自而來？必兩花離合而得之者也。西洋謂龍為無有，然則古人言龍者，豈必無徵？蓋其種不傳，或已雜于鱗介之屬也。凡物之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者，可以推也。」

合歡詩

楊方合歡詩五首，有句云：「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用雙絲絹。寢共無縫綯。居願接膝坐。行願攜手趨。子靜我不動。子遊我無留。又云：「生為併身物。死為同棺灰。」又云：「寢共織成被。絮用同功綿。」暑搖比翼扇。寒坐併肩髀。子笑我必哂。子感我無懼。」說得二人併做一個，可謂千古至情之作。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名譽會長 孔憲鏗

理事會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夢花 朱重綠

理事 吳經伯 郭崇階 陳一峯 陳彥通

鍾任壽 馮乃駿 蔡哲夫 徐公美

王西神 甯振銳 朱明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餘以姓氏筆劃為次序)

于潔夫 白堅甫 何海鳴 何顯齋 吳新民

李彌厂 李東佛 汪運之 周海澄 明 淦

姜可生 胡介人 夏自怡 高鳳介 馬 午

張次溪 張嗜蓮 張魯山 曹見微 曹惆悵

曹緯真 陳獻湖 陳達哉 陳伯治 陳巨來

陳耐充 彭威木 程白葭 程克祥 程 翔

馮叔鸞 黃劫之 楊鴻烈 溥叔明 談月色

劉希平 潘叔璣 龍榆生 關雲山

月刊編輯

鍾任壽 朱重綠 曹惆悵

惡 夢

(續)

淺原六郎原著
楊叔美譯述

(四) 戀

「戀愛是不道德的」。曾經有人是這樣的說着。

良三是將這句話，加以考慮之後，覺得她是沒有多大的意思，然而，自己的心，是已經將奈緒子忘在腦後了。像上潮一樣的，強有力向着陽子洶湧，造成了恐怖啦！苦痛！但是在當時論任何一個人，成了戀愛的俘虜之後，他的反省，是同薄紙一樣的脆弱。學校畢業之後，沒有多久，良三是在一家M物產公司中任職了。在那荒花的季節轉變的中間，良三同陽子，是已經經過不知多少

次的幽會了。奈緒子對於此事，自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就是他的母親，尚且是每天的癡等他的回家呢！

自從父親死了之後，已經是整整的六年了。他的母親，一方面將良三父親留下的遺產管守着，一方面只是將良三一人，作為她老人家未來希望的中心，所以拚命的將良三培植起來。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良三將他母親的事情，作為在日本最漂亮的。他的母親的慈仁的愛是在世界上最可寶貴的。而他的母親，也是將良三看作為日本唯一漂亮的人，並且想起來這樣的兒子，是很可以快慰的。所以，六年以來到現在，什麼樣的事情，都合得來的。常常是過着很愉快的生活，每天的早晚，母子二人，相依着談天說笑，這樣的事情，已成了習慣。但是，這種天倫快樂的習慣，自從良三四月起，在公司裏擔任職務以來，很快的，就破壞了。推着因為公司職務的關係，所以七點鐘回來啦！或是十點鐘回來啦！不等，有時候回來的時候，酒氣冲天，醉得非常。良三的母親，將良三一天天的變壞狀況看到了，在每天的晚上，他遲歸時，很擔心的不睡，她是常常的在長火鉢之前，一面做着女紅，一面是等候着他，直到他回來止。但是

，那時良三的生活，是已經很壞了。

「媽媽！到這樣夜深的時分，為什麼還起來呢？早些安息不是很好嗎？」

「就是爲了你，我才這樣做的，因爲你回來得實在太遲了。我是很不放心的哪！」

「那樣的事情，也不必老是當我是小孩子樣的，我已是二十五歲的人，而且是大學畢業，並能賺錢的了。」

「不僅是那樣的事情，……您

「媽媽！我每想到你常常的等待着，我回來，和起來，我是覺得非常的不忍。倘使媽媽身體，因此而損壞，不是不好嗎？我的事情，是很穩妥的。媽！您可以不必擔心哪！」

「雖然是如此，但是，良三你近來的面色，非常的不好看哪！」

「那是因爲近來工作忙了一點，而且交際也太多了一點，並且網球也長久不打的緣故。」

奈緒子姑娘，也在這樣的擔心着呢！不知是從何處弄來的，這樣倒毒的事情。」

「好了！請停着吧！我是這樣的年齡了，老是要煩人家來替我擔心，不是很討厭的事？」

良三在自己的屋子中，兩手抱着了頭在打着轉兒。將母親的說話，在思想着。

事後，同陽子不知又相會了多少的次數呢！大約是有十次以上吧！因為戀愛的階段是尙還沒有進入，所以就是握手，也沒有握過，但是戀愛，總是會到達火熱的情感的，所以二人的心，是已經漸漸的接近了，這是可以從良三那種情形看出來的。但是，那條最後之綫，良三是無論如何打不破的，必然的。他是沒有這種勇氣將自己的心言，去明白的向她說明的。他是想着若是將自己的心言說明了，也許，近他的女子的心，是會立即很快的離開他的身傍的呢！這種膽小的病，當在戀愛的初期，是常會在男女雙方都產生着的。

但是，當那時，那個女子的確的，將良三的戀心是保持在他的行為之中，並且是常用着很高明的手段，來極力的引誘着呢！

然而，這次一定不將這次的機會放過了，他是這樣的想着。但是，兩人一碰到了，却又都是膽小起來，仍是不知說什麼，良三看見了她的那種妖豔媚笑的美容，心中是發出這樣的感想，「若是將這樣的日子永續下去，也許會發狂

的吧！」他是如此的在想，而她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向着良三，將良三的意思全部見透似的話來說：

「我們已經會了不知多少次數，都是很快樂的。不是很幸福的呢！」

她一面說一面吃着汽水，眼睛不絕的向良三送着秋波。良三是不作聲，繼續在想。她接着又說：

「昨天的晚上吧？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你，雖然是拚命的喊你，但是你却不睬也不睬的，只管回去呢！你想悲哀不悲哀呢？」

良三雖然起初是以理性的話；理性的態度；對着她的，但是，因着她像注酒似的，骨落骨落的，說了這樣的一般惹情的話兒。怎能不徒良三燃起熱情之火，內部的煩惱之火，也就燃起，而且就此全身發燒起來。

雖然，僅僅是微妙的女心，然而，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技巧，碰動了這種僅有初戀經驗的良三，自然是要惹起了他的苦悶呢！

(五) 橫濱的狂亂

五月之初，事前一點預約也沒有的某日，突然的，從她（陽子）那裏來了

一個電話到公司中。

「立即想要有一次會見，你能來嗎？」

「什麼時候呢？」

良三因為旁邊的同事都在，所以裝像有要經事的口吻，同以前曾經也有過似的，對她用冷冷語言說：

「想念方才別的人了吧！雖然是好的事情，但也，請你不要常來電話。」

「無論如何要馬上來，我只可以等一小時，那好了吧！」

「噢！噢！是這樣嗎？」

良三聽到她的這一個命令之後，在他的頭腦中，對於她命令中所限的時間。以及如何從公司中拔出來的事情，在不絕的想着，而當時她又

「如何？怎麼也不管我一定想要同你見面的！」

她的這種似喜似悲的聲音，良三聽了，就不他忍耐了。

「什麼樣壞的事啊？」

「噯？就算是壞的也好。」

「那麼我來看你吧！」

「好的，那末請到銀座S與茶店二樓吧！高興吧？我送你從心上感覺你的接吻哪！」

良三將電話打完了之後，就跑到主

任室去，將叔母有着急病，速即要回去，作為請假的理由。這種很巧妙的吹謊，果然是被他將主任瞞過了。請好了假，他立即的走出辦公室，向着S喫茶店的二樓，飛也似的奔着前去。

她是現呈着同植物一樣蒼青的面孔，起來迎接良三，當他將良三一看到之後，立刻放出了深情的微笑，她的整束，與平時已不相同了，今天是並沒有穿着洋服，穿的是紫紅的和服，上面配着了她那青蒼色的臉，那種的樣子是非常的合式而且調和，令人看見了，增加一倍以上的想思的。

「怎麼的？陽子妹！你的臉這樣的青蒼？」

「有着討厭的事情哪！」

「怎麼一回事？」

「良三哥！像你這樣好的人兒！當然沒有話的囉！」

「奇怪呀！我是在主任面前吹了謊，而飛也似的出來的呢！」

「辦公還沒有完嗎？我是真放肆哪！原諒吧！」

「那樣的事情，好在沒有什麼關係。」

「良三哥，我今天是非常苦痛，早一刻看到了你之後，我就想要死呢！」

「呀！又奇怪哪！陽子妹！今天你究竟想什麼法子！」

「當然要想法子的呢！不論怎樣的方法子，要請你應酬可以呢？」

「那樣的事情……」

「今天，我是決定要把我自己，變成一個放肆的女子呢！沒有關係吧！」

「沒有關係。」

「要像「皮司推理」病樣的，性狂似的放肆呢！良三哥，你能忍耐嗎？」

「能忍耐的。」

在這時候，二人的說話，連她們自己也都不知，是非常可笑的样子。

沒有多少時間之後，僱了汽車，向着橫濱去了，因為她說，要到中國館子去吃東西，所以良三是將汽車向南京街開過去。她到了中國館子之後，將中國的料理（即是飯）吃着。中國的老酒喝着。吃了喝了之後的她，對良三說，要他帶領她到水手們吃烈性酒的，奇妙酒場的地方去玩一玩，因為良三是曾經有一回在上燈的時候，同着某一個青年船員，到過這水手們集合的，地下室酒場的。所以他對於這地下室的酒場，是熟悉的，他領了她進去，只見那壁是用很厚的煉瓦砌的，在那地下的酒場中，所聞到的，就是強猛的酒精香氣。油炙焦的

肉香，香煙的氣味。吃得快要醉的人，坐在啤酒的瓶上，吃着肉，喝着酒那些人，都是水手，而這些水手，不僅是日本的，什麼國家的都有，什麼，有的是像愛爾蘭關係的，是美國商船上的水手；像刺客樣的面孔的，是意大利的水手。像紳士派頭的中國人，也有在中間的。那些人們，看見了良三導着女王似的陽子進來，他們一面看着，一面任人似的

「好！好呀！」的大叫起來，有的拿杯子在桌上敲着，有的拍着手，而且很快樂的，唱起水手的情歌的人，也在在不鮮呢！

良三和陽子，對於這種惡濁的氣息都不感覺得什麼恐懼，在一角落中坐下了，招呼堂倌帶很烈性的老酒來喝，在地下室中人的眼睛，都是輝耀出好奇和肉慾的眼光來，釘住她看個不休，但是她却若無其事的一面喝，一面報之以微笑。

「喔！好漂亮啊！」

三四個亞美利加人似的水手，把酒杯高舉了，這樣的大叫起來。而且一句一句的走到她的旁邊來，用着很尖銳的英語，來向她問着，而她呢！就把他們所問的話，一句一句的，很流利的答覆。還同他們應酬。良三在他們旁邊，

只能夠聽得懂片斷的語句，例如：

「我們來到日本，看見這樣的女王，還是第一次呢！然而我們應當友好哪！」

你們什麼地方也到過，若是把我稱做女王，那末，女王就算是我吧！」

「喔！喔！如何的漂亮哪！卿的那個眼睛，像印度王的金剛石一樣的，又黑又亮，我相信任何何樣的男子，假使能同你接了一個甜蜜的吻之後，就是死了，也甘愿吧！」

「我是還不知和男子的事情的處女哪！」

「喔！我不能耐了，我的血是燃到一百度了，日本姑娘萬歲！日本的女王萬歲！」良三聽了這樣的，片斷的說話，很覺得掃興，就伴了她走了。

當在走出這酒場的時候，她是已經醉得前後都不知道的樣子，身體是靠着良三的胸前，手搭住了良三的肩，在街上搖擺着。

爲什麼？是會這樣的醉呢？爲什麼？她要弄到這樣如泥似的醉的呢？這事情，良三是一點也不弄明白的。白天還是一個很有理知的姑娘，怎樣？現在就將這全部拋棄了，而醉到如此樣子呢？雖然是如此，但是良三覺得她，是有

着更新的一種魅力。

「哪！哪！良三哥！領我到海邊去哪！」

她將鉛重似的身體靠着良三臂懷裏，是這樣的說着。

良三就從行人很少的街道，領她走到了新大陸前面的海岸公園中。

「良三愛哥！領我到海邊去！」

「陽子女士！已經到海邊去了。前面是大海呢！」

海是像漆黑似的無光，然而，懷着醉的人，却是可以吹到醒醉的涼風呢！

「良三好哥哥！我想喝水哪！」

「困難哪！在這裏，是不能有水喝的，新大陸去好嗎？」

「不！我想在這裏，一面看海，一面喝水。你能給我到新大陸裏去討些來吧！」

良三沒有辦法，走到新大陸的廚房間中，只是打着轉，好容易的用了一塊錢的代價，借到了兩只杯子，和一把茶壺，滿滿的裝了一壺冰凍的飲料水，回到那裏時，只見她很孤寂的，呈現着蒼白而美麗的容貌，在瞻望着漆黑的海面。

她接着杯子，一連喝完了三杯，良三見了這樣情形，也覺得酒醉之中，確是需要這些水來解渴的，她喝了之後，

就問她說：

「如何？精神上少些好了些吧！」

「噯！確是覺得爽快些了。」

良三是將香煙點着了火，吸着，看着黑黑的海面，遠遠碼頭那裏，雪白的

大汽船，正在進來。這種的情形，在晚上看去，那大汽船真像一座壯麗的王宮

「良三哥哥！你初次見到我是在那龍田丸的甲板上吧！」

「是的」

她立即就很快的，向良三胸前那一邊一靠，將良三吸着的香煙，搶了向海裏丟去，自己的面孔，仗在良三腕中，依着胸部。

「良三哥哥，你爲什麼會這樣的愛我呢？」

「因爲我是非常的歡喜你哪！」

良三是不知怎樣的，以前是什麼也說不出的，而今夜却是很流暢的一說就出來了這樣的一句話，接着又說：

「我的愛你，幾乎是像要死的一樣。」

「死的那樣？」

她是如此的聽了，發了這一個問號，又深深於嘆了一口氣。

「呀！唉！」說了，很快的，將臉貼近了良三的脸去。

「良三哥！我倆就是成功這樣的命運了吧！」

「也許命運是如此的」

良三是很緊的握住了她的纖手，這樣的話，說着。

「但是，像我這樣的女子，也許會把良三哥的命運弄成很糟的吧！」

「也許是有的吧！像我現在，若是沒有您，我的生活就像不能繼續似的呢！」

在那時，她聽了之後，什麼話都不說，只是燃起如火似的热情，將嘴緊貼在良三的唇上，接吻就做成了。

「良三哥！無論什麼事，你都願意嗎？」

「任何事情，都好的。就是像「沙得着燕街」的神火那樣的燃燒，都願意。」

二人再一度像火似熱烈的接着吻。

「良三哥！我哪！已經要被賣給外國人，做姨太太的哪！」

「不要這樣癡話。」

「不！是真的，我是沒有父母的人，這大概你是已知道的吧！我的叔父，是貿易的商人，我那叔父，因了破產，從那個外國人那裏，借了一批款子呢！」

……

「噢！因了那個，所以將你……」

他說到這裏覺得心上是萬公的苦痛，他就把她緊緊的抱在懷中。

「所以我是想要自殺。而自殺呢！又是爲了要被世上會咒罵的。但是，我那叔父呢！却是強迫我的，他雖然也是進了教會的人，不過，我看他實在是一個偽善者。」

「那種話，究竟是怎樣的呢？」

「叔父是必定要等到了那時，再對我說的呢！」

「陽子！那全是你的鹵莽，絕對的沒有那種話的吧。」

「你奈道不想辦法幫助嗎？讓你的愛人，給人家享受嗎？」

「自然囉！儘我的力量所能夠的，一定極力幫助你的。」

「我知道了，一定爲了錢的問題，很感覺迷惑，而無辦法吧！但是，我陽子以愛人的資格，萬分的希望着你呢！」

「我和你的事情，一定要使她成功，我是已像着了迷似的神氣了，我只覺得你是我的黃金，是我的寶石，是我於心肝哪！」

「啊！好開心呵！我的愛哥，但是

，我也許是一個恐怖的女子呢！那光明的前途，也許就要被我破壞的呢！」

「無論怎樣堆積起來的事情，我是一些也不感覺恐懼的，現在，我的心願，就也只要能得到你的心，和身，能夠有一天在你的胸前，把耳朵附着了，聽你心底的音樂，那末，什麼的艱苦，困難，恐懼，我一些也不感覺怕的。」

良三是像狂人一樣的，在燃燒着他的愛情的烈火。

(下接文戀愛和說謊)

小品 岱

▲有和無

十年前，單雲閣主人考察西北各省回來，對於民生的狀況，有二句結論，是「有田無人耕」和「有人無田耕」二語。

▲深入和顯出

爰居閣主人論詩，主張從「陳后山」深入，再從「陳詞齋」顯出

▲心正則筆正

唐穆宗問柳公權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知其筆課，爲之改容。



埃及彫刻 (上)

森口多里著
荷子譯

(一) 王朝之區分

(每王朝下所註之年數，是依法國瑪萊氏之考據，均指西歷紀元前的年代。——自第一王朝至第八王朝，都是約計的年代)。

基尼斯時代——第一王朝(三三一—五)，首都在埃及高地地方之「基尼斯」(Thinis)。第二王朝(三一〇〇—二八九五)，首都在埃及低地地方之「米呼斯」(Memphis)。

古帝國——第三王朝(二八九五)，第四王朝(二八四〇)，第五王朝(二六八〇—二五四〇)，以上國運隆盛，藝術發達之時代，又稱為「畢勒彌獨」時代。第六—八王朝(二五四〇—二三六〇)，王權衰退之時代。首都均在「米呼斯」。——自第九—十王朝(二三六〇—二一六〇)，埃及分為許多小王國，其中最有力者叫「海勒庫立屋薄利斯」(Heracléopolis)。

中帝國——第十一—十三王朝(二一六〇—一六六〇)，秩序與繁榮又恢復，首都在埃及之「代配」(Thebes)。

——自第十四—十七王朝，埃及的文化又衰落。

新帝國——第十八王朝(一五八〇—一三二一)，第十九王朝(一三二一—一二三四)，以後為無政府時代，第二十王朝(一二〇〇—一一〇〇)，首都在「代配」。

第十八王朝為最富強時代，工藝發達。第二十一王朝(一一〇〇—九四五)及第二十二—二十五王朝(九四五—六六一)，王權衰微，最後受「埃及畢阿」人和「阿西利阿」人支配。北方「沙依斯」(Sais)為首都之第二十六王朝(六六三—五二五)，也是「阿西利阿」人，埃及遂統一，五二五年續攻「配路西阿」人。三三二年為「阿立庫沙獨路」大王征服。大王死後，埃及受「鋪托立米」王朝支配。紀元前三〇年，埃及被羅馬所滅。以後永遠無新文化產生。

(二) 製作之動因

賽路法王之碑(第一王朝)石灰石



埃及人怎麼會產生富有埃及國民性的獨特的彫刻藝術？
這種發達的動因可分三方面說：

第一——紀念的動因：這是和巴比倫與阿西利阿的動機一樣，將國家之光榮事蹟以彫刻留下紀念。國家最高之光榮源



木(朝王三第)碑之立齊海

泉就是國王之威德，因此國王之英姿，也就成爲事蹟表現之中

心。我們從浮彫的事蹟中，可看到有趣的畫面表現法，此種歷史的事蹟，從第一王朝的浮彫已經可以發現，那時全是「梅南斯王」之威德用「拔立托型」之片岩表現。「拔立托型」片岩之一面，刻旗手和役人及斬去了頭的捕虜屍羣，另一面刻「梅南斯王」勇武之殺敵，和捕虜無力的情景，王之背後刻捧持履物之從者，下部刻逃跑之敵人，都是相當複雜的畫趣場面表現。且常有刻牝牛的足踏着敵人，此牝牛是「梅南斯」之王權之象徵。此外，還有很多專是表現國家與國王之光榮象徵。基尼斯時代的其他「拔立托型」片岩之一面也有刻戰利品及家畜羣，另一面刻各種鳥獸在破壞敵人都市之情景，此乃象徵國王光榮之勝利能得各種神助，都市的形式是用粗略的鳥瞰圖暗示。

此項稚拙的「戰雲圖」，從古帝國與中帝國而飛越至新帝國時，突然其作風全面目轉入一新階段。新帝國神殿之列

柱，神官室之牆壁等均刻有神影禮拜，供物奉獻，及祭儀等以宗教作主題之浮彫，人民住宅之中庭，塔門，圍牆等，亦刻有戰勝紀念以歷史作主題之浮彫，如第十九王朝之賽基一世（一三〇〇—一三三四）及其嗣子勒滿賽斯二世（一三〇〇—一三三四）與各國大戰之攻略，用非常偉大的彫刻紀念他們二人之戰爭場面。賽基一世之英姿刻在克路那庫大神殿中，勒滿賽斯二世刻在路庫屬路神殿中，國王都乘在馬拉的戰車上勇戰。埃及的馬從阿齊阿輸入，約在第十八王朝時代。

第二——宗教的動因：各種神像，在禮拜神像的人物之像，神人和合之姿等，都是彫刻的題材。埃及是多神教的國家，神像的頭大多數是刻動物的頭，此乃埃及之宗教彫刻特異的相貌，而且其動作也全是動物的姿態。所謂太陽神之「哈托路女神」，頭上有牝牛的耳朵，和全身像牝牛般的柔和表情，其頸下立着國王，表示守護的意思。又如避敵害之神「托愛利斯」之後肢爲牝河馬之後肢。而且將各種動物都視作神聖的東西，列如「少音庫神」之神殼之也中同身鰻魚，太陽神之神，塞奴斯立托三世之首，第十二王朝紅花崗岩

殿中養有鷹，女神「拔斯托」(月神)之神殿中養着牝貓。異形的獸身像最著名的是「斯呼



塞奴斯立托三世之首 第十二王朝 紅花崗岩



文 字 象 大 後 。 黃 朝 八 第 者 保 棺
銘 形 篇 有 其 金 王 十 一 護 材

依庫斯」(Sphinx)，獅子的身體，人間 Androsphinx 的頭和牝羊 Criosphinx 的頭所合成的大彫刻。這是象徵「朝之太陽」之神格化，和國王之強力與仁慈。現在最大的巖彫「斯呼依庫斯」，長五十七米突，高二十米突，為「開呼勒王」(第四王朝)之「畢勒彌獨」地下神殿之地上附屬部份，可惜容貌在戰爭時全損。達尼斯之神殿中所發現之黑花崗岩之「斯呼依庫斯」，其頭部很像第十二王朝之阿米南瑪獨三世(一八四九—一八〇一)，高的頰骨和圓的臉，是他的特徵，第二十王朝且將「斯呼依庫斯」的彫像整列的排在「卡路那庫」的大神殿走廊二旁。其他寫實的獅子之彫刻，作為神殿之裝飾。而且家具之木器角上，也彫有獅子，這是家具裝飾的起源。

神像製作之動因，都是理想的神和人間之交涉使其現實。王朝以前之埃及人，「獨代米斯滿」與「呼基西斯滿」之精神將深秘之神用現實的動植物的形態表現出來。「霍路斯」之鷹，「阿尼皮斯」之犬，「阿麻」之牝羊，「沙倍庫」

之鱈魚，「哈托路」之牝牛，都是表現的題材。從第二王朝末起，托代滿的神像已改彫人的身體，而頭部仍是鳥獸的形狀，因此神像的彫刻漸漸以人與鳥獸的混合表現，但其中稀有的彫刻是用人的頭和動物的身體。直至第三王朝，神像纔進化為全是人間的姿態。但是，無論以前「托代滿」精神和造形之傳統與遺存，或是視動物為神聖的觀念，以及特定一匹動物視作某種神和在神殿飼養，死後製「木乃依」和厚葬。和前述彫刻全身動物的形狀，或「哈托路」之耳朵……以上種種，彫刻不但是藝術品，並且在祭儀的時候，天空中神之靈氣，就歸宿在彫像中，因此彫像即是神的肉體，彫刻家即是神的肉體製作者。

國王跟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國王是地上的「神」。所以彫天上之神像，大都用國王作模特兒，這種傾向以第十八王朝為最著。

第三——葬禮的動因：幽冥界之生活，或者死者的生活與



拔立托型片岩浮彫(梅南斯王之敵屍臨檢，基尼斯時代，路佛而美術館藏)

生者的生活之干涉，這是彫刻的題材，先用在墓碑上，碑之表面浮彫墓中之主人公姿態，再用現實的姿態彫成象徵的影像，作為背景。



(代時國帝中)斯庫依呼斯

阿皮獨斯」出土之「賽路派王之碑」，(第一王朝)和「呼沙獨」之宮殿，象徵「賽路派王」的彫像就是碑之上部象徵「霍路斯神」之鷹，國王就是「霍路斯神」之後裔。這種葬禮的動因和宗教的動因互用的彫刻品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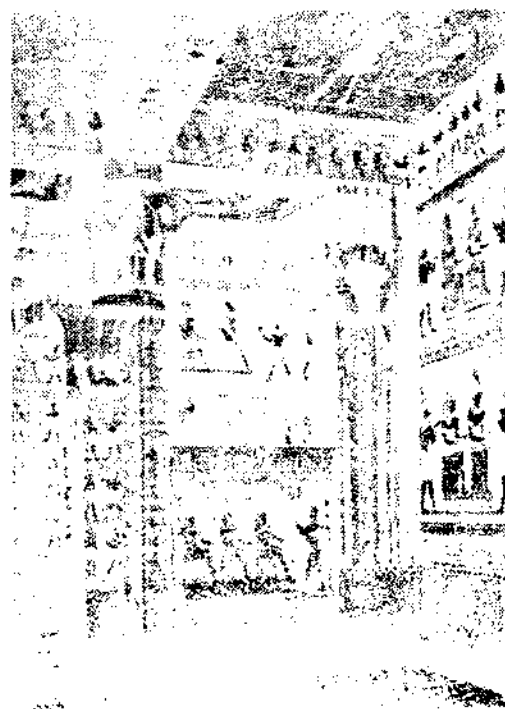
葬禮的動因起於埃及人信仰靈魂，是人頭鷹身之化鳥型就是表示靈魂的存在品。所謂「靈魂」，是各個人誕生同時賦與之一種靈氣，但是人間的眼睛是看不見的，各個人的肉體是形姿的表現，各有各的個性，靈魂與肉體形影相添，使個人能在地上生活，即肉體是「形」，靈魂是「影」。人間之死，就是靈魂脫離了肉體，但是靈魂仍會常常回到墳墓中來。

在墓室內之生活，靈魂是無動力的，必須與肉體相添纔能活動，埃及人因此將死體製成「木乃依」(埃及叫「米辣」)，「木乃依」是種非常深奧且絕對守秘密的工作，連近代科學都所不及，死體製成「木乃依」後，能保存數千萬年不爛，但埃及人仍恐「木乃依」毀滅，而另彫死者生前之姿態安置在墓室內，萬一「木乃依」遺失，靈魂不會沒有地方歸宿。即彫刻以代肉體。所以彫像成功後，須念符祀祭，使彫像與靈魂結合，而且彫像不但代表肉體，並且還有使死者「神化」的作用，「木乃依」也是一樣。念符咒就是使靈魂

仍歸還死者，「神化」死者，並且使離開了肉體的靈魂從天上飛來，彫像與「木乃依」就有生氣。但是在中帝國以後信仰轉變，說靈魂是常住在天上，唯高興時，或念符招魂，它纔飛回彫像與「木乃依」中，此時彫像與「木乃依」立刻就

有生氣。死者有供養之必要，所以墓內之禮堂設有食物之供台，既然死者已經「神化」，念符時他們就會到禮堂裏來，並且壁上浮彫與繪畫中之動物，肉類，果實，……等等就能成爲真的食物放在供台上。此外並在壁上彫繪各種動物，勞動人物，及搬動供物的男女，以便死者使用。第六王朝初，墓內特別設有石造之供物台和叫「塞路達浦」的密室。供物台在僞戶口前

哈托烏路之內壁



面(真的墓道入口極秘密，非家族不得而知)不得而知)台上置以實物。上述念符時浮彫與繪畫能成實物，即安置彫像之「塞路達浦」密室，與他室連絡，室與室之間開有小窗，真的食物是從這小窗中遞到供物台上。

「塞路達浦」的彫像，也有放在禮堂內的，使供養者常能見到。如「沙迦勒」有一墳墓中之禮堂狹小的僞戶口間立

着死者之彫像，左足前踏，身體直立，眼睛凝視前方，儀容不動的姿態，這是死者生前平日的形狀，或是死者最榮華的一個時代，其風貌可見一般。上述種種，我們已可明白埃及墓內彫刻之發達動因，和肖像彫刻發達動因。

宗教的

動因與葬禮的動因常混在一起，或從墓碑乃至墓室中之神像，或特殊的死者之彫像由國王許其受永久在神殿中奉祀。中帝國之墳墓除設「奈路達浦」，僅在墓室中安置死者之彫像，但彫像多用木製，石刻者極稀有，並有死者「木乃依」型之簡單小像發現，至新帝國另有一種屬第二動因的彫像，名叫「烏西浦基」型，中帝國之第二動因的彫像有各種職業人物與風俗人形。他們信仰此項「烏西浦基」與「木乃依」型的小彫像，念符後能奉仕死者，故多數墓室內都有此種副葬品。

第一動因的彫像，有很多的傑作遺留着，如國王之像，身分高者之像，以及一般民衆的小像。第二十六王朝時，各家庭中設神龕及各自祭儀已見普遍化，其神像多數用青銅彫成。



「木乃依」型小像。(法國路佛路美術館藏，當此次開戰時移入地下室包裝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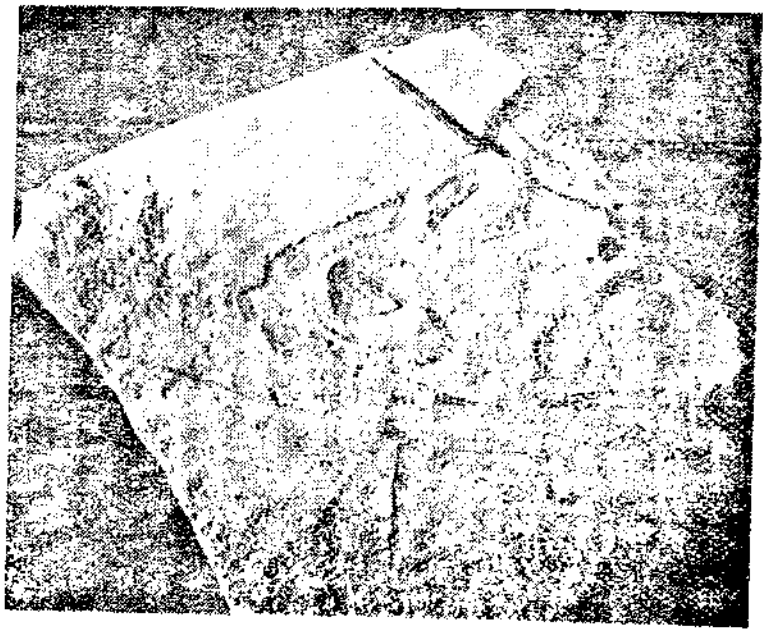
不論紀念的，宗教的，及葬禮的動因，其浮彫的背景必刻有珍貴的象形文字的銘文，此為埃及浮彫獨特的畫趣與特點之一。

(三)彫刻室、材料、技巧

最初的彫刻室都設在宮庭裏，後來漸漸因需用之增加纔開設在民間。中帝國的彫刻家是國王與特權階級，平民不許製作。直至第二十六王朝，彫刻之製作漸次商業化，所謂「第二十六王朝型」，多數是青銅，或色釉「代辣考達」之小像產生。

彫刻家是神聖的肉體產生者，所以大家叫彫刻家為「再生者」，且受國王特別優待。勒滿賽斯二世時代有個彫刻家說：

「我是使國王登聖殿者，是神之畫像與彫刻著作者」，及遺有自慢之碑文。作品的署名很少見，阿梅諾呼斯四世時代(一三八〇—一三六二)有三個宮廷彫刻家的名字傳下來(Men, Bek, Ion ti)。回溯第五



未完之試作品(阿梅諾呼斯四世時代)



陰像浮彫(第十九王朝)

土、象牙、銅、青銅等都可，第一動因的彫像最多用石與木。拔立托型浮彫多用片岩，古帝國之彫像愛用比較軟的石灰石，同時也用很堅硬的閃綠岩。石灰石與花崗岩各時代都有利用。雪花石膏，玄武岩，砂岩等之使用，從第十八王朝起纔見一般化。中帝國及新帝國片岩彫像遺品已有發現。

彫刻所適用的木材，而埃及沒有，所以多從「西利阿」方面輸入。大而圓的一根木材，祇能彫一個頭和身體，四肢則另用木材鑲上去。

銅之製品在第六王朝有倍畢一世之等身像(即和本人同大的全身像)，和其子之小像。四肢和身體都用銅板打成，頭和手用蠟鑄，黃金腰帶，寶石眼睛，此種作品不多。青銅工藝從第十八王朝起纔見一般化。鑄像在第二十二王朝最發達，第二十六王朝成爲商業化。鑄造均用普通之蠟型。

石彫的製作，先用槌打鑿，直接在石上彫出大體輪廓，然後再鑿細部。但是銅、鐵等之製作，現在已無從考證。新帝國之遺品中，有未完成之試作品，鑿痕累累。和未完成之

王朝之墳墓中，遺有彫刻家 Ptah-a-nkhni 的自刻像。但這種發現都是例外的。

至於材料，石、木、粘

頭部輪廓線，很顯明的表示製作之預備工作。最後的工作是磨光表面。大的壁面浮彫先將原圖縮小，描在瓦板上當模特兒，助手和弟子再將此瓦板上之模特兒大體輪廓放大在壁上，然後由師匠用鑿改正之。第十八王朝之遺品中與王妃的頭有用石膏彫者，此即利用彫像之模特兒。

彫刻家都養有弟子，教其各種技術，此種技術的教授，每次在石上用紅的顏色畫輪廓，再用鑿打，這就是留下來的各種試作品。所以人物、動物之全身，以及各式各樣的部分，有粗有精的，都是彫刻家的弟子練習的作品。

早期的浮彫，主體的物象都是純粹的高出來，背景都削去，此種技巧在「拔立托型」片岩和「賽路派王之碑」都很顯明。墓室之壁面爲省手續起見，物象之輪廓周圍削平，必要時改刻簡單的陰像。

後期浮彫的技巧，物象輪廓之內側垂直影下，彫刻線之內部是肉，外部是背景，但背景與肉體都同在一平面上，則拓片的輪廓線內側就留有空白。此種技巧起於第四王朝，中



太陽神(新帝國)後期浮彫之拓片

帝國亦常用，新帝國始見一般化。此種浮彫之輪廓凹處很深。但各時代共通所最多用者，乃將物象之外周削去，而物象以薄肉方法表現。

萬年少年先生書畫記 (上)

段 拭

先生名壽祺，字年少，一字若，一

字介若，又字內景，彭城人。崇禎

庚午舉人。有宿慧，成童時，誦二

十萬餘言。善畫山水宗雲林。白描

仕女佛像摹仲朗。書法王內史。嫻

古詩文，兼通琴棋篆刻，醫藥刺繡

諸藝。甲申之後，與沈自炳錢邦苞

戴之俊起兵練湖。兵潰被執，囚繫

兩月餘，有人陰救得脫。乃薙髮入

沙門，易名慧壽，自稱壽道人，儒

衣僧帽，往來吳楚間。兵變後，徐

宅被燬，乃築屋淮陰之隰西，名曰

「隰西草堂」。傭書畫篆刻以自給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生，順治九年

壬辰卒，年五十。

書王氏小詞册宿遷王氏信芳閣藏

跋云：病夜不寐，篝燈熒熒，筆墨

靜好。以意倣智永真草千文，雜以

元常宣示，書王氏小詞六首，不能

都似。若瀆江片帆，得其大趣耳。

庚辰五月十有六日。（萬壽祺朱文

方印）

拭案李輔中萬年少年先生年譜：崇禎

十三年庚辰，先生三十八歲。

遜渚詞册銅山張氏小來禽館藏

拭案李譜：順治二年乙酉，四十三

歲。八月兵潰，先生避地斜江，至

王子范，嚴調御往來遜渚。有遜渚

唱和詞一卷。

張伯英先生隰西草堂集序：又謂隰

西詩文書畫，皆如其人，玉潔金粹

，無纖毫塵翳。吁，此隰西完評。

趨庭所聞，猶謹識之，藏遜渚詞册

，即刊本所自出，命子珍守。子亦

續有所獲，則先祖不及見。

家藏楷法跋

跋云：家貧不能多蓄法書。杖頭挂

百錢，走市中，見粥書者，擇其勒

榻完好，不失古人之意，時時收買

。殘碑斷帖，日月所積，得若干紙

。選其良以甲乙之。退院閉窗，課

誦之暇，神理所遇，眼若望洋，則

欣然命筆。即不能都似，而意致過

之，是亦閉戶師友也。山僧既謝去

人間，靜然思道，便當焚筆毀硯

。即此帖安所用之。乃積習未斷，

又復不能割愛，隨嗜好坑塹中，未

嘗何時，始能解脫耳。僧壽丁亥五

月二十一日裝。（隰西草堂集卷二

）

宋儋帖跋

跋云：淳化中次世代，宋公書在右

軍前。其用筆古峭，洵居鍾衡間，

惜此乃木拓，未盡清瘦。異日見其

本，當為寤寐間事。丁亥夏僧壽書

（隰西草堂集卷二）

拭案李譜：跋作于順治四年丁亥，

四十五歲。

五字損本蘭亭跋

跋云：崇禎甲申，有客自宮藏獲此

本，游於廣陵。余行脚至見之，以

五千錢易得。楮紙北墨，神來爛然

。內五字損，為唐天后拓本無疑。

蓋天后時始鑿去五字也。京師破後

，宮藏流落，不可數計。而此本獨

南來，當有鬼神呵護之。言念口法

物，悲痛繫之矣。

此本裝潢用宋羅紋綾。上與左右闊

三寸，下闊二寸，為內府式。前後

護面題跋盡失之，當是內府綾錦，容皆割去以易鐵耳。戊子既得此本，始為雲間包生重裝用原牋，裁割其碎爛者，編為中本。九月二十有

四日，臨西沙門墓壽，前臨西沙門墓壽。禛跋。（隰西草堂集卷二）

禛跋圖

拭案李譜：順治五年戊子，四十六歲。歲杪，作遊渚圖數幀，以貽故人。

孝經跋

跋云：忠經出於馬融，君子已有議之者。今日更難致論。庶幾躬耕畝畝，終身貧賤，以懷我二人乎。嗚呼，晉天率士之義謂何，而况於事父也。古古天彝獨擊，每與論此，相向痛哭也。比丘明志前彭城萬壽禛。

拭案魯一同白奪山人年譜：順治六年（四十七歲）已丑春為山人書。

山人閻姓名爾梅。

寫金剛經跋

跋云：戊子仲夏。發願書金剛經殘數字自五月朔日始，此其第二部也。既如夢殘數字書之似覺多事，然

西方聖人，自有深意。讀者解脫，自能了了。梁苑超宗，博學異才。一時賢豪長者，篤信宗義。根器甚利，便以歸之。內景道人壽自跋，時已丑立春後七日。

山水圖

自題云：青松獨閉門，蒼山淨如洗。湖濱。輒念社稷花，薄望青松架短壑之句，為之一往。今日抵里，四山環抱，風雨蔚然。遂深靈運鑿山之志。為吾遐客畫此，以求諱異日也。（隰西草堂集卷二）

黃茅岡圖

拭案李譜：順治六年己丑，四十七歲。仲夏二十三日辛巳，南還彭城。過李大向陽樓上，復與李孝乾及里中舊友七人，約遊雲龍山之放鶴亭。過黃茅岡留飲。醉吟子瞻岡頭之句。酣遊累日。先生為作黃茅岡圖以貽，復為其姪選客移畫山水，自跋其顛。

壽徐君平五十書畫冊

著色春山
溪山亭子
米氏雲山
伏羲玉像

喬松巖洞
柳溪煙艇
道眼面壁
古木奇峯

以上畫八葉泥金紙本

徐君平高士行誼記

崇禎己卯春正月，始遇君平高士于淮陰新城之東門。君平名秉衡，徽之歛人。性至孝，慷慨有大志，好義任俠，解紛難而無所取。少秉明鑒，論秦漢以來道學淵源，以及工器弄物，莫不有條貫，為當時典型。隱居不仕。同郡人趙泰字約予過其家。入新城東門坊曲中，始遇君平，與定交焉。時上元六日也。人物喧闐，燈火徹旦。海內清晏，士民安居樂業，號稱小康。而君平以豪俊風流踞上坐，四座皆為傾動。

明年訪君平于皋里

君平家在閩閩門內皋橋東一里。編竹為門，庭列松竹，披戶無人。童僕皆悠然自得，若與塵世隔者。三爵而退，執手論平生，竟日不去。憂時慷慨，是日已有神皋陸沈之感。口口博洽高亮，才略非一世可舉。

。君平不使之仕，曰，識古今成敗，淹貫為名儒足矣，不願遺爾輩拖曳青紫，徒持祿以愧先人也。

辛巳以後，君平往來淮陰。淮陰大賈多出徽郡。其地賢者，每好執古誼，輕鄙仕宦，以為辱。或隱於負販。君平雖家於吳中，其妻方氏，以孝惠賢淑遠下冠一郡，族屬親黨咸師之。率其下還鄉里，誦讀耕織，課子如嚴師。君平既得內助，鮮交謫者。輒留江淮間，數年不歸。余乃時時得就教請益。君平為予言其妻多病，雖危困不飲藥。以為天之生我，有數，勿復紛紛。既生女，微疾輒延醫調護甚至。或問之。曰，自昔有此女，吾責始重，吾將留此身以教女。不幸湫先朝露，則女失教，則四德三從無絲以聞。內以辱母氏，而外以辱其夫，吾之罪滋大。久之，女死不悲，曰，吾自此累絕矣。却藥餌如故，類有道者。

乙酉春王改元，君平在留都，余以事至，君平以伏羲玉像出視。

兩渡之次年，君平移寓三山街。余赴鄭京山師召，至自吳郡。是時陸履常亦以事至，相見歡甚，論難連

日夕。自天地鬼神山海鳥獸，以及仙佛卜筮之學，靡不綜其綱要。君平乃出宓戲玉像謂余曰，子知庖羲氏之文學乎，一畫已盡，後之君子，增焉而不已。道所以日卑，人世之吉凶悔吝，所以日衆也。石城星氣甚異，亂兆已見，余將渡江，子亦從此去矣。

秋遇君平于虎丘

是秋，余避地斜江，為賊所得，類有陰救之者。久之脫去，將還故鄉至虎丘，遇君平焉。君平曰，吾避亂臨安，家口散寄四方，皆不愛，惟憂子剛戇，負大義不顧身，恐不免，今幸脫矣。執手悲喜。是時君平之鄰，亦來慰藉。鄰之子，嘗給事外戚，逃歸，示君平以內府珍玩。君平戒勿私鬻。未幾邏者捕之，索盜物，物幸存。父母憫將赴水死，君平出金買羅者得解。

丙戌丁亥之間，君平薄游淮陰。

余為沙門于普應寺，寺在浦西。寺之東舍「隰西草堂」在焉。葭水鳧沙，漁榔出沒，去君平家三十五里，君平時時策杖過衡門，斜日沉巷，輒痛飲，繼之以痛哭。

己丑春，君平始入道。

君平之兄子，善召仙物，君平就視之，致誠焉。久之，有所謂金飛仙者，遺水丹一粒，使服之，授以導引之法。君平曰，吾始意氣自信，好緩急人，海內稱之。然往往心與物逐，負性用事。今乃知任俠非大道所宜，以息存存內視，五臟骨漸空，肉漸去矣。

庚寅夏，君平先生五十歲。

君平將游於湖西曰，吾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學力之未進，與道力之未堅，與吾方行修隕墮之是懼，奚年壽之足稱耶。子弟上鵠者，皆避去不見。余以同志過其家，交勉以進修而已。時榕花滿野，乳鶯亂飛，四月十有六日也。

余與君平最稱莫逆，景行維賢，非阿私所好也。古人左圖右書，所以觀德，竊附此義。庶幾不媿東海，豈子魚輩所能夢見哉。彭城布衣壽道人自跋。

以上書八葉

張伯英先生跋云：咩鳩與道人為姻親，客吾徐頗久，今猶有藏其書者。漁洋稱其破帽騎驢避長官之句，即遊子房山作。此精楷一葉及顧姚二跋，皆足為萬蹟增重。比之東坡

寒食詩馬券帖之山谷跋尾，何多讓焉。

拭案李譜：此冊作于順治七年庚寅，四十八歲。

自書詩卷跋長洲章氏四堂齋藏

跋云：庚寅仲夏，祖命先生發自姑熟，渡江北來觀淮陰，訪壽于隱西，酒酣耳熱，倡和間作，久而成冊，先生命壽書之。

祖命遠發姑熟，來觀淮陰。在余隱西

中二月，日有倡和

。余聞之志有不得

則思，思之不能則

唱歎生焉，祖命高

潔之士，自南渡為

黨人，披髮行吟，

託言香草，則風人

之遺也。余為比丘

，情無從生，何思之有。而日同唱

歎，有類行國。後之君子，必有知

吾兩人者。道人壽。

翁壽如山水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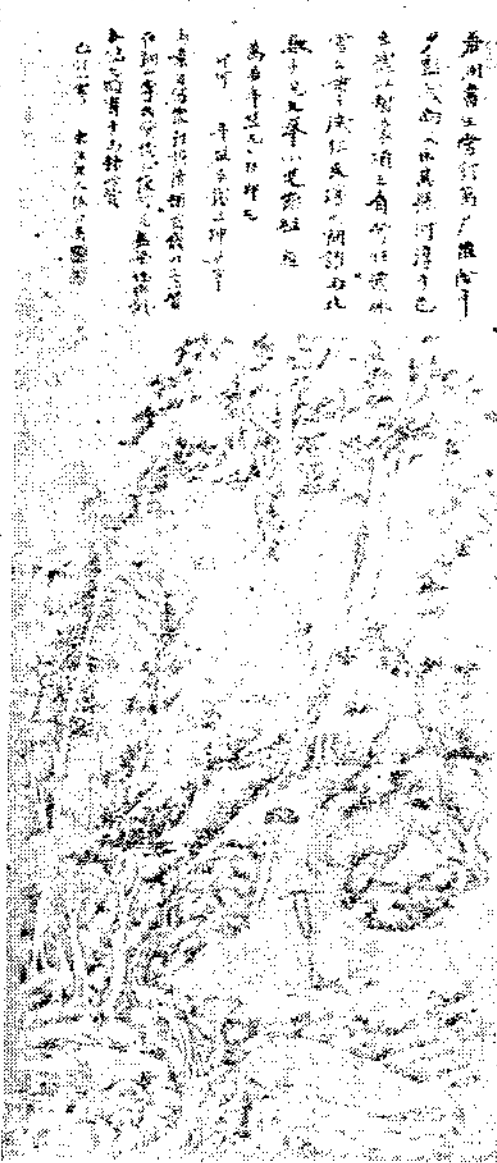
跋云：壽如運筆高妙，以晉魏書法行之于畫。蒼老之內時帶秀冶。正似桃源中人，上古衣冠，照映左右。日在花竹溪壑中，與童稚鵝犬醉

萬少年自畫像段

拭摹

舞婆娑。遂使宋元諸公，不得踞席自大，真奇觀也。道人策杖隱西，煙雲出沒，雪霜往還。時時與壽如畫遇，輒復欣然有喜，為題數語，後之君子，得此冊者，知桃源中人，未嘗不在人境也。庚寅春壽道人題于香茅（穰梨館過眼錄卷廿八）

者，不能須臾忍，多成名於鋒刃屠割之間。余與子亦幾不得免。事既不就，行且八年，而子隱於商，余隱於沙門。雖所就之路殊，而志足悲矣。今子操奇贏於市中，宰天下之平，於此始基之乎。抑將終身焉。與監門屠狗者位耶。歸唐市念未轉注時，昔之名者安在。則庶幾會商買求所以為甯人者乎。是日也，顧子欣然鼓棹渡江而去。隱西沙門壽，（隱西草堂集卷十）



唐君平先生象

九歲。

順治八年，四十

歲。

前崇禎庚午舉人萬壽祺，今為僧慧壽，行脚至姑熟。唐子髯孫屬圖其祖君平先生象。再拜稽首向壽曰，吾祖立朝有大節。進退不苟，清畏人知。出塞款俺會三娘子，邊鄙以甯。使在今日則汾陽也。吾父守正不阿附，為馬阮所陷，罷還里。命念祖柔諸王，耕作南畝，治菽水以

跋云：辛卯春始遇顧子於舊都。顧子名圭年。顧子曰，予再轉注得此名，余心異之。是年秋，顧子抱布為商賈，由唐市至淮之浦西，過余草堂。余雖心異顧子，至是乃詳知顧子定為余友也。曰，子非甯人乎，方少年時操筆挾策，論古今之事。國步既傾，屢值喪亂，天下之賢

跋云：辛卯春始遇顧子於舊都。顧子名圭年。顧子曰，予再轉注得此名，余心異之。是年秋，顧子抱布為商賈，由唐市至淮之浦西，過余草堂。余雖心異顧子，至是乃詳知顧子定為余友也。曰，子非甯人乎，方少年時操筆挾策，論古今之事。國步既傾，屢值喪亂，天下之賢

學古之養志者。吾父子皆守吾祖家法，雖勢去時移，貞操愈厲，以庶幾仰承吾祖。其父祖命與壽言先生生平，淚下交頤。輒失聲，久之。自悲曰，徒思慕無益也。世治則發揚皇路，以顯親揚名。世亂則貧且賤，秉耒賃春。不遺子孫就郡國試，守先人清白以終其身。壽聞而悲之。孝者所以事君也，唐氏三世於茲益信。因為圖其象而記其言如此。祖命者，先生之子允甲。壽孫者，先生之孫念祖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矣。（隰西草堂集卷二）

懸網圖

題云：辛卯二月廿九日，是為春去，予亦北歸。櫻豆滿野，鮮餅入市，予方持齋，食指雖動無益也。因圖懸網，使京口之人，皆不得鼓刀，亦一快耳。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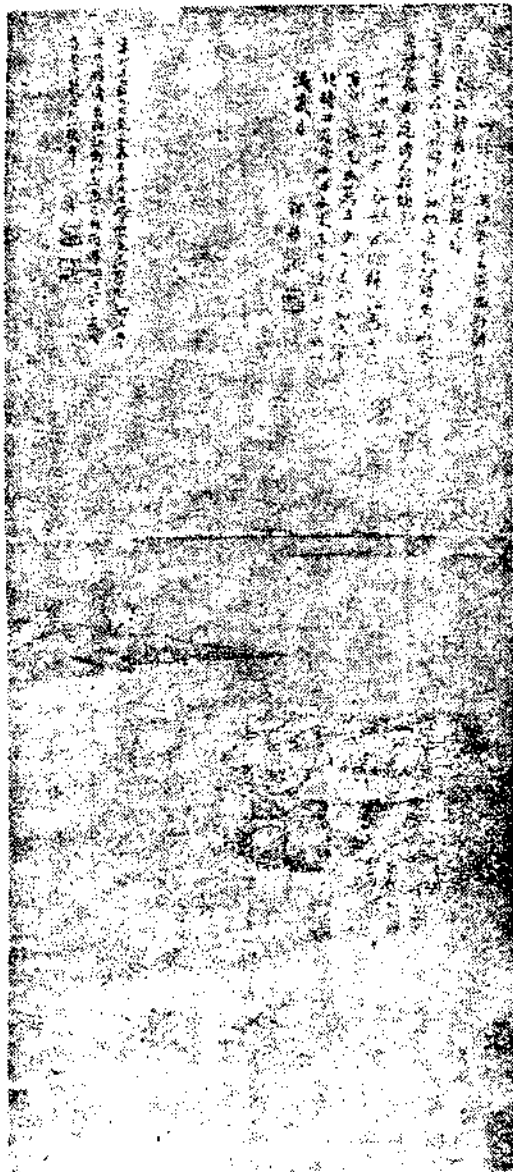
拭案李譜：順治八年辛卯，四十九歲。閏二月十有七日，餘太平路至蕪湖，遂見劉大遠公陳一伯璣。重過京口舊邸。又，暮春先生將還隰西。

徐弁送萬年少詩序云：城南諸名刹，足蹟殆遍。一時維酬和諸子外，

蓋從游者衆也。莫春忽興盡，將理棹以歸，諸子復倡詩送之。書吳郡沈載寫經葬親啓後上虞羅氏藏四百一十八字

拭案李譜：吳郡沈載寫經葬親啓後，書于順治九年壬辰，五十歲。

游顧氏塔影園記稿蕭縣李氏藏三百九十九字



懸網圖真蹟

□□圖

拭案李譜：記作于順治九年壬辰。至隰西作畫寄徐侯齋孝廉，並乞孝廉作隰西草堂圖。

葉欣梅花卷子跋

跋云：梅花詩，古今咏者甚衆。疏影暗香，山中林下，遂為近代絕唱。然不如少陵幸不折來二語，穆然

高寄。後人極力摸索，此老以自然得之，遂覺將來者多事。然深情人，或借此寫怨也。榮木以畫代詩，孤煙冷月，山路溪橋，耳目之外，自有深情人一往情深者。誰謂摩詰後身，徒寫桃花漁棹而已。歲暮春愁，正是世出世間不易寫怨也。（隰西草堂集卷十）

穎上蘭亭跋

跋云：穎井中白光起，得銅甃六，石刻一，刻黃庭經蘭亭敘。運腕秀動，掉筆即回。當是褚河南臨摹定武本，世已無傳者，漢官威儀，應屬此帖也。石刻近為穎令推墮水中。數十年後見此本者，將比諸定武。後之君子，不徒望洋矣（隰西草堂集卷二）



悲多芬樂話

翟君聖

不用介紹悲多芬，誰都知道他是德國十九世紀偉大音樂家，不，我應該說，是人間一個最偉大的靈魂。因為他是超乎國界，駕乎時代的，全世界到處隨時還深深崇拜他的精靈，他的精神永遠存在的。他永不會被人們忘却。

他不只是個音樂家，也是個偉人。以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奮鬥精神，他的一生不知給了多少人舉「恩士比里信」與希望。在他的音樂裏，尤其是他那幾個交響樂裏，我們可以聽到（感覺得）他的人生觀，看見他對這世界的藐視，。吸到他那種堅毅不屈的氣概；他那對於自己的理想懇切奮勇的追求。至而奮發半生，後半世是聾了——，我們試想一個音樂家聾了，精神上他是痛苦到怎樣！然而他就不肯停止，他不覺得失敗。結果他是成功了。

西洋音樂進化簡論

(上)

漢 璉

前言

音樂是先民文化的遺產，為民族精神的寄托；吾人欲使音樂不斷地向新的途程進展；必先了解其過去進化情形以作推進新運動的基礎。關於音樂演進的情形，我們可以從音樂家的生活與其時代背景中窺見之。著名音樂史實者安布洛斯（Ambros）會說：「歷史名人的傳記，不但能表示其個人的生活與思想；更能敏銳地反應出其生存時代的精神傾向。確然，我們翻閱諸音樂家的傳記；從海登（Haydn）之懷了滿身絕技却只能流浪於街頭賣藝起；直到巴威國王用專車將四萬馬克護送到華葛納爾（Wagner）的別墅中；卻伊可甫斯基的將音樂播向民間止。其間如莫差特之音樂奴役于教堂；貝多芬曉邦等之對貴族輕視。種種情形不獨使人對彼之生活與作品了解；更可以確切的明瞭各時代精神反應不同，以及音樂本質之進化與地位之提高。

(一) 概述

音樂於其一切姊妹藝術羣中，性質最屬奇特，抽象而富流動性的本質，固與其他藝術不同；其進展之狀態亦與他姊妹迥異。有史以來，文學美術等均逐漸隨時代而徐徐前進，未經長時期之停頓。音樂則不然；其進展之狀態成一孤形之曲線。在古希臘時代會一度發達興盛，其後即停滯不前，沉寂達二千年之久，或為其他藝術所利用；或淪為宗教之附庸，而終不得自由發展的餘地。自最近二百年，漸為人們重視，為之解脫一切桎梏，恢復其獨立本質，使其作正常的發展。因經過長時期之拘禁，於解放後二百年之進展乃呈飛躍狀態。其間如樂器之發達，表現力之增強；與樂曲形式之展進，音樂思潮之變化；都似春潮般澎湃起來。及

他的音樂未必甜蜜，有時是很苦很辣的；未必悅耳，有時也很刺耳。因為他的音樂不供人們的怡樂消遣，而是給這沉寂的人生創造生氣，作我們靈性的一種食糧。

他的一生是英雄的，人格是傲岸的。有一次他和哥德在一起散步，偶然遇見了一羣德國的皇族，哥德很恭敬的站在一旁鞠躬了，他便覺得哥德可鄙，因為他不覺得那種人是值得尊敬的。悲多芬與拿破崙認識，他以為拿破崙堪稱他理想中的英雄。於是以拿破崙為對象做出第三交響樂。然而當他要題上「獻給英雄拿破崙」時，拿破崙稱皇的消息傳到了，他把那樂譜扔在地上說：「拿破崙也不過是個平凡人！」他來他將那曲譜改為英雄交響樂，當是獻給一個理想的英雄。因為他的要求太大了，太高了，這世界就是不會使他感到滿足。

因此，他的一生就是在悲苦中渡過。「你們拍掌呀，這齣喜劇閉幕了。」他臨終時喊道。

「爲了「美」的成全，沒有規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音樂應當創造出和扇動人們心靈的火焰。」

「音樂是高過一切哲學與智慧的天

至現代，不獨與文學美術並駕齊驅，且有駕乎一切藝術其上的趨勢。觀乎近世樂壇之盛況，實非其他文壇畫壇所克比擬即不可了。關於音樂進化之情形，我們可以分做：（一）音樂藝術之獨立經過，（二）樂譜進化於完善情形，（三）樂制之變遷，（四）樂器之增進——表現技巧增強，（五）調式之變遷，（六）樂風之轉變六部份來說：

（二）音樂藝術之獨立

關於音樂的起源說，各家意見不一。歸納之，約可分為三說：（一）模仿說：以為「音樂的發生乃是因人類對於一切自然聲調之模仿而起」。（二）發洩說：以為「人們對於種種不同情感的天吐露而逐漸形成爲音樂」。（三）律動說：此派則以為「音樂的發生，乃出自於種種不同的律動而起」。總之：音樂的發生乃出於人們對自然感情流露而起者。是可斷然。因為音樂的本質是抽象而流動的；而人們對於一切事物均喜具體化概念化；故初生的音樂與其他具有具體表現力之藝術結合，乃是極自然的事。最先與之結合的是舞蹈。其後又與詩歌（文學）結合上。因詩歌亦係律動所生，故結合自屬易易。希臘時代，一切社會的儀式，均用音樂混入詩歌作祝禱。同時，一種「純文藝」的詩歌亦和以音樂而演奏。戲劇與音樂的遇合亦在此時。民間上演之悲劇內對話之韻文譜以旋律歌出，即是彼兩遇合後之表現。雖然此時的音樂藉了其他姊妹的扶持而得以前進；而其獨立之本格，亦因之喪失殆盡，僅成爲其他藝術的裝飾與奴役而已。

紀元後，宗教的勢力漫延全歐，音樂亦因之而遭受了宗教的茶毒。此種本是代表人類思想情感與精神生活表白的藝術；在宗教的勢力下一變而爲宗教的附庸，而絕無生氣之意義。於是一般以生活爲主題表現的「俗樂」，爲了表露人類的情感而出現於民間。這些一身兼詩人與音樂家的人，多半是農夫或簡單的鄉村流浪歌者，周遊各地歌唱愛情職業與歡樂。人們叫他們做吐巴克而（Troubadour）或却克樂而（Jongleur）。因各時期與各地的風俗不同；除各有其特別的感情外，都保持其單純和自由的格調。然而在這宗教音樂盛行的時代，此種俗樂多被人賤視

啓。凡能深悟我的音樂的，便能從一切世俗的煩惱中超脫出來。」

「世上沒有比追求至善，並得它的光輝放射到人間更高貴的事情。」

「我爲什麼要寫？凡在我心裏所有的必須吐露出來，這就是我之所以要寫的原故。」

「你會相信當神靈向我說話時，我在想着一個神聖的提琴而錄下它表現的那些話來嗎？」

按着我平日寫作的模樣，雖在樂器中，我也常將整個曲調保存腦裏，可是在相當程度下，那整個是段片的，我須重新將自己浸潤在這些音樂中間。」

「著作時須不用琴，人的慾望和感覺（即那高尚的主要性），是從他的表情的儲料中依次發出的。」

「圖畫的描寫屬於描寫藝術；在這方面，就是一個詩人的藝術與我們藝術比較，也要視自己爲幸運，因爲他的領域不像我的這般有限；可是在別種境域裏，音樂能伸張得更遠，難則要達到我們的天國不是件容易事。」

「自由與進展是藝術的目標，一般地說，也是人生的目標，假若我們不像老宗師這樣充實，現在文化的優美至少也能擴我們前途的展望。」

而不能獲得充分發揮的機會。此宗教的拘囚到十六七世紀方稍解放；及至十八世紀，器樂漸興；而音樂的救世主巴哈(Bach)亦於此時出現，用火爲音樂加以洗禮，他的事業從器樂出發，研究其精神而發揮之。此後之音樂方得以純粹而獨立的精神出現。所謂「純音樂」者有兩種意義即：(一)不受其他藝術的羈絆而能自由地表現其本身情感。(二)能夠發生音的本質美的音樂。換言之，即是爲音樂而音樂，無其他任何的分子攙入。同時，又有亨代爾氏(Händel)將音樂的地域從教堂移向民間，成爲人生的「生活藝術」。從此音樂得到真正的解放。而巴哈與亨代爾兩氏遂作成了音樂獨立運動的開國元勳，「純音樂」藝術培養的乳母。

(三)樂譜之進化

樂譜是記載音樂的工具：它對於音樂的重要，猶之文字之對於言語思想的關係一樣。有了它，古代人類思想感情表露的音樂創作方得保留。其代表之各種符號，經過多次的演變與改革，才得完成現代通行的譜表，關於其間進化情形，可以分做下列四個階段來說：

(A)字母的符號：這是一種最初表示音度高低的符號；起用於希臘時代。以各個文字爲記號放置於歌詞之上，依其各文字代表音度的高低而唱出。然而這僅是一些簡單的記法，對於複雜而富於變化的音樂却不敷應用，於是有比之稍進步的「諾馬」(Neuma)符號產生。

(B)諾馬的符號：諾馬的原意，係希臘語表示一息間音調抑揚起敬之意，創用於紀元八世紀後。最初所用的僅有三種：(一)表示升的(acute)。(二)表示降的(Grave)。(三)表示先升後降的(Circumflex)。其後增加其他各式的點記號而趨於複雜。此種符號亦多置於歌詞上，但因其無確定音色之高低標準，故線亦只僅可供歌者輔助記憶力之用。

(C)平行線的符號：爲了要使高低的符號得有標準的位置起見，於是平行線的樂譜因之發明。十一世紀時，意大利教士基多(Guido)發明四線譜記音，爲現代流行樂譜的發端。線端各置一個字母，以示該線之屬於何音。此字母向後即變

「我的作品，一經完成了，我便沒有再修改他們的習慣。我從不這樣做，因為我堅持地相信，最微細的更改就會變動整篇作品的風趣。」

「除Grieg與它的同類的字外，純粹的教堂音樂應當完全只用聲音演奏。這便是我之所以喜歡Palestrina，但是倘沒有獲得他的精神與宗教信仰而去模仿他，那委實是荒謬的。」

「當你跟你學琴的學生有了適當的指法，準確的韻律與正切的音調時，你便只須注意他的風格；在一曲未完以前，不必為着一點小錯而去停止他，或批評他。這種方法能產生音樂家，因為這過程的工作（技巧）叫他自由的運用所有的手指。無疑地，使用較少的手指而得着「珍珠似」的效果，到底是音樂藝術一主要目的。但一個人有時也愛他種珠寶呢」。（給Czerny）

「在老宗師們中，只有漢德爾（Handel）同巴哈（Bach）是有真正的人才。」

「我的心和巴哈，那和聲學的長者崇高偉大的藝術，在極完整的諾合中跳動着。」

「我常是最景仰莫札特（Mozart）者之一，我將永遠繼續這樣，直到生命最

為音部記號。五線音的完成約在十二世紀後；而樂譜符號的改換成今狀，則係十五世紀時的事。

(D) 長度與拍子的記號：長度符號的發明者是佛蘭克(Franco)氏。自長度符號發明後，「諾馬」記號乃逐漸消滅。他方面又促進音符和休止符的完成。拍子記號的發明，約於十四世紀時，因當時習俗以「三」為最尊敬之數字；故音樂上亦以三進拍為「完全拍」；四拍子，二拍子則為「不完全拍」直到十六七世紀時，此種觀念才消滅。關於樂譜記載的變遷略如上述。及至現代，音樂的記載實已臻於完善之境。給予現代樂家及學者於以莫大之便利。

(四) 樂器之增進——表現技藝增強

現代的音樂，係以器樂的演奏為主體。但在二百年前則不然，一切音樂的表現純以聲樂著重；樂器不過居於被動之地位；甚至完全不用。但「純音樂」的意義是僅在音的藝術美而無其他藝術成分之攙入；故其本質是非聲樂而是器樂的。因樂器本是器樂表現的工具，故其地位之重要，可直接影響於音樂的感衰。

埃及時代的樂器，因無遺物可供研究，從彼時遺存下的彫刻與壁畫的資料中，窺出當時的流行樂器約有下列數種：(一) 哈潑類的蒲尼(Bunu)。(二) 琵琶類的娜弗爾(Nofre)。(三) 笛類的賽皮(Sebi)馬姆(Mam)風笛(Heghine)及類似風琴的馬格內發(Magrepna)等。希臘的音樂直接受埃及的影響，復經諸大家之精心研究，益呈隆盛的現象。當時最流行的樂器即是將四絃琴的理拉(Lira)改成的七絃琴；因之音色乃益臻完美。其他如哈潑(Hape)基塔拉(Kithara)獨弦琴以及吹奏樂器中的奧洛斯(Aulos)錫林克斯(Syrinx)等均甚流行。羅馬的音樂雖直接繼承於希臘；但因其人民秉性勇壯，故音樂亦與希臘的崇高優美不同。樂器喜用金屬管的邱罷(Tuba)里多思(Lirus)蒲契那(Bucina)等音色雄壯的樂器。此外尚有一種以水力發動的風琴，亦為當時所特有而極端風行的樂器。中世紀的音樂全部建樹在宗教上。音樂多以人聲歌唱而難得使用樂器，故此時期樂器的位置極其卑下，僅若附屬物而已。自宗教之因了文藝復興而改革以後；

後之一息」

(給Chrubini)

「我崇拜你的工作較甚於一切劇場的音樂，每當我聽到你新成的一曲譜時，我便狂喜，我關懷它們，要比自己的一切還利害，簡單說來，我羨慕你，愛你，在我同僚中，你永遠處於我最尊崇的地位，假如你想賜我極度的快樂，請你寫信給我，就是幾句話也好，那將與我以莫大的滿足，藝術能聯合每個人，世上還有幾個真正的藝術家呢，也許你會將我莫作他們之一吧？」

下面是對批評家的意見：

「在關涉到我是藝術家的一切上，沒有人會聽我說過，我很少注意到論及我的文字的。」

「我和Valaire同樣感覺到：那僅有的飛鞭，不能牽回逃亡的馬，」

「至於這些呆子們，只好讓他們去曉舌，他們喋喋空談，決不能叫任何人變成不朽，最多只能將那些巴彼亞波羅成定了好命運的人得到流芳。」

聲樂逐漸衰落，同時意大利歌劇勃興，給與器樂一極好之復活機會，因之樂器的演奏法亦隨之進步；樂器之地位遂得逐漸提高。到十八世紀經巴哈，與海登的經管發展；到現在已成以器樂為主體的世界了。然中世紀之器樂所以不登達者，實因為樂器過於幼稚之故；彼時披雅娜（鋼琴）尚未發達完全；其他樂器未不完備，因此對於音樂不能充分發揮。到十七世紀末，披雅娜逐漸完成。在此樂器上可奏出極複雜的樂曲，再將其表現法擴大以之和其他各種樂器合奏，更能表現出更優良的效果。近代管弦樂器隊之「交響曲」演奏，已成爲人們對於音樂欣賞的最高境界；一切美麗的音色，和諧的情調與節奏，都能生動表出；成爲人們心靈與感情表露的結晶。

小品

俗

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

▲救荒

明嘉靖中，歲荒，林希元作「荒政叢言」，救荒之策，言之甚備，要點如下：

二難——得人難。審戶難。

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

五急——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

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

▲菜色與菜味

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渴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

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宋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其言甚有味。



金陵曾為戲曲中心(下)

二渠

至於崑腔勢力在金陵的發展，也以在教坊中為感。按諸載籍所記，雖未顯然指陳出來，可是按當時情形，及所演唱的戲齣，都可以推想出來。一先按當時情形說，據沈德符顧曲雜言所載，知道到了萬曆中葉時代，唱北曲所用的絃索調，已然是歸於衰絕。其時所通行的傳奇唱腔，雖然尚有弋陽腔，可與崑山抗行，但牠僅能取悅於流俗之耳，而不甚見賞於文雅之士，在客座費語嘗云：「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文士喜聞之。」及筆夢敘載：「錢汝瞻歸里後，會族有慶宴，命四女子侑酒。曲皆弋陽調，舉座皆大笑。」皆足表現此種情況。按教坊既為文士宴會之地，則其注重風雅可知，既重風雅，則他們所欣賞的，當然是崑山，而不是弋陽了。二按所唱戲齣如荆釵記，西樓記，尋親記，牡丹亭等等，皆屬用崑山腔唱的為多。由這二種情形推測，知道在當時南曲之中，要以唱崑山腔時為多，其中演人之著名的，多載列於板橋雜記諸書，屬於女優的則有李十娘，字曰雪衣，當她在她母親腹中的時候，聽着彈琴的聲音，便勃勃欲動。及長成以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性極愛清潔，能鼓琴清歌，也稍微的通習文墨。所居則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院中構築長軒，軒的左旁，種有老梅一樹，花開時節，香雪霏霏，拂滿几榻，軒右却種着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她住在那裏，一早一晚，或洗碧梧，或托翠竹，清閒之况，望之如仙。她所擅長的戲齣，雖說難以稽考，但在板橋雜記既然稱以李十為首，而張岱的陶庵夢憶也說李十娘最以串戲出名，可見十娘實是當時首屈一指唱崑腔的人物了。次述顧媚，媚字眉生，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肢輕亞。亦通文墨，兼善畫蘭，可以追步馬湘蘭，而姿容則又勝之，在當時推為南曲第一人物，後嫁龔芝麓尚書人俱稱為橫波夫人，在陶庵夢憶中嘗載有眉生在教子戲內飾周羽的事。尹春則字子春，姿態不甚美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其人性格，又極溫和，言談亦甚爽雅，絕無抹脂障袖的習氣。她的姿色既不壓衆，而仍能享有威名的，則在以演戲擅長，無論生旦，都可演唱。名士余澹心嘗遇見她在她的遲暮之年，請她到自己家中，演荆釵記扮王十朋，唱至見娘祭江兩場，悲壯淋漓，聲淚俱進，滿座觀客，無不傾倒，就是梨園中的老前輩，都歎息趕不上她。余澹心嘗稱讚她合唐代的許和子也差不許多，並贈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曲，青衫白髮影婆娑。這雖說是替子春悲傷，但却也有自傷之意，寓於其中了。至於楊家諸女郎，亦為以能劇見長者，王漁洋先生秦淮雜詩中，舊院風流數頓揚，頓指頓老孫女名文者言，其所謂揚，指楊元揚能說。關於二人演戲的事，在陶庵夢憶裏邊，有很詳細的記錄，據即謂：「南曲中妓，

以串戲為韻事，性命以之。楊元楊能顧眉生李十董白以戲名。屬姚簡叔期余觀劇，侯僮下午唱西樓，夜則自串。侯僮為興化大班，余舊伶馬小卿陸小雲在焉，加意唱七齣戲，至更定。曲中大咤異，楊元走入房，謂小卿曰，今日戲，氣色大異，何也？小卿曰，坐上坐者余主人，主人精賞鑑，延僮課戲，僮手指千，侯僮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楊元始來物色余，西樓不及完，唱教子，顧眉生周羽楊元周娘子楊能周瑞隆。楊元膽怯庸栗，不能出聲，眼面相覷，渠欲討好不能，余欲獻媚不得。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二，楊元始放膽，戲亦遂發。嗣後曲中戲，必以余為導師，余不至，雖夜分不開臺也。一觀此並可見那時演劇風氣之盛的原因，是在人人以此為韻事，好像若不會唱戲，便要減去聲價，這和前幾年天津各樂子館裏，有各名妓串戲的情形，是大略相同。董白即董小宛，後嫁於冒辟疆為側室，也是極有名的人物，但所能之戲，不甚可考。又李香君即桃花扇傳奇中主要人物，傳奇中曾敘其演劇之事，他書又載其幼年隨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凡此皆屬女伎之顯名者。若清容則丁繼之張燕筑朱維章皆以演丑淨稱，板橋雜記謂繼之扮張驢兒張扮賓頭盧朱扮武大郎，均妙絕。上述這些演戲事情，都在明末時候。及明亡，福王即位南京，更大事演劇，宣召外邊教坊，日日入內供奉，在這幾十年內，可算金陵演劇的一個結束時期。入清以後，雖亦仍有戲園，不時演戲，但已失其為中心地之重要性，與北京上海相較，悉屬有望塵莫及之勢，故談戲劇者，亦遂罕注意及之。今為欲補國藝之戲劇園地，特撰此草，希冀與嗜好戲曲同人，共同一研究之。



刑戒

俗

「刑戒」九章，明呂叔簡著，要點如下：
 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
 人打我不打。
 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
 童生莫輕打。婦人莫輕打。

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
 人隨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
 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三莫又打——已移莫又打。已夾莫又打。已枷莫又打。
 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憐不打。佳節良辰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
 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與衙役訟不打。工役鋪行為修理衙門及買辦日用物不打。
 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後下打。禁佐貳非刑打。
 五禁甚于打——小事用夾棍甚于打。夜間用刑甚于打。決責不如法甚于打。濫禁淹禁甚于打。重罰甚于打。

『值輪之首』

『超現實派』

『健忘之夏』

這期的封面，上次已經說過是用安田靉彥先生所作之「值輪之首」。從前日本神社里的「僧侶」，統統叫「值輪」，直至明治維新以後，纔改稱「神官」。安田的素描原稿是用米色的背景，和咖啡色的主體，不但構圖可愛，其設色也很可愛。

二十世紀的繪畫派別，從「後朝印象派」之塞尚起，再加上「野獸派」之瑪蒂斯，「立體派」之畢加莎，為一時期。最近的應從「超現實派」之達利 SALVADOR-DALI 開始，以及「抽象派」「未來派」「表現派」「達達派」等為一時期。

所謂「超現實派」這派的人材濟濟，我們就以達利為中心作家。近代的藝術家，都是多材多藝的。「立體派」的作家已經努力戲劇運動，對舞台的裝景均加以深切研究，將繪畫，戲劇，彫刻，在同一出發點平均發展。但是到了「超現實派」，他們的繪畫是超越技巧的結晶品，如底裏封面上的



「睡眠」，就是依「偏執狂的批評」所繪成的作品，雖然這不是達利得意的代表作，但在這幅簡單有趣的畫面，如蛹形的頭部，十足表現人類睡眠時的無力，因此加上了十一根撐叉撐着，其各部份的輪廓更參考胎兒在母體內的形態，如鼻背的線綫即是胎兒的背……他們所導演的戲劇，是純粹超現實意味的畫面，如底裏封面上的「維娜絲之夢」，是齣繪畫的戲劇，也可說是戲劇的繪畫，混血種「妮妮」飾維娜絲，全身穿白的紗衣，從巨大的白鵝背景中出來，及其他演員之一舉一動，時時刻刻變化出超現實的綜合藝術……他們更有將理想中的構圖，用實際模特兒佈置攝影的繪畫，這可說是二十世紀的近代藝人的大團結，多方面的高速度的產生「真善美」的傑作，如底裏封面的「維娜絲」，達利用詩一樣的構圖，所造成的畫面，由霍路斯攝影……。

底封面就是依據超現實的理論所構成的作品，題曰「健忘之夏」，人們的腦袋中都有不可消滅的印象，這印象就是「女人的季節」，可是記憶是靠不住的，他的出沒同烟的幻形一樣，時濃時淡，而夏天裏女人的大腿，始終硬生生地擱在人們的腦袋上，永遠被牽制着。



本期的今文選，有一篇詩序，一篇詞序，及一篇曲話序，包含三種性質。

跋韓斯王翠微亭題名，是學人極精密之作。

祭湘潭袁先生文，為先生高足弟子所作。又輓聯四副，皆甚名俊，一時傳誦。

俞曲園先生年譜，自本期起陸續刊登。先生遺像，前期已登出，茲又求得一幅，並紀念會的展覽品，均製版刊入。

慎初閣主的腰際，纍纍然都佩着古玉。對於古玉的研究，具有心得。他所寫的古玉叢譚，要言不繁，語語

有據。凡百君子，可奉為圭臬。

鷓鴣君的歷下行吟，把濟南的名勝古蹟，一覽無遺。鄰袁君的體物新詠，吟金魚之作，別開生面。

姜可生黃芳墅二君的诗詞，都是南社老名士的名作。

袁簡齋的墨蹟，前期已介紹過，本期的單雲閣詩話，也有數段論到隨園詩的，所以檢得他的小像二種，景印出來。

三鴨謠，好像一篇詩的小說，作者在鄉村裏目覩的故事，馬午君繪作漫畫，有

趣得很。

篆書三種，各有各的好處。

後紫霞翁的印章閒話，把印章的類別，有條不紊的敘寫，如數家珍一般。所引故事，也引人入勝。是筆乘中的傳妙文字。

耐充詞人歷述詞家寫真的故事和題句，都是詞林妙品。

五年君的揚州華嚴道場及其他，他拈出人家不大注意的各點，作一個實實在在的紹介。

金諾君的創作，馳名中外，女弟子的死，讀了上半篇，渴望接讀下半篇，那下半篇的情節更離奇了。

蠻子營的故事，內容偉大，場面繁縟，本期繼續刊登。

果儒女士的「難中」，是寫實之作。

小波君的「春雨」，頗有文學意味。譯著中的初戀，入情入

理。

埃及雕刻，為世界所難稱，本篇作一個具體的論述，插圖很富。

段君為黃賓虹先生高足，這次為明人萬年少畫家作介紹，內容翔實，可供鑒賞家參攷。

本期新闢「音樂」一欄，佳作二篇，使讀者對西洋音樂，得一個概念。

「東亞文藝座談會」的紀錄，因時間關係，延至下期發表。

上期刊了一幅「李香君」像，這期刊了一幅「陳圓圓」像。讀者如尚有「董小宛」「馬湘蘭」等小像，惠假影印，非常歡迎。

名金石家陳巨來君新作「印話」，准於下期發表。



編輯室廣播

本刊門類，不過做一個大致的歸納，並不為門類所限制。換言之，門類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彈性的。所以投稿的範圍，只要是「文」和「藝」，一切都表示歡迎。

長篇的鉅著，暫時不收。因為多登了，分量太重，少登了，時間太延遲。

五千字以下的作品，不論新舊體裁，最為合式。文字的內容，最希望「新穎」「短峭」「雋永」而「鬆脆」。

因為本刊的讀者，普遍到中外南北各大城市的緣故，所以各方多有稿件寄來。只要「無色彩」「有趣味」，儘量的採用。

本刊正在第二卷開始的時候，對於過去，作者的協助和讀者的贊許，十二分的感謝，以後更希望繼續的合作。

今文選和詩詞，依例不送酬資，但贈本刊，以表微意。

金石書畫等，聲明須將原件暨還者，版製成者，送還不誤。

抄襲家請勿惠顧。

定價

每月一册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零售	一册	二角五分
預定每卷	六册	一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二元七角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郵費
在內	在內	在內
三分	一角	二角五分
六角二分	一元八角	一元五角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國藝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中國文藝協會

總分銷處

上海北江路九七二號
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本部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中文仿宋印書館

廣告價目

地位	墨色	底封面		普通
		全	半	
封面及目錄前	一	二〇〇元	一五〇元	一
裏封面及目錄前	一	一六〇元	九〇元	一
普通	一	一〇〇元	六〇元	一
普通	一	四〇元	四〇元	一

附註：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洋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超 現 實 派

利 達

(“說解面封”看世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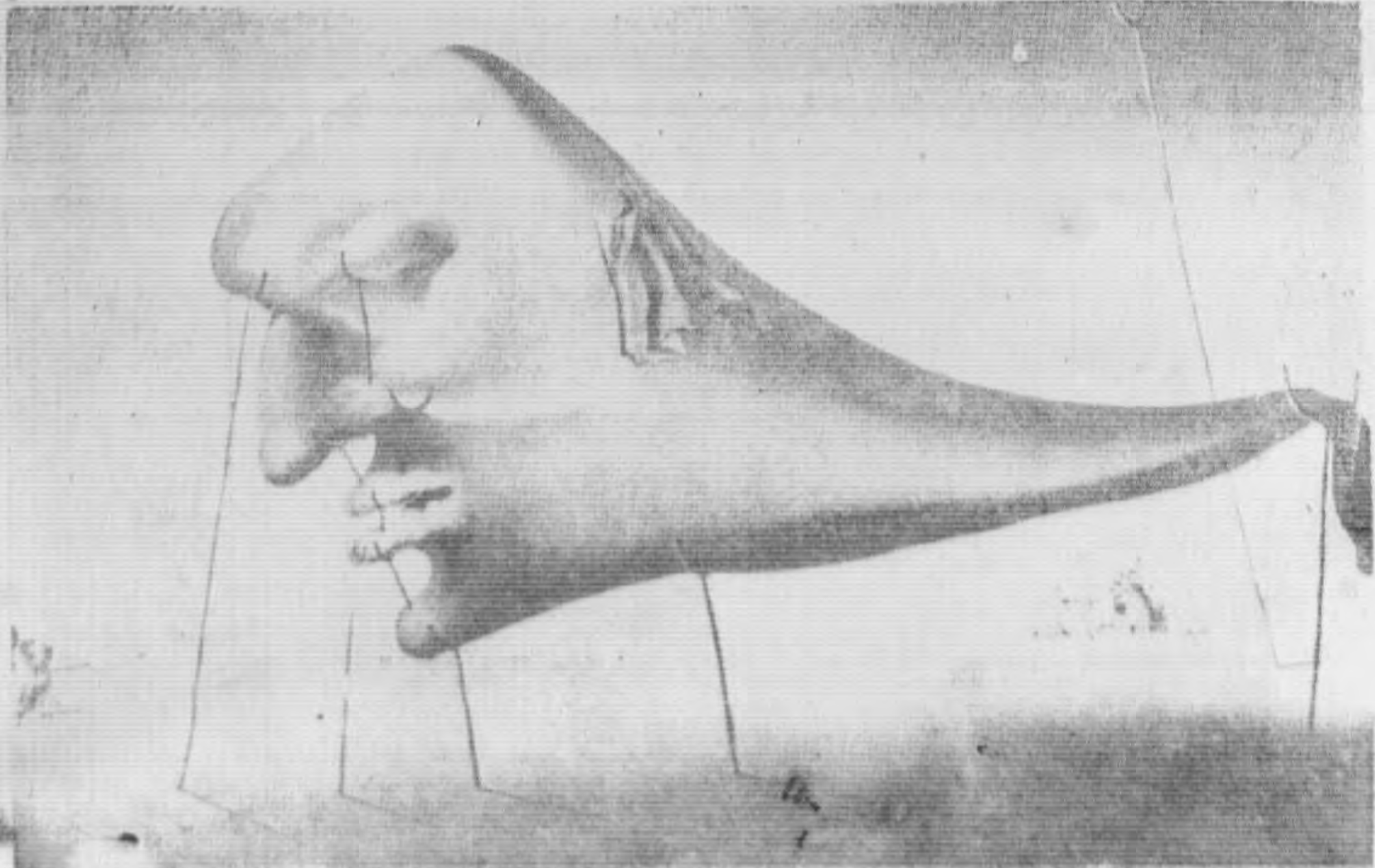
維 娜 絲 之 夢 (戲 劇)



(畫 油) 眠 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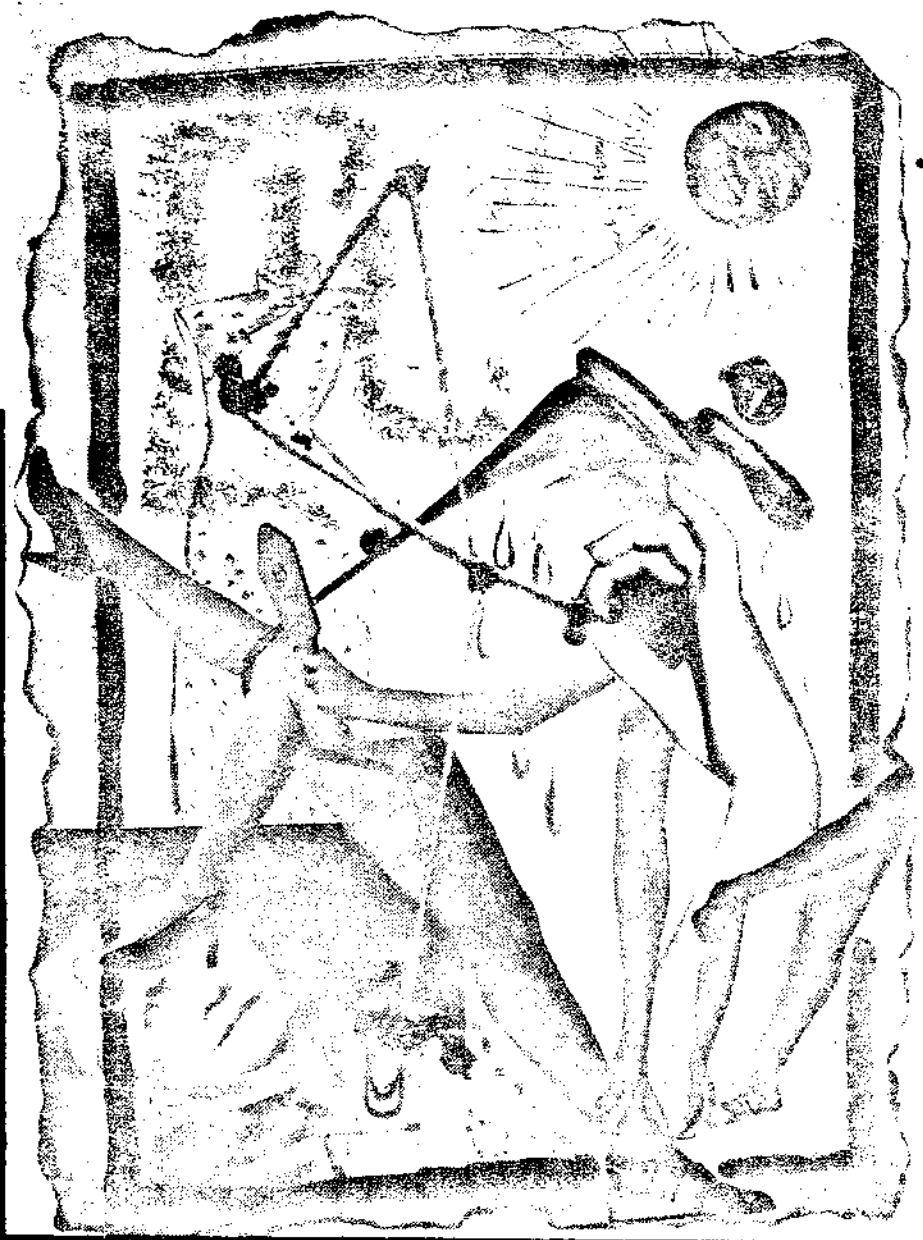


達利構圖。霍路斯托攝影
維 娜 絲 (攝 影 畫)



藝 國

中 國 文 藝 協 會 發 行



七 月 號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出 版